

大  
丈  
夫

范  
文  
瀾  
著

舊

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、典藏

大丈夫

著 范文瀾



開明書店

開

明

書

店

大

夫



大 丈 夫

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月初版

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五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  
代表人 范洗人

著者

范文瀾

有著作權 \* 不准翻印

## 抄在書頭

閒着沒事，隨意看史書小說消遣。因為消遣的緣故，又隨意翻譯了若干篇成爲白話文。動機出自消遣，工作由於隨意，所以照例該做序文的時候，搜盡腸底，總胡謔不出話來。實在無話可說，而書頭上又不能不有千百字句。俗語說得不錯，人急計生，果然發見了一個抄在書頭的方法。就是當初隨意翻書，遇見不少故事，酒餘茶後，很可以當作談笑的資料。順手雜抄幾條在這裏，一眼望去，書頭上也算有了字句了。

熊廷弼與各總兵將官書：「向來主客將官，不肯整擄兵馬，收拾器械。一聞有警，心忙肉亂，不知所措；而及其稍緩，則又高坐偃臥，而一無所事事。以此斷送許多城堡，坑陷無數生靈，而今猶恬然不悛改，此甚非所望於將軍也。而今而後，願將軍人人着實拏出一片做事心腸，日日發狠展出一副殺賊手段，心心思想賊，步步算賊，件件足以當賊，着着足以斃賊。當敵緩時，而我偏急急收拾，如敵至然；及敵至時，而我又安安整暇，如無敵然。然後可以逸待勞，以整待亂，而立功名以安邊境。若徒敵急而急，敵緩而緩，飽食終日，混混了事，甚爲諸將軍不取也。」

劉祁歸潛志：「南渡之後，爲宰執者，往往無恢復之謀。上下同風，止以苟安目前爲樂。凡有人言當改革，則必以生事抑之。每北兵壓境，則君臣相對泣下，或殿上發歎吁。已而敵退，解嚴，則大張筵宴，會飲黃閣中矣。每相與議時事，至其危急處，輒罷散曰：俟再議。已而復然。因循苟且，竟至亡國。」

周密癸辛雜志：「徐霖爲著作郎。夏五月，京府命工搭蓋松棚，適一匠者相服破綻，見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：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。隨行一童，廳吏或以果餌與之。霖適見，併廳吏解天府，謂某吏壞其太極。」二子謂舉丸，天府指臨安府。

呂氏春秋：「武王使人候殷。反報岐周曰：殷其亂矣。武王曰：其亂焉至？對曰：讒慝勝良。武王曰：尙未也。又復往，反報曰：其亂加矣。武王曰：焉至？對曰：賢者出走矣。武王曰：尙未也。又往，反報曰：其亂甚矣。武王曰：焉至？對曰：百姓不敢誹怨矣。武王曰：嘻！違告太公。太公對曰：百姓不敢誹怨，命曰刑勝，其亂至矣，不可以加矣。」

明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太監祠奏：「恭幸中岳降靈，尼丘吐氣，篤生總督東廠司禮監秉筆魏太監，提不世之貞心，佐一朝之乾斷。我皇上冲齡踐祚，英邁夙成，天縱聖資，固已媲美舜，非有聖佐爲之引翼，爲之啓沃，則有君無臣之治，自古難之。臣觀宣聖門牆，如七十子之外，漢唐宋諸儒，稍有功於聖門者，皆芹藻生馨，辟雍有列。廠臣驅蔓連之邪黨，復重光之聖學，其功不在孟子距誡行放淫辭之下。臣等佩

服厥臣之教訓，念帝都爲啓化之地，而國學實首善之區，謹購國子監西偏民房空地一段，同心集繹，以永祝釐。少展崇報之忱，用申仰止之意。恭建前楹，以敬奉厥臣；崇德而更起後楹，以祀寧國先公之蒙恩賜爵者。至於春秋二典，則與宣聖啓聖之祠同舉並行。」

周密癸辛雜志：「蹇材望蜀人，爲湖北倅，北兵之將至也，蹇毅然自誓必死。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：大宋忠臣蹇材望。且以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：有人獲吾屍者，望爲埋葬，仍見祀。題云：大宋忠臣蹇材望。此銀所以爲埋葬之費也。日繫牌與銀於腰間，只視北軍臨城，則自投水中。且遍囑鄉人及常所往來者，人皆哀之。丙子正月旦日，北軍入城，蹇已莫知所往，人皆謂之溺死。既而北裝乘騎而歸，則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。遂得本州同知。」

劉宗周將行疏陳五事：「一曰，修聖政，毋以近娛忽遠猷。國家不幸，遭此大變，今紛紛制作，似不復有中原志者。土木崇矣，珍奇集矣，俳優雜劇陳矣，內豎充廷，金吾滿座，戚畹駢闐矣。讒夫昌，言路扼，官常亂矣。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。一曰，振王綱，毋以主恩傷臣紀。自陛下卽位，中外臣工，不曰從龍，則曰佐命。一推恩近侍，則左右因而秉權；再推恩大臣，則閣部可以兼柄；三推恩勳舊，則陳乞至今未已；四推恩武弁，則疆場視同兒戲。表裏呼應，動有藐視朝廷之心；彼此雄長，卽爲犯上無等之習。禮樂征伐，漸不出於天子。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。一曰，明國是，毋以邪鋒危正氣。朋黨之說，小人以加君子，釀國家空虛。」

之禍，先帝末造可鑒也。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，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，死於殉國者，若有餘戮。揆厥所由，止以一人進用，動引三朝故事，排抑舊人，私交重，君父輕，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。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。一曰，端治術，毋以刑名先教化。先帝頗尚刑名，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。殺運日開，怨毒滿天下。近如貪吏之誅，不經提問，遽科罪名，未科罪名，先追贓罰。徒令人主虧至德，傷治體。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。一曰，固邦本，毋以外釁釀內憂。前者淮陽告變，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。四鎮額兵各三萬，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，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。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，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，必窮之術耳。不稍裁抑，惟加派橫征，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，以天下徇之已矣。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。……



二四，一二，一六畢抄。

# 凡例



一、孟子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孟子又說：「成黜謂齊景公曰：『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』顏淵曰：『舜何人也，子何人也？』有爲者亦若是。」一個人如果有這樣堅決的自信，有這樣高尚的志願，相信任何偉大不朽的事業和榮譽，一定很容易成就。所以這本書命名爲大丈夫，並且希望每個讀者也都學做大丈夫。

二、本書選錄古人的標準，道德與事業並重，而着重點更在道德一方面。因爲事業成敗，大部分是受環境支配的；道德的責任，任何人卻都可以負擔起來。孔子說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正義所在，捨命去做，愈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，愈是顯出人格的偉大。

三、本書志在敘述古人發揚漢族聲威，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跡，所以歷史上儘多堪作模範的偉人，因限於體例，概從省略。

四、中國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裏，也有不少所謂忠義之士。他們只知道給異類效勞，卻忘了種族間的大義，按照孔子修春秋，嚴辨夷夏的教訓，這些人概所不取。

五、每當外力侵入中國的時候，總有許多忠臣義士，用各種方式參加民族間悲壯的鬪爭。有的事跡流傳下來，有的連姓名都湮沒了。他們拚出血和生命，去保證民族的生存，是永遠應該崇敬的。本書所舉二十餘人，只是取其聲名最著，做個代表的意思，讀者千萬不要忘了其餘無數的忠義人。

六、本書取材，正史以外，參考許多種野史筆記，審慎稽核，組織成篇。無一語無來歷，無一事無根據，可以當一部信史讀，絕對避免演義家憑臆虛造，混亂事實的弊病。

七、一個國家要是政治腐敗，民窮財盡，本身既非崩潰不可，外患自然乘虛侵入。明世宗朝防禦倭寇的朱統說：「去外國盜易，去中國盜難；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，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。」因為衣冠之盜橫行作惡，任何才人賢士，無法挽救墮落的國運。本書記載某一人的事業，往往略述某一人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狀況，使讀者明瞭他們失敗的原因。

八、本書文辭淺顯，取材真實，如果家庭間採取作兒童教材，民衆教育家採取作宣講資料，中學校採取作課外閱讀書，對於民族精神的提倡，或者多少有些貢獻。

## 目次

張騫	一
衛青	七
霍去病 李廣	三
蘇武	〇
趙充國	二六
馬援	三四
班超	四一
劉琨	四八
玄奘	五五
顏杲卿	六四
張巡 許遠	六九



- ✓狄青……………七四  
 宗澤……………七九  
 ✓岳飛……………八六  
 張世傑 陸秀夫……………九九  
 ✓文天祥……………一〇七  
 方孝孺……………一一五  
 ✓戚繼光……………一二八  
 熊廷弼……………一二四  
 袁崇煥……………一三六  
 ✓史可法……………一四六  
 黃道周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# 張騫

漢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個朝代，尤其是在漢武帝時候，把漢族聲威，發揚得莊嚴燦爛，直到現在看起來，還不禁眉飛色舞，心嚮往之呢！當時兵力所到，極南的儋耳珠厓，西南的滇國夜郎國，東北的朝鮮高句驪全入了中國的版圖。不過，這些偉大的武功，在漢武帝整個事業中，只佔着次要地位，他的精神卻專注在討伐北方最強悍的匈奴。因為要圍困匈奴，必須開闢中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，才能斷絕他的外援，於是大探險家張騫應運而出，成就他非常的永久不朽的大功績。

張騫漢中城固縣人。武帝即位之初，就有擊滅匈奴的雄心，聽說匈奴攻殺月氏王，取月氏王頭顱做盛酒器具，月氏向西方遠逃，怨恨匈奴，力弱不敢報仇。乃招募敢出使月氏者。那時張騫正做郎官，應募願去。建元三年——武帝即位的第三年，張騫與堂邑氏奴名叫甘父的，從隴西郡出塞，經過匈奴境，被匈奴捕獲，送到單于那裏。單于說：「月氏在吾國北，漢何得派使臣去！我要派人到南越，漢肯聽我麼？」騫被拘留在匈奴中十多年，娶妻生子，乘監守稍寬，突與部屬西向月氏國逃去。奔走幾天，到了大宛國。

大宛國去漢都城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里，出產良馬葡萄。葡萄可以釀酒，富家藏酒多至萬餘石。良馬體格高大，鬣長到膝，尾長拖地，蹄大如升，腕部能屈，一日行千里，前膊有小孔流血。大宛人異常寶愛牠，說是天馬傳下的種子，號爲汗血馬。張騫走到大宛，對宛王說：「漢遣我往月氏，被匈奴禁閉，現在逃亡過貴境，請派人導引我前去。將來回到漢朝，漢朝一定送你很重的謝禮。」後來張騫回朝，奏知武帝，遣使者帶千金去求汗血馬。宛王愛惜寶馬，捨不得送給漢朝，心想漢兵路遠，不能來攻，把漢使殺了，奪取帶來的財物。武帝大怒，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十餘萬前後兩次征宛，斬宛王毋寡頭，取良馬數十匹，中等馬牝牡三千餘匹。這場戰事，雖說爲了汗血馬，漢朝兵威卻從此震動了西域，諸國相繼降服，不敢再自恃路遠輕視漢朝。大宛王初見張騫時，祇貪得漢財物，那能料得到這些，果派人送騫到康居國。

康居國送張騫到大月氏國。大月氏國去長安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二里，建都在阿母河北，南臨大夏國，闢賓國，西接安息國。土地肥饒，人民安樂，沒有對匈奴報仇的意向。騫留月氏歲餘，交涉不得要領，傍着南山想經羌地回來，恰巧又被匈奴捕獲。過了一年多，乘匈奴內亂，同他前時所娶的胡妻及堂邑奴甘父逃走歸漢。騫爲人意志堅忍，寬大誠信，蠻夷都尊敬愛護他，餓急的時候，賴甘父射禽獸充飢，得以不死。騫出使時帶去一百多人，到元朔三年回朝，十三年功夫，只活着張騫與甘父兩個人。武帝酬報他們

的勞苦，拜騫爲太中大夫，甘父爲奉使君。

張騫親身走到的有大宛國、大月氏國、大夏國、康居國，據傳說所知的還有五六個大國，很詳細的把各國地形物產奏明武帝。他又說：「臣在大夏時，看見蜀地出產的竹杖布匹，問所從來，說是從身毒國買來的。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幾千里，國中有大河，卑溼暑熱，打仗是騎着大象的。照臣估量，大夏去漢一萬二千里，在漢西南，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，有蜀地產物，一定離蜀不遠，若從蜀開路通過去，經身毒到大夏，交通近便得多。」武帝聽了很喜歡，派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呂越人等前後十幾批使者到西南尋覓通身毒的路綫，這個計劃，雖然沒有成功，可是西南夷大國如滇國、夜郎國，其餘小君長一百多都被漢兵威降服了。土地改爲郡縣，開闢幾千里新疆域出來，這是張騫附帶建立的大功。

騫在匈奴日久，很熟悉匈奴的地勢及水草所在，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，有功封博望侯。後同李廣出塞擊匈奴，因錯了行軍限期，削去侯爵，貶爲庶人。他雖然失了官爵，武帝仍屢次訪問他大夏等國的情形。張騫說：「臣在匈奴時，聽說烏孫國與月氏國本來住在敦煌一帶地方，互相攻殺，結成大仇，現在都遷徙遠地。如果此時送厚禮給烏孫王，又嫁公主給他作夫人，教他東回故地，一定喜歡聽命。這好似斬了匈奴的右臂膊。連絡烏孫以後，西方大夏等國，都可招來做我們附屬國。」武帝很以爲然，拜騫爲中郎將，出使烏孫。帶從者三百人，每人備兩匹馬，牛羊一萬頭，金帛值錢幾千萬。騫到烏孫宣布天子意

旨，烏孫王拜謝受賞，派使者伴送張騫回漢，獻馬數十匹。烏孫使人見漢富強，回國後，烏孫王益尊事漢，與匈奴絕交。匈奴因此失援遠遁，不敢再住在大沙漠的南部。騫在烏孫時，派遣副使多人到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闐及其鄰近諸國。其中安息國就是波斯國，漢使初到境上，安息國王遣將軍將騎兵二萬人到東界迎接，東界去都城還有數千里，經過幾十個城邑才到。漢使者回國，安息派人同來，獻大鳥卵及犁軒幻人兩人。大鳥很像駱駝，生卵如汲水甕，幻人蹙眉高鼻，鬚髮蜷屈，後世吞刀吐火種瓜植樹屠人斬馬等魔術，從他們流傳下來。武帝見了大樂，出去巡狩，總要帶着這兩個幻人的。身毒國就是北印度，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國，也從此開出端緒來。中國古代傳說黃河源出崑崙山，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，頂上有醴泉瑤池，日月繞着山頂運行，因而分成晝夜。自從張騫到大夏以後，探尋河源，證明古代傳說的謬誤，在地理上有很大的貢獻。

從烏孫歸漢一年多，張騫病死了。他派遣出去的副使陸續帶着各國使臣回來，整個的西域，因此與中國發生了關係。西域地方有大頭痛山、小頭痛山，人畜夏天經過一定喪命，冬季走過還得嘔吐，據說山上生長毒草，氣味觸人的緣故。又有盤石阪，路狹處只一尺多，長有一直三十里中間沒有息腳處的路，側往往有看不到底的深淵。行人用繩索互相牽引着走，有時騎馬，有時步行。這樣的路程長有好幾百里，才走到縣度。縣度在屬賓國境，道路更是險惡，崖石壁立千仞，朝下一望，就會頭眼發昏。心想前

進，看去卻全是危阻，好似沒有地方可以放下腳去。失足落下不到半山已經骨肉碎爛，同行人只好做沒看見，不敢作救援想。山下有水名新頭河，從前人鑿巖石像梯級以通路，凡登七百級，登了，就得踏着懸空的繩索，度過寬約八十步的河面。所以取名叫懸度。至於砂磧，到處都是有叫做白龍堆的，草木不生，偶然見水，味極鹹苦，四顧茫茫，難逢生人，方向很容易迷誤，走路只賴死人死畜的骸骨及駝馬糞做標記，疲勞飢渴，隨地可死。張騫在這樣險境中，前無古人地開闢出西域交通孔道來，此後漢使到西域，定要提出博望侯的大名，各國才能相信他，所以歷史家稱為張騫鑿空。

張騫冒萬死為朝廷效力，西到波斯，南通印度，從此中國與西方西南方大小民族開始接觸，我們試想，他一個人勞力的結果，發生怎樣巨大的影響呢！因為他的建議，中國在西南夷開拓了廣大的新版圖，在西域得三十六附屬國，雖說漢武帝時天下殷富，財力有餘，士馬強盛，所以軍事到處勝利，但是張騫探險先驅的功績，也就不可以價值計了。考察他成就大功的原因，祇要看他被匈奴拘留十多年，好不容易逃脫虎口，卻依然向西奔去，絕不畏難退縮，勇敢不屈的精神，誰及得他，誰就也能做他的事業！

儋耳郡珠崖郡在廣東瓊州島。

高句麗在吉林省。

- 3 滇國夜郎國在雲南省。
- 4 月支國在阿母河北岸。氏音支，所以也寫作月支。
- 5 隴西郡在甘肅省。
- 6 單于是廣大的意思，匈奴稱大君長爲單于。
- 7 大宛國在俄屬中亞細亞。
- 8 康居國在俄屬中亞細亞。
- 9 大夏國在阿母河南岸。
- 10 罽賓國在阿富汗地。罽音計。
- 11 烏孫國在新疆省特克斯河附近。
- 12 敦煌郡在甘肅省。
- 13 犂軒國就是羅馬國。羅馬本名拉丁，譯音爲犂軒。



## 衛青

黃河流域是我們大漢民族發展的根據地，照古史記載，夏朝以前，漢族與苗族戰爭，苗族敗逃到西南山地去了。夏桀滅亡以後，有子名獯粥，逃到北方去，據說，匈奴是他的子孫。現在的甘肅、內外蒙古，是當時匈奴遊牧地帶。他們逐水草而居，沒有文字倫理。天性喜歡殺伐，飲酪食肉，不產米粟。俗貴壯健，賤老弱，父死，娶後母爲妻。周朝時候，屢次侵害中國，漢族很怕他。所以戰國時代，秦昭王在隴西北地上，郡一帶築長城，趙武靈王從代郡傍陰山至高關，燕國自造陽至襄平，都築長城自衛。秦始皇滅六國，遣將軍蒙恬將兵數十萬，擊走匈奴，收取黃河以南地域，起臨洮至遼東，修繕萬里長城。秦末中國大亂，蒙恬所得土地，又被匈奴奪去。

漢高帝得天下，武功甚盛，同時匈奴冒頓單于吞併各部落，有精騎三四十萬，兵力也非常強大。高帝七年，冒頓攻太原郡，到晉陽城下，高帝自將大軍三十二萬去抵禦。冒頓假敗逃去，高帝追擊至平城，被匈奴四十萬騎圍困起來，絕糧七天，眼見得要全軍覆沒。幸虧陳平獻計，命雕工刻一個木美女，祕密派人送給匈奴，說漢有美女如此，現在皇帝窮急要獻與單于了。闕支怕美女來奪寵，勸冒頓放走

高帝威武赫赫的開國大皇帝，用這樣鄙計，狼狽逃命，是漢朝一個大恥辱。高帝死後，呂太后當國，冒頓派人送一封信來，說我願意到中國遊玩，你現在獨身，我也孤單，我們不妨互相交易，免得兩個人都冷清清。呂太后大怒，想出兵報仇，朝臣商議的結果，祇好忍氣吞聲，寫信回他說：敝邑讀了單于來書，非常恐懼。我自己細想，年紀已經衰老，頭白齒落，走路搖搖擺擺，實在不配污辱單于，想是錯聽了。敝邑無罪，請單于饒恕罷。這是漢朝第二次忍受大恥辱。漢文帝時，送公主到匈奴去的宦官中行說投降匈奴，日夜想計策教單于入寇。文帝不斷送美女金帛酒麪食物去求和。漢使到匈奴想辯說幾句，中行說就說：「你們不用多開口，你們送來的物品好便罷，如果不合式，當心秋天，派騎兵去踏壞你們的田禾。」文帝也祇得委曲忍受了。

從漢高帝到景帝，一共四代，對匈奴總是處在卑弱的地位，零零碎碎不知喫了多少虧，可是他們竭力整頓內政，休養人民，六七十年功夫，造成極繁榮的國家。接着武帝登位，天生是雄才大略超絕常人的大皇帝，他有力量把匈奴打得膽落心驚，逃到大漠以北去，一洗殷周以來民族的恥辱，祖宗的仇恨，真是痛快淋漓，使人贊嘆不止。他不僅本身是文武全能者，他還專會不限資格，選拔猛力異能的人來使用。在他所用的許多軍事人才裏面，第一個是大將軍衛青。

衛青，他父親鄭季，是平陽侯曹壽家裏當差的，曹壽娶武帝姊陽信長公主爲妻。鄭季和公主的婢

女衛老婆子私通，生青，青有同母兄長君，姊長孺少兒，子夫，子夫有男弟步廣，大概他們都是苟合而生的，所以都冒了衛姓。衛青幼年會跟人到徒役住所去玩，一個罪人給他看相，說他是貴人，將來官至封侯。青笑道：「奴才家養的小子，不挨打挨罵，就算運氣了，那裏來封侯呢！」後來青長大了，作公主的騎士。青姊子夫得武帝寵愛，生太子，封爲皇后，青也慢慢貴顯起來。元光六年，拜青爲車騎將軍，將騎兵一萬，出上谷郡擊匈奴。同時出兵的輕車將軍公孫賀，騎將軍公孫敖，驍騎將軍李廣都戰敗了，祇有青斬獲首虜七百級。武帝賞青爵關內侯。元朔元年，匈奴二萬騎攻漢，入雁門，青將三萬騎擊敗匈奴，斬首數十級。明年青出雲中郡至高闕塞，捕首虜數十，牲畜百餘萬，取黃河以南土地，置朔方郡，恢復秦時蒙恬舊疆域。青因功封長平侯。元朔五年，青將三萬騎出高闕，匈奴右賢王料漢兵不能驟到，飲酒大醉，漢兵出塞疾馳六七百里，夜圍右賢王。右賢王大驚，只帶愛妾一人，騎數百，連夜脫身逃走，漢輕騎追逐數百里，獲匈奴男女一萬五千人，小王十餘人，牛羊數十萬頭。匈奴左右賢王的地位，只比單于低一級，這次戰爭，右賢王全軍覆滅，是漢兵空前的勝利。武帝大喜，拜青爲大將軍，其他將軍都歸他統率。次年，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擊匈奴，斬首一萬數千級。

元狩四年，帝令青同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，步兵及隨軍役夫數十萬人出塞。原來的計劃是教去病出定襄，專當單于，所以勇壯的士卒都給驃騎將軍，後捕得間諜，說單于已東行，武帝令去病

出代郡，青出定襄郡，指定兩軍必須度過大沙漠，在漠北擊匈奴。大將軍率前將軍李廣，左將軍公孫賀，右將軍趙食其，後將軍曹壽出塞，軍容極盛。匈奴聞漢兵大出，商議道：「漢兵即使度過大漠，人馬一定疲乏不堪，可以不費力收拾他們。」青出塞行千餘里，見單于親將精騎列陣待漢兵，下令武剛車自環立營，縱五千騎往試匈奴，匈奴亦縱萬騎會戰。時太陽西下，大風狂起，沙礫擊面，天地昏黑，兩軍不相見。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，單于見漢兵多，士馬強悍，匈奴漸失勢，料不能取勝，獨與壯騎數百，直潰漢圍，向西北遁去。青發輕騎連夜追逐，自率大兵隨後，匈奴四散奔竄，沿路捕斬一萬九千級。天明已行二百餘里，到闐顏山趙信城，不見單于，得匈奴積粟，大饗士卒，休軍一日，悉燒城中餘粟。單于逃匿十多天，才敢出來與臣屬會合。同時霍去病也大敗左賢王兵，斬首七萬級。從此匈奴恐懼遠遁，不敢遊獵漠南。

這次大戰，匈奴死亡八九萬人，漢兵也戰死數萬人，馬死十餘萬匹。元鼎六年，武帝遣浮沮將軍公孫賀，將萬五千騎出九原，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。兩軍各行二千餘里，不見匈奴，一人才回來。

青及去病大破單于後，不再出兵擊匈奴，因為漢馬匹損失太重，不易補充，又正南攻兩粵，東伐朝鮮，西擊羌及西南夷，一時國力來不及的緣故。元封五年大將軍衛青卒。

衛青出身卑微，幾乎爲人所羞道，假如沒有遭遇漢武帝，老死不過一個奴子罷了。所以衛青

的功業，固可歌頌，而武帝能提拔人才，使用人才，讓各種才能的人盡量發展起來，彙集而成巨大的功業，是更值得歌頌的。做領袖的本不在乎自己會拿刀殺人，也不在乎會花言巧語，唯一條件卻在能知人能用人。在這一點上，漢武帝真不愧為最好的領袖。漢朝對暴悍的世仇匈奴初起忍受侮辱，卑禮求和，等到國力充足，奮起征討，絕不寬容。何等沈著！何等痛快！本來一個民族被別一民族壓迫侵掠，不成問題是要抵抗的，是要報仇的，不過先得估量實力是否勝算可操，萬不可輕舉妄動，虎頭搔癢，自遭滅亡！反之，苟安偷活，唾面自乾，甚至盡量摧殘自己固有的力量，給敵人做先鋒，這種奴性的民族，也一定不容於天地之間的，我們看文景二帝忍恥自強，武帝發揚國威，確是民族生存最好的模範。史家說衛青凡七次出擊匈奴，斬首五萬餘級，收黃河以南土地置朔方郡，這樣功勞不算小罷！但是他不特沒有驕氣，而且仁善退讓，卑謙自守，就是在行軍時候，偏將有罪，從不殺戮，一定要請命朝廷，表示尊上服從的大義。凡是真正為國家作爪牙的軍人，應該學衛青才是取法乎上。

1 北地郡在內蒙古及甘肅省。

2 代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。

3 高閼在鄂爾多斯旗右翼後旗阿拉坦山。

4 遼陽在察哈爾省懷來縣。

5 塞平在遼寧省遼陽縣北七十里遼東郡的首縣。

6 臨洮在甘肅省秦長城自此起首。

7 冒頓音墨毒。

8 太原郡在山西省晉陽就是山西省太原縣。

9 平城在山西省大同縣東屬雁門郡。

10 閼支音燕脂，單于妻稱爲閼支，是可愛如燕脂之意思。

11 中行設姓中行名說，說音悅。

12 雁門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。

13 首虜，首是斬敵人的首級，虜是生捕的俘虜。

雲中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。

朔方郡在內蒙古河套地方。

定襄郡在內蒙古及山西省。

武剛車，是一種車名，車上有厚板，可以遮箭。

闐顏山趙信城，漢將趙信降匈奴，匈奴築城居信，號趙信城，闐音田。

浮沮井名，在匈奴中，去九原二千里。九原是五原郡首縣，大抵在內蒙古烏喇旗東南境。

匈奴水名，在匈奴中，去令居千里。令居在甘肅平番縣西北。

## 霍去病 李廣

霍去病，是他母親衛少兒微賤時與平陽侯曹壽家當差霍仲孺私生的孩子。年十八，爲侍中，善騎射。從大將軍出塞，帶輕悍騎兵八百人，離大軍馳數百里突擊匈奴，斬捕單于的伯父叔父及首虜二千二百八十級，武帝嘉獎他勇壯立功，封爲冠軍侯。元狩二年春，去病爲驃騎將軍，將萬騎出隴西，他想捉獲單于，一直向前驅逐，連戰六日，突過焉支山一千餘里，遇匈奴一萬三千騎皋蘭山下。短兵肉搏，殺匈奴折蘭王盧侯王，生執渾邪王子，斬首八千六百級，收休屠王祭天金人，大獲全勝。是年夏，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同出北地，馳二千里，至祈連山，大敗匈奴十萬騎，斬首三萬二百級，降單桓王酋涂王及將士二千五百人，捕獲王五人，王子五十九人，將校六十三人。可惜公孫敖走錯了路，沒有照約定日期前來接應，否則匈奴更不知要損失到什麼程度。去病所將兵，都是經過選拔的。他又膽氣絕人，常自率精騎在大軍之前進行，敢長驅深入，史家說他有天幸，從沒有遇着危困過。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，屢被去病軍擊破，亡失數萬人，想誅渾邪王。渾邪王恐慌，約休屠王等降漢。武帝怕他們詐降襲邊，命去病將兵去迎護。去病兵渡黃河列陣，與渾邪王部衆遙對望，見渾邪王部衆恐被掩擊，頗有逃亡，去病急

馳入渾邪軍中，見渾邪王，斬想逃的八千餘人，遣渾邪王單身去朝見天子，自己帶領降人數萬，號稱十萬渡河歸漢。

元狩四年，武帝想大舉攻滅匈奴，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，步兵役夫數十萬，所有敢力戰深入的士卒，都歸去病統率，專當單于兵。去病軍編制與衛青軍不同，青軍有前後左右四別將，各自取道，容易失卻連絡，不能救應；去病軍不設別將，由主帥直接指揮，兵力集中。所有兩軍兵數輻重相等，實力卻不一樣。去病兵出代郡路過平陽，住在旅邸裏，遣屬官請霍仲孺，仲孺趨入拜見。去病迎拜，跪着說：「去病早先不知道是大人的遺體，今天才得拜見。」仲孺匍匐叩頭道：「老臣得託命將軍，實是天幸。」仲孺當初在平陽侯家當差期滿，回家娶婦，生子霍光，與少兒不通音問，去病年長才曉得，父親是霍仲孺。去病擊匈奴回來，帶霍光去見武帝，後來霍光做大司馬大將軍，是歷史上與伊尹周公並稱的大功臣。去病出塞二千餘里，擊匈奴左賢王，斬首七萬餘級，左賢王遁走，獲屯頭王等三人，將校八十三人，在狼居胥山祭天立石，獲得了空前大勝。

去病爲人深沉機密，不多說話，氣壯敢猛進。武帝曾教他學孫吳兵法，去病說：「決勝敗，在看陣上的策略如何，無須學老兵法。」武帝給他造府第，他說：「匈奴還沒有擊滅，何心安居呢！」武帝因此更重視去病。去病自元狩四年大敗左賢王軍，後三歲，元狩六年病卒，年二十九歲。

李廣隴西成紀人。廣家世學射爲將，至廣長身猿臂，善射出於天性，就是他家裏人，也沒有及得他的。漢文帝時做武騎常侍。文帝說：「像李廣的材氣，要是生在高祖時候，萬戶侯何足道哉！」景帝時做上郡太守。帝遣中貴人從廣習戰在軍中，中貴人將數十騎縱轡馳騁，遇匈奴三人，與戰，射傷中貴人，從騎被殺略盡。中貴人害怕，跑去見廣。廣說：「你們一定遇見匈奴射鵰人了。」率百騎自往，射殺二人，生縛一人。正要上馬回來，望見匈奴有數千騎，匈奴也望見漢兵，以爲是誘敵的，急上山列陣。廣從騎大恐，想疾馳逃去。廣說：「我們離大軍數十里，如果奔逃，定被匈奴追上殺盡，不如留在此地，他們疑是誘兵，決不敢擊我。」因下令前進，不到匈奴陣二里許，下令止步，都下馬解鞍。有騎白馬敵將出陣巡視，廣突上馬與十餘騎奔前把他射死，轉來解鞍放馬安臥。匈奴疑怪，終不敢擊。一直到半夜，匈奴怕被伏兵暗襲，引兵散走。第二天早晨，廣才回來。

武帝元光六年，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擊匈奴，匈奴兵多，大破廣軍。單于久聞廣聲名，下令必生擒李廣。廣受傷被執，匈奴於兩馬間作繩絡，臥廣絡上。廣假死，行十餘里，偷眼看近旁有一幼童騎良馬，驟騰上推墮幼童，奪弓矢鞭馬南馳數十里，匈奴追騎數百，廣一面走，一面射，路上遇部下敗兵，竟得脫身。過了些時，武帝拜廣右北平太守，匈奴稱他爲漢飛將軍，好幾年不敢入界掠奪。有一次廣在冥山打獵，望見臥虎，一箭就把虎射死，取髑髏做枕頭，誇示自己的威猛。過了些時在冥山又見虎伏亂草間，急忙

射去，近看乃是一塊臥石，箭已深入石中，再試發矢，竟不能入。揚雄批評這件事說：「至誠則金石爲開」的確，要成就任何事業，沒有誠心，是不會有有效的。元狩二年，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分路出發。廣行幾百里，遇匈奴左賢王四萬騎，匈奴縱兵圍廣，全軍恐慌。廣令第三子李敢前去衝鋒，敢率數十騎直陷敵陣，左右馳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回來報告李廣說：「這羣奴虜好對付得很。」軍士才膽壯起來。廣列圓陣，面向外，匈奴自恃人多，死命攻擊，飛箭似暑天暴雨，漢兵死傷過半，箭也快要用完。廣下令全軍張弓注矢，肅靜毋嘩。自取大弓出陣前射敵將，弦聲勁急，連殺數人，沒有空放一箭。匈奴大驚，不覺失氣，這時候日落天黑，匈奴收兵，漢士卒才喘轉一口氣來，卻都嚇得而無人色。廣巡視部伍，整理行陣，意態如常，當沒有事一樣，全軍都佩服他的勇氣。第二天又與匈奴力戰，幸虧張騫軍趕到，左賢王引兵退走。廣軍受攻，幾乎全滅，武帝原諒他以少敵衆，援兵遲到，沒有加罰。

元狩四年，大將軍衛青，驃騎將軍霍去病，大出兵擊匈奴，廣屢次請求從軍，武帝嫌他年老，不肯允許。後來勉強派他做前將軍，衛青出塞，探知單于所在，自率精兵追去，令廣與右將軍合軍，走東路。廣不願意，對青說：「敵部號稱前將軍，大將軍卻教走東路，我二十歲就和匈奴打仗，好容易這回遇着單于，我願意作先鋒，同單于拚死命。」衛青出兵時，受武帝密囑說：「李廣運氣不好，不要讓他去當單于，怕失了好機會。」所以廣堅求做先鋒，衛青總是不聽，到後來，衛青聽得不耐煩，教長史封一道命令給廣。

的幕府，說快回部照命令做去。廣不能再說，祇好領兵合右將軍軍出東路。恰巧迷失了路，直等到大將軍戰勝回來，路上才遇見廣。廣已謁見大將軍，回到本軍，大將軍派長史送乾飯濁酒給廣，詢問迷路情形，並說大將軍要上奏章報告兩將軍不來接應的原因。不等廣回話，長史厲色叫廣的幕府快上文書來。廣說：「諸僚佐無罪，是我走錯了路，我現在自己上文書去。」廣走到幕府，對部下說：「我從廿歲起，和匈奴打了七十多次仗，這回好不容易跟大將軍出兵，可以親戰單于，大將軍一定要我走東路，路迂遠，偏偏又走錯了，這不是天意嗎！我年紀已經六十多，還有臉去對刀筆小吏辨是非麼？」說着拔刀刎頸自殺。

廣做官前後四十餘年，歷任七郡太守，才能聲望地位比他差得太遠的人，因軍功封侯做大官的不下數十人，他自己卻總是失意無聊。他曾請問術士王朔，王朔說：「將軍回想有做過虧心事麼？」廣說：「我做隴西太守時，西羌反，我誘降羌八百餘人來，一天功夫把他們都殺了，至今爲了這件事，心中不安。」王朔說：「這就是將軍不得封侯的緣故了。」廣歷官所得賞賜，都分給部下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家裏沒有積蓄，終身不談生產事。廣性寬緩簡便，不喜歡文書瑣碎。行軍不立部曲行陣，遇好水草，就止息，人人自便，不擊刁斗自衛。到乏絕處見水，士卒不盡飲，不近水，不盡餐，不嘗食。部下愛戴，都願意出死力。對敵發箭，必在數十步以內，不中不發，發必應弦倒地。但亦因此屢被敵兵窘迫致敗。廣同輩名將程不

識批評他說：「李將軍治軍極簡便，得士卒心，如果猝然遇敵，卻恐怕抵當不住。」李廣死的時候，不論相識的和不相識的，都爲他流涕痛惜！

在漢武帝討伐匈奴長期戰役中，衛青的氣度才能，確是堂堂大將，而霍去病李廣可以說是最優越的驍將了。他們兩人有許多相同之點：第一，擅長騎射；第二，抱破滅匈奴的雄心，不事家人生產；第三，氣力勇猛，身先士卒；第四，爲匈奴所畏服。可是兩個人的結果，卻大大相反。去病戰無不勝，李廣幾乎每戰必敗。王朔說廣殺降人八百，所以不得封侯，那末，去病殺渾邪王降衆八千人，加以空空洞洞想逃走的罪名，假使十個人裏有一個是冤枉的，也就與廣所殺的數目相等，何以榮辱大異呢？可見王朔的話，無非是聊以解嘲罷了。我們不相信命運說而相信在自然界中在歷史中怪事是從來沒有的。匈奴遠距離用弓箭，短距離用刀矛，有利，蜂湧前進，不顧一切，失利如鳥獸散，逃得毫無蹤影。匈奴長處是來勢兇猛，短處是組織力薄弱，不能持久。霍去病看準這一點，行軍非常神速，乘敵人不防，突飛猛衝，使敵人驚慌動搖，四散潰竄，那時候滿眼都是可斬之頭，隨手砍下就是了。因此得首虜獨多。李廣行軍太隨便，失了組織的效能，見敵數十步內才發箭，失了長兵的威力。形勢上李廣在茫茫無邊敵人暗伺的荒漠裏散漫行走，不等接戰，已陷在危境中了。還有一點，去病行軍，不但避免被敵人攻襲，而且很精確的對準敵人主力所在與以擊破，李廣每每被

敵包圍，措手不及，甚至道路都走錯。足見他們對於間諜和斥候的利用，程度大有高下，程不識批評李廣的話，是很有意思的。歷史家說去病有天幸，李廣運氣不好，其實何嘗有所謂命運，祇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話頭罷了。

焉支山一名刪丹山，在甘肅省山丹縣東南五十里。

皋蘭山大概是在張掖郡塞外。張掖郡在寧夏及甘肅省。

那連山即天山，匈奴呼天爲那連。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。

平陽在山西省臨汾縣西南。

狼居胥山匈奴中山名。

孫吳孫武吳起戰國時候的兵家。

成紀在甘肅省秦安縣。

中貴人，天子親近的宦官。

右北平郡在河北省。

揚雄是西漢末年的大學問家。

長史，官名。

部曲，行陣是漢朝軍隊的編制法。部有校尉一人，曲有軍候一人，行陣就是行列陣式。

刁斗是煮飯的器具，夜裏打着刁斗守夜。



79  
21  
12

蘇武  
有三兄弟  
排行老二

蘇武牧羊誰都知道是歷史上非常艱苦悲壯的一段故事。其實，他一生的最大部分，可以說全在險惡大難中。究竟他憑什麼使兇悍的單于，要他死而不忍加刃；投降匈奴的漢人，想拉他同入污坑，而自慚哭泣；最後，很光榮地回到祖國來。究竟他憑的是什麼？

蘇武，他父親蘇建，從衛青擊匈奴有功，官拜右將軍，封平陵侯，建生三子，長子名嘉，字長君，官至奉車都尉，幼子名賢，字孺卿，官至騎都尉；中子就是蘇武，字子卿。

武帝太初四年，武師將軍李廣利攻破西域大宛國，斬大宛王毋寡頭，威震四夷，武帝想乘勢滅絕匈奴。這時候匈奴且鞮侯單于新立，怕漢兵來攻，故意說：「我是小孩，那敢敵對漢天子，漢天子是我的老前輩。」把漢使臣拘留在匈奴的都送回來。武帝嘉獎他懂得道理，天漢二年，派中郎將蘇武持節送還匈奴使臣留在漢朝的，另賜單于一份厚禮，答謝他的善意。武同副使張勝及隨員常惠等上下一百多人出塞到匈奴，見單于。使事完了，正預備回國，恰巧有漢降將衛律的部下虞常等數十人，想趁單于出去打獵，劫單于的母親歸漢，並謀殺衛律。虞常和張勝是老朋友，他們暗中商量辦法，卻不讓蘇武知

道。後來虞常事敗，單于派衛律審辦這件案子，張勝怕連累，將事情告訴蘇武，武說：「事已如此，一定要牽引到我身上，如果被匈奴戮辱，一發無臉對國家了。」拔刀想自殺，張勝常惠救護他沒有死。虞常果然供出張勝來，單于忿怒，叫衛律去傳蘇武，武對常惠等說：「這樣不體面的事，偷活着，還有什麼臉回到朝廷去。」用刀死勁自刺，衛律大驚，趕緊抱住他，立刻飛騎去請醫生，醫生來時，武早已氣絕死了。醫生掘地成穴，裏面蓄微火，伏武在穴上，背上用腳踏，使瘀血流出。足有半天功夫，才慢慢轉過氣息，常惠等大哭，抬武歸寢帳將養。單于尊重他的氣節，朝夜叫人來問候。等武創傷好了些，單于通知武去觀審虞常，想乘機勸他降服。斬虞常訖，衛律說：「漢副使張勝謀殺單于親近的大臣，該死。不過單于說過，祇要投降，就得免罪。」說着舉劍對張勝要砍下去，勝害怕求降。律又對蘇武說：「副使有罪，你得連坐。」武說：「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密謀，又不是親屬，什麼叫連坐。」衛律舉起劍刺去，武安坐不動，顏色如常。衛律說：「蘇君！我棄漢歸匈奴，蒙單于大恩，封我做王，部下幾萬人，馬牛滿山谷，富貴到如此，蘇君今天投降，明天就同我一樣，白白把命喪了，誰知道你呢！」蘇武不理他。衛律又說：「蘇君聽我的話，我們就結拜做兄弟，如果不聽，將來要見我的面怕不容易罷。」蘇武罵律道：「你做朝廷的臣子，背義忘恩，不顧羞恥，在蠻夷做降奴，我為什麼要見你的面。況且單于信任你，叫你辦這件事，你不能秉公去做，反想挑撥兩國的戰禍。南越殺漢使者，結果屠滅成九郡；大宛王殺漢使者，頭掛在北關示衆；朝鮮殺漢使者，

立刻擊平；現在只剩了匈奴，你明知道我決不投降，你不過想兩國相攻罷了。匈奴受禍，從殺我開端，我難道還會怕死麼？」衛律知道要他降服是不可能的，回去報告單于。單于聽了更加愛重，想法子要他轉心，把他放在大地窖裏，天下大雪，武飢寒交迫，蜷臥着取雪和氈毛咀嚼吞下去。過了幾天，居然不死。匈奴以爲有鬼神保護，轉送他到極北邊境人跡不見的北海上，叫他牧羊。告訴他說：「等公羊產了小羊，你才得回去。」他的部屬常惠等都被分離開住着，不得通消息。武到北海上，匈奴不給與食物，只好掘野鼠儲藏在洞裏的草根充飢。他無論在什麼時候，手裏總拿着出使時朝廷所賜的節，一直五六年，節上的毛羽全脫落了。單于的兄弟於靉王射獵海上，因爲蘇武能結魚網和修理弓弩，很喜歡他，送給他牲畜盛酪，小氈帳等器物，蘇武生活因此比較優裕些。過了三年多，於靉王病死，部衆遷徙，衛律暗中教人去搶奪他的牛羊。有一次，用大皮袍緊緊纏住他，在暑天烈日下，曬了三天，想他降服，但是蘇武始終不屈。

李廣的長孫李陵，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塞，孤軍深入三十日到浚稽山下。單于自將三萬騎圍攻陵軍，被陵擊殺數千人。單于大驚，增兵八萬餘人，血搏一晝夜，到底寡不克衆，客不鬪主，步不敵騎，遠不勝近，李陵矢盡兵殲，不得已投降了。單于很尊重他，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妻子，立爲右校王。陵在漢朝和蘇武是朋友，武出使的第二年，陵降匈奴，心裏覺得慚愧，不敢去訪問蘇武。後來單于派陵到北

海上去遊說蘇武，預備酒席音樂請武宴會，並對武說：「單于真心期望足下回心轉意，他知道我和子卿交情很深，教我來勸足下。終究不得歸漢，枉在這入跡不到的地方喫苦，誰知道足下的忠義呢？令兄長君做奉車都尉，跟天子到橐陽宮，扶車下階，車轅觸柱折壞，被劾大不敬，自殺謝罪，天子賜喪葬錢二百萬，令弟孺卿跟天子到河東祭神，侍從官有因爭船互相推擠落水淹死的，孺卿奉命追捕罪人，沒有捉住，怕得罪喫毒藥死了。我來時太夫人已經去世，我親自去送葬。尊夫人年青，聽說改嫁了。那時候尊府上剩兩位令妹，兩個女孩，一個男孩，現在又隔了十多年，生死不可料。人命好似朝晨的露水，何苦如此呢！我剛投降的時候，心裏荒荒忽忽，像發狂一樣，覺得太對不起國家。加以老母被拘在牢獄，更不卜吉凶，我那種爲難痛苦的情形，比子卿格外嚴重些。而且天子年老，隨意造出法令，大臣無罪被滅族的有幾十家，生命毫無保障，子卿這樣忠義，誰能真心賞識呢？請子卿聽我的話，不必再遲疑。」蘇武答陵道：「我家父子並沒有什麼功德，蒙天子特別成就，我父親官做將軍，位封侯爵；我兄弟都做天子左右的親近官。我立志要肝腦塗地，殺身報效，什麼刀斬火燒，沒有不甘心樂受的。臣子事君，等於兒子事父，兒子替父親死，有什麼怨恨！請你不要再說這些話罷！」李陵陪他喫了幾天酒，又對他說：「請子卿聽聽我的話。」蘇武不等說第二句，就接口道：「我其實早就算是死過的人了，大王一定要我投降，請從今天起，斷絕我們的私交，讓我死在大王面前。」李陵看他那番鐵石般的至誠心，不由得熱淚滿臉滾

下來，衣襟都溼透了，長聲嘆道：「咳！義士！我李陵同衛律叛國的罪惡，真是上通到天了！」李陵不忍再說話，辭別回去，用他妻子的名義，送武牛羊幾十頭。過了些時，陵又到北海告訴蘇武說：「匈奴邊境捕得漢雲中郡人，說太守以下官吏都穿白衣服，聽說皇帝上仙了。」蘇武聽了口裏突然吐出狂血來，面向南方大哭不止。朝夜行禮號哭，好幾個月沒有間斷。

昭帝即位後數年，匈奴同漢朝講和。漢朝要求放蘇武等回來，匈奴詐說蘇武早已死去，漢使信以爲真，也就不提了。後來漢使又到匈奴，常惠想法子夜裏見漢使，教他對單于說：漢天子在花園射雁，雁足上拴有帛書，說武現在北海某地。漢使大喜，照常惠所說質問單于。單于瞠目顧視左右侍臣，現出驚奇的樣子，對漢使抱歉說：「武等實在活着沒有死。」李陵知道蘇武快要歸漢，特備筵席給武賀喜，說道：「現在足下可以回朝了。足下在匈奴傳了大名，在漢朝立了大功，從古以來忠臣義士，史冊上所載的，圖畫上所記的，誰能及得子卿來。我李陵雖然怯懦不中用，那時候天子如果寬恕我些，保全我老母的殘命，讓我找機會報答漢朝大恩，這是我日夜不敢忘懷的一片苦心。無奈天子聽信謠言，族滅我全家老幼，士大夫提到我隴西李氏，都嗤笑以爲污辱不足道，我對故國還有什麼顧戀呢！罷了！罷了！我不過要子卿曉得我的心就是了！異國的人，這一別永遠斷絕了！」李陵立起來舞蹈作歌道：

經萬里兮度沙漠，爲君將兮奮匈奴，路窮絕兮矢刃摧，十衆滅兮名已隕，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

歸。

舞畢，陵已涕淚滂沱，嗚咽不能成聲，因遂與蘇武訣別。

單于召集蘇武舊部屬，除了投降匈奴及死了的，祇有九個人跟武歸國。元始六年春，武等到京師，昭帝令武奉太牢拜謁武帝陵廟。因為他在外國長久，有大名，拜為典屬國，賜錢二百萬，公田二頃，住宅一所。常惠、徐聖、趙終根三人，都拜為中郎，各賜帛二百匹。其餘六人年老願回家，各賜錢十萬，終身免納租稅。蘇武將所得賞賜分給兄弟朋友，家裏不存多餘的錢財。他回國的第二年，兒子蘇元因與聞燕王謀反事被誅，武受連累免官。過了幾年，宣帝即位，說武是苦節老臣，又拜為典屬國，封關內侯，特別尊寵他。武年老無子，宣帝問左右，蘇武在匈奴多年，有生兒子沒有？武託人奏明，武從匈奴回漢的時候，胡婦剛產生一個男孩，名叫通國，後來也會通過信息，想帶金帛去贖回來。宣帝答應他的請求，通國不久歸漢。

蘇武四十歲出使匈奴，被留十九年，歸來鬚髮全白了。宣帝神爵二年，武年八十餘病卒。

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麼？這個問題，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哲學家解說了，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，到底依然還是一個人生最大目的是什麼而已。我們姑且這樣說：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延長自我的生命。不過，我有小我大我之分，生命有精神的生命與肉體的生命分別。所以人也得

分爲真人與肉人兩類。營營擾擾，不怕幹卑污無恥的醜事，卻獨怕呼吸停止，這種人唯一的要求是肉體生存，可以稱爲肉人。真人當然也極寶惜肉體生命的，決不能爲了一點小忠小信，輕易放棄他寶貴的肉體。孔子批評管仲說：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關鍵卻在這裏，如果他的生命歷程不幸踏在真人肉人中間的界線上時，他必然抱定殺身成仁的宗旨，毫不遲疑的。而且殺身一幕慘劇，愈是殘酷苦毒，凌遲式的而不是斬立決式的，那末，大我的精神的生命也就愈延長愈偉大，我們拿蘇武的行事——他雖然傲倖沒有殺身，來做例證罷。蘇武被拘留十九年，匈奴想他降服，故意造出無數困厄，這六千九百三十九天裏面，每天受着飢餓寒冷傷害孤獨窮乏侵奪等等苦惱，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，能不中途變節麼？衛律李陵不斷誘以重利，脅以殺戮，搖以私情，動以稱諛，蘇武始終置之不理，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，能不受途變節麼？三代以下，惟恐不好名，蘇武在人跡不到的地方，等公羊產羔子，他的結局誰都料定做北海邊上一堆無名枯骨了，從那裏表白忠義之名呢？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，能不中途變節麼？從這些事實看來，要做一個真人，非發揮忍耐力，攻破名利生死苦樂種種難關，是決不會成功的。我們進一步探求忍耐力的來源在那裏？蘇武是漢朝臣子，他赤誠尊愛朝廷，活着也好，死了也好，旁人看見也好，不看見也好，總之他覺得怎樣心安，就怎樣去做。他回國以後，祇做了一個典屬

國，當時很多人代他不平，說朝廷賞賜太薄，但是他絕無怨言，他的兒子謀反被誅，直等到宣帝問起，才請求贖取通國回來。對朝廷永遠是孤忠耿耿，不存一毫私心的。因為他赤誠愛君愛國，所以任何橫逆或誘惑不能打動他的決心，而忍耐力也就有了切實根源了。從此我們知道赤誠是真人的最要質素，忍耐是真人的最強武器。



## 趙充國

趙充國，隴西上邽人。年青時候充當騎兵，就有大將的風度。熟習兵法，沈著勇敢，識見遠大，更明曉外國情勢。武帝天漢二年，從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，被匈奴重重圍困，好幾天不得飲食，死傷極多。充國率壯士百餘騎奮死衝陣，身受二十餘創，李廣利引大軍跟在後面，得解脫歸漢。武帝嘉獎他的勇猛，召見親視傷痕，拜爲中郎。昭帝時充國爲水衡都尉，擊匈奴，獲西祁王，有功擢爲後將軍。宣帝本始二年，漢發精兵十五萬騎，遣五將軍分路出擊匈奴，充國爲蒲類將軍，將三萬騎出酒泉郡一千八百里，不見敵軍，斬獲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，牛馬羊七千頭。匈奴自武帝時屢受重創，畏懼漢兵，這一次是匈奴斥候見路上馬糞糞中有粟米，知道漢兵來攻，不敢對抗，舉國遠遁藏匿，所以五將軍都沒有什麼功勞。過了些時，單于發十餘萬騎，想乘隙入寇，宣帝遣充國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。單于聞漢有備，總將又是趙充國，引兵退走。

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後，匈奴失去右臂，勢力一天天衰落下去，爲要打破漢朝這個計劃，不斷密派使者鼓動住在漢與西域中間地帶的羌人，教他們解除種族間的仇怨，立誓團結，反叛漢朝。宣帝元康

三年，先零羌連合罕开羌及其餘羌種酋長二百餘人，解仇盟誓，遣使至匈奴借兵，想攻鄯善、敦煌，截斷漢通西域的道路。神爵元年，漢騎都尉義渠安國將三千騎防羌，被羌襲擊，失去輜重兵器甚多。宣帝因充國年老，不便上戰陣，叫御史大夫丙吉去問他誰可以擔當擊羌的重任。充國年紀七十多，回答說：「沒有再比老臣合宜的了。」帝又問：「將軍料羌勢如何？要用多少人？」充國說：「百聞不如一見，兵勢難遠料，老臣願親到金城，製成地圖及攻守方略奏上。西羌小蠻夷，發狂謀反，不久就得滅亡，請陛下完全交給老臣，勿用掛心。」宣帝笑道：「好！」

充國到金城，等騎兵集合滿萬人，當夜遣三偏將，銜枚先渡黃河，建立營陣，防敵兵襲擊。天明陣成，大軍依次渡河。敵騎數十百人馳驟軍旁，充國說：「擊賊在乎根本消滅，小利不足貪。」令勿捕逐。遣騎探視險要四望，不見敵兵，連夜引軍過，西至落都。對部下將校說：「我料定羌虜無能爲力了，如果羌發兵數千人堅守四望，我軍那得通過呢？」大軍西進至西部都尉府止。羌人屢乘機挑戰，充國按兵不應。充國用兵以多派斥候，遠出偵察爲急務，行時必有戰備，止時必堅壁壘。尤能持重觀變，先定計劃而後出戰，愛惜士卒，不肯輕費兵力，士卒也無不願出死力。漢軍捕得羌虜，說羌中酋長彼此怨恨，責難說：「教你不要反，現在天子派趙將軍來，年紀已有八九十，用兵如神，我們想求一鬪再死，還能夠麼？」罕开酋長靡當兒的兄弟雕庫先被漢官拘留在都尉府，充國說他無罪，釋放雕庫，教他帶回羌人互相

捕斬的賞格，並傳諭諸酋長，大兵祇誅有罪的，脅從者勿再附和，自取滅亡。充國的策略是要樹立威信，招降罕开及其他種族，利用各羌族間彼此疑怨，解散他們的團結，等到先零勢力孤單，一舉擊滅。當時朝廷急於見功，合兵六萬人待發。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將萬騎，帶三十日糧，分兵出張掖、酒泉，擊罕开羌鮮水上。天子徵求充國的意見，充國奏：「臣料匈奴與羌早有密謀，想乘隙入張掖、酒泉，斷漢通西域的道路。漢守兵萬不可輕出。先零爲首叛逆，理應征討，罕开不煩動兵，自然會降服的。」朝臣都不贊成充國的主張，於是天子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，辛武賢爲破光將軍，一面下詔書嚴責充國，教他引兵助攻，不必多疑。充國被責，以爲將軍領兵在外，祇要於國家有便宜，不妨違詔陳述利害，因上書謝罪，痛切說明先誅先零，罕开自服的理由。宣帝本是英主，即時罷兩將軍兵。充國引兵到先零屯聚的地方，先零望見大軍前來，不及措手，棄輜重渡湟水逃去。道路險狹，漢兵慢慢在後驅逐。部將問緩追的緣故，充國說：「這是窮寇，不能追逐得太緊，追得慢他們爭先潰逃，追得急他們要反身死鬪。」羌人果狂奔，落水溺死數百人，捕斬五百餘級，獲馬牛十萬頭，車四千餘輛。漢兵到罕开境界，軍紀嚴肅，絲毫不犯，罕羌逃避在他處，聽到這個消息，都喜歡道：「漢真赦免我們了。」酋長靡忘親身來見，充國很優待他，教他回去。宣布漢威德，部將力爭說：「這是反叛，朝廷沒有命令，不可專擅放走他。」充國說：「諸君只想自己減輕責任，不是爲公家忠心打算。」談話未了，詔書到，准靡忘帶罪立功。果然罕开悅服，不煩兵力就歸降了。

是年秋，充國患脚病兼下痢，宣帝防有意外，遣破光將軍辛武賢去做副將，令充國十二月出兵擊先零，到時候如果病重不能行，可專任破光強弩兩將軍領兵進攻。充國料定出兵一定壞事，想遣散騎兵，留一萬人屯田，等羌虜離心瓦解。奏章寫成還沒有發出，充國的兒子中郎將趙卬怕他固執，違抗進兵詔書，請人勸充國說：「假如兵一出就要破軍殺將，傾覆國家呢，將軍堅守計劃，自然是應該的；不過現在的情勢，出兵並沒有什麼重大關係，又何必力爭。有一日天子不合意，派御史來質問將軍，將軍生命怕保不住，還說得到國家的安利麼？」充國歎道：「怎麼會有這樣不忠的話啊！我兩次獻計，朝廷要是採用了，何至發生這個事變。現在祇可用計破羌不能專恃武力。萬一戰事延長，匈奴及他蠻夷乘機叛亂，那時候真不好對付，羌變到成小事了。我決誓死維持主張，天子聖明，一定會採納忠言的。」後來非常懇切地接連奏陳了幾次，宣帝恍然大悟屯田的利益。起初朝臣大部分是反對充國的，此時也一變而為贊成者，於是下詔從充國議實行屯田。又因破光強弩兩將軍屢次主張進攻，也准許他們去試一試。結果，強弩將軍生獲四千餘人，破光將軍斬首二千級，中郎將卬捕斬二千餘級。但是充國安坐不動，羌人自來軍前投降的，到有五千餘人。宣帝下詔罷兵，獨留充國屯田。第二年五月，充國奏：羌族大約有五萬人，被漢兵斬首七千六百級，降服三萬一千二百人，溺死餓死五六千人，估計逃去的不過四千人，罕开曾靡忘願意負責收拾逃羌，請准罷屯田兵。天子准奏，充國不折一兵，全師而還。

充國回來的時候，他的好朋友浩星賜，趕到半路上對充國說：「一般人說破羌強弩出兵擊羌，斬獲甚多，所以成功。其實，有見識的很知道羌虜力窮計竭，不用出兵，勢必降服的。將軍朝見天子，最好把功勞讓給兩位將軍，免得招人怨恨，將軍聲名也毫無損失。」充國回答說：「我年紀老了，官爵也無可再增加了，何在乎這一點功勞。不過用兵是國家大事，應該留給後世做模範的。趁我老臣還有一口氣，切實實對天子說明用兵的利害，不可輕動我死，誰能說這話呢！我不能因為避免誇功的嫌疑，對不住國家。」到底，他毫不隱飾地盡情奏明宣帝，宣帝很以為然，叫辛武賢回酒泉太守原任，充國仍做後將軍。這年秋天，羌人果然斬先零大酋長楊玉、猶非等頭，帶逃羌四千餘人來降。天子問朝臣誰可以做護羌校尉，朝臣共舉辛武賢的小弟辛湯。充國生病在家，聽說立刻起牀，奏湯酗酒暴躁，不可叫他管蠻夷，不如湯兄臨衆好。其時湯已正式拜命，宣帝即刻改用臨衆。後來臨衆生病免官，朝臣又舉辛湯，湯屢醉酒，怒辱羌人，激起反叛，不出充國所料。當初辛武賢在充國軍中，趙卬同他閒談，有涉及朝廷機密的處，方宣帝聽充國慎重用兵的勸諫，武賢沒有升官，心裏懷恨，上奏章告趙卬漏泄機密，卬下獄自殺。充國也告老還家。宣帝甘露二年，年八十六卒。

趙充國用兵整齊穩固，無論行軍臨陣，處處立於不敗之地，從容佈置，坐操勝券，真不愧為大將軍模範。尤其可以欽佩的是，充國不僅是最優良的軍人，而且還是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。當時

滿朝君臣，祇知道用兵力擊平西羌，忘卻了處心積慮，乘機入寇的匈奴，更慮不到戰事擴大，財力耗損，盜賊跟著起來的危險。雖說宣帝時候，國勢隆盛，並不畏懼匈奴與盜賊，但是利取其重，害取其輕，放棄全勝的優勢，採取軍事的冒險，這是何苦呢！足見充國老謀勝算，識見超出一般人遠甚。辛武賢是有名的戰將，因為他專長軍事，所以一味主戰，軍人必須受政治的訓練，有擴大的眼光，這也是一個明證。至於充國那樣不顧身家性命，赤誠精忠，為國家打算利害；恰好宣帝也能尊重老成，虛心聽從善言，和衷共成大業。我們在歷史上見到忠臣烈士，因為朝廷昏憤不明，好心得惡報的不知有多少，像宣帝英明果斷，能容納趙充國，不為小人所害，使人想起偉大領袖真是難得！

上邽在甘肅天水縣西南。

酒泉郡在甘肅省。

先零罕开都是羌種的名稱。开音堅。

鄯善國在新疆省，出玉門關經白龍堆首到鄯善國。

金城郡金城縣在甘肅皋蘭縣西南。

銜枚，枚狀如筴子，銜在口中不能言語誦嘯。

落都，在青海樂都縣。

張掖郡在寧夏及甘肅省。

鮮水亦名弱水，即青海。

## 馬援

馬援，扶風茂陵人，十二歲喪父，長兄馬況珍奇他的大才，愛護無所不至。同鄉朱勃年十二，通詩書兩經，著儒者冠服，舉止雍容，談論靜雅，時常去謁見馬況。那時候援年紀比勃大一二歲，才開始讀書，見朱勃勝己，不覺慚愧失氣。況看出他的心事，親自斟一杯酒安慰他說：「朱勃小器速成，智能不過如此，到後來他得向你請教，你不要害怕。」援見家用不足，想到邊地去墾荒牧畜。況說：「你是天才，應當晚成，譬如雕工要把美玉琢磨完成才給人看，你出去鍛鍊是很好的。」恰巧況生病死了，援沒有去成。王莽時援做本郡督郵，送重罪囚到京師，半路上把囚人放走，自己亡命到北地郡，就在那裏墾牧起來。幾年功夫，有牛羊數千頭，穀數萬斛。援歎道：「積儲財產，貴能散給窮人，否則守財奴，何足道哉！」將所有財物，全數分送昆弟故舊，沒有一點驕吝的表示，羊裘皮褲，貧素依然。他時常這樣說：「大丈夫立志，應當越窮越堅，越老越壯。」

王莽末年，海內大亂，隗囂起兵割據西州，因援是著名豪傑，請他做綏德將軍，重要事務都同他商量。漢光武帝在洛陽登天子位，囂遣援前往觀察形勢，引見十幾次，知道光武是真帝王，可以復興漢室。

回來再三勸囑歸降。可惜囂暗藏野心，不肯聽從。援乃率家屬自歸洛陽。光武帝建武十一年，援爲隴西太守，羌人乘中國擾亂，侵入邊境，橫行無忌。援將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，斬首數百級，降者八千餘人。餘羌數萬守浩亶隘，援奮兵追擊，羌遠逃唐翼谷中，屯精兵北山上。援引兵向山，別遣數百騎繞攻敵軍，半夜裏放火鼓譟，前後猛攻，羌兵大潰，斬首一千餘級，奪取穀糧畜產無數。援在陣上，小腿肚被箭射穿，朝廷下詔褒獎，賞羊三千頭，牛三百頭，給他養傷，他卻一無所私，全數分送賓客故舊。十三年武都參狼羌結合塞外諸種，大舉寇邊，援將四千餘人擊羌，降者萬餘人，其餘都奔逃出塞。隴西地方從此安靜了。他知道大亂後最要緊是休養生息，所以待下寬厚，務示恩信，每天招集故人賓客，飲酒作樂，選擇有才德的人做長吏，待遇像兄弟一樣。牛崇做主簿，羊喜做功曹，連他自己姓馬，郡人說他們三人是三牲全備。這雖是個笑話，也見得上下和睦，不專立威的意思。他做太守，只是總持大體，不管瑣碎的政事，有一天，榜縣有報仇相鬪的，謠傳羌人造反，百姓都逃進城裏來。狄道縣長見援請閉城門發兵拒敵，援正同賓客飲酒大笑道：「羌虜那敢犯我，你好好回去罷！如果真害怕，可伏在牀底下。」不多時候，事情就平靜下去，一郡人都佩服他的鎮靜先見。

建武十七年，交阯郡女子徵側、徵貳反，攻沒郡城，其餘九真、日南、合浦等郡蠻人全起來響應，攻掠嶺外六十餘城，聲勢浩大，徵側自立爲王。交阯、九真、日南就是後世的安南國，雖東漢首都洛陽有一萬

幾千里，朝廷拜援爲伏波將軍，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，戰士二萬餘人，水陸進攻。十八年春，軍至浪泊，大破蠻兵，斬首數千級，降者萬餘人。浪泊地勢高峻，因此改從西里進兵，徵側等逃入深山，援窮追不舍，蠻人潰散。十九年正月，斬徵側、徵貳頭，傳送洛陽。帝封援爲新息侯。漢朝人軍功封侯是很難得的，也是很光榮的。援既受封爵，宰牛置酒大饗軍士。席間從容對部屬說：「我少年時候，堂弟少游哀憐我刻苦奮發，想做一番大事業，屢次勸我說：『人生一世，只要衣食無缺，在本地做個小官吏，有粗車駑馬可免步行的勞苦，長守妻子田園，祖宗墳墓，鄉里號稱善人，這也就夠了，何苦求發達，招煩惱呢！』當我在浪泊西里的時候，狂賊還沒有殲滅，積潦徧地，濃霧滿天，毒氣薰蒸到空中，正飛行着的鷹鷂，忽然悶死，拍落下水裏去，夜臥醒來，回想少游說的話，那容易得到。現在賴諸君努力，我卻僥倖先蒙重賞，心裏喜歡也很慚愧。」吏士聽了都歡呼萬歲。援進兵擊九真賊都羊等，自無切到居風，斬獲五千餘人，嶺南完全平定。大軍所過的地方，修治城郭，穿鑿溝渠，處處給人民謀利益，改善生活。又修正本地法律與漢律衝突的十幾條，申明舊章，蠻人踴躍悅服。從此以後，遵從馬將軍約束，不敢違背。援在日南郡象林縣漢極南邊境上立兩個銅柱，柱上刻着「金人汗出，鐵馬蹄堅，子孫相連，九九百年」幾句話，這大概表示永遠同蠻族和好的意思。銅柱附近有當時遺兵十餘家，留居不返，他們都姓馬，自爲婚姻，言語飲食，保持中國舊風俗，本地人因爲他們流寓在此，稱爲馬流。

援軍回來將到洛陽，很多故人遠遠去迎接慰勞。援對平陵人孟冀說：「我希望你有規諫良言，如何也同衆人一樣呢！近年來匈奴烏桓時常騷擾北邊，我想請求朝廷帶兵往擊。男兒應當死在邊野上，用馬革裹屍還葬，那能臥牀上讓兒女子擺佈啊！」這時候匈奴烏桓剛入塞寇掠，朝廷允准他的請求，屯兵襄國備敵。援九月到京師，十二月就出去，在屯所預備了幾個月，自將三千騎出高柳塞，巡視雁門代郡上谷各郡邊防，烏桓斥候望見漢兵，全軍散去，援無所得而還。

援天性汎愛能容人，見士人有才能的，雖在貧賤，待遇卻格外加重；見無功居爵位的，譏笑他們道：「不能割的刀，無所長的人，留着有什麼用？」有一次，援生小病，梁松來候問，援坐在牀上不回他的拜。松走後，諸子姪問道：「梁松是皇帝的女婿，滿朝文武都怕他，大人何以不答拜？」援說：「我是梁松父親的朋友，怎麼尊貴，也越不過這輩分去。」從此梁松恨援，想找機會害他。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，深入山林，全軍覆沒。援聽說兵敗，大爲憤慨，堅請前往擊賊。雖然年紀已經六十二歲，他那種過人的勇氣，真不愧越窮越堅，越老越壯。光武帝憐他衰老，不肯允許，援再三自陳，遂能披甲上馬，光武執拗不過，叫他試試，援卽上馬據鞍，左右顧盼，表示可用。光武笑道：「好勇健的老翁！」於是命宗均爲監軍，遣援率馬武、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蠻。他臨走一天的夜裏，同送行人訣別，告訴友人杜愔說：「我受朝廷厚恩，命在旦夕，常怕不得死在國事上，現在帶兵出去，心甘意足，死也瞑目了，只

是那些權要子弟，有的在天子左右，有的在軍中同事，很難調和，心裏煩惱的就是爲這個。」可見他雖做了主將，卻早料到朝中軍中的環境，一定不能順利的了。次年春二月，軍至臨鄉，擊破蠻兵，斬獲二千餘人，餘賊逃散竹林中。援從前平尋陽山賊，曾經這樣主張過：「除其竹木，譬如嬰兒頭多蟻蝨而刺之，蕩蕩然，蟻蝨無所復依。」所以散賊藏匿在荒林中，他自然有好辦法的。大軍進至下雋，有兩條路可以攻五溪，一條經壺頭山，路近而水道險，一條走充縣，路平而糧運遠。耿舒主張先攻充縣，援主張先攻壺頭。朝廷採用援策，三月，進兵壺頭。壺頭山在今湖南沅陵縣東四十九里，山形高峻，蠻夷堅守險隘，水流湍急，兵船不易上駛，又正遇着暑熱，士卒疫死很多。援自己也中了疫病，困疲不能行動，祇好鑿山邊大石成窟，臥窟中避炎氣。每聞賊衆登高鼓譟，援必匍匐到洞口，怒目仰視，恨不得殺盡醜虜。左右隨從的軍吏，爲這種悲壯精神所感動，誰都禁不住涕淚橫流。可是那部將耿舒，恨援不從他的主張，趁這個機會，寫信給兄好時候耿弇，捏造許多罪過，朝中權要又進了不少讒言，帝怒，遣梁松代宗均監軍，飛驛前去責問罪狀。幸而梁松啓行以前，援病重死去，沒有當面受辱。松餘恨不息，又盡量誣陷他一番，光武大怒，追奪援新息侯印綬。援死後，監軍宗均派司馬呂種入賊營宣布威德，蠻夷震怖。冬十月，共斬大酋來降。當初援在交趾，常食薏苡，防禦瘴氣，回來帶了一車。援既得罪馬武，程昱等奏說那一車裝的全是南方珠犀珍寶，帝更震怒。援妻子不明白何故獲咎，賓客故人也嚇得不敢來弔問，只好一家人用草繩自

縛，到宮門去請罪，光武擲下梁松等奏章給他們看，才知道犯罪的原因。援家前後六次上書，辨訴冤枉，措辭異常哀切，最後准許援屍歸葬舊塋。

安南國在周朝稱爲越裳氏，秦始皇時置日南、交阯、林邑、象郡，漢武帝平南越，分其地爲九郡。東漢屬交州刺史，管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阯、九真、日南、七郡。照現在的地域看來，安南在當時與廣東、廣西一樣是中國的郡縣。可惜從北宋以後，中國衰弱，安南脫離版圖而成藩國，到清朝竟拱手送給法國做殖民地了。清初潘鼎珪做一篇安南紀遊，他說：「安南自秦以降，叛服不常，中夏迭興，輒命將往討。威德最著，足以鎮壓其邪心，在漢則有馬伏波將軍援，明張英國公輔，至今廟貌巍然，而馬將軍靈爽視英國尤赫。自其王以下，罔不望門瞻禮，歲時禱祀焉。」明朝鄭洪若做一部書叫做赤雅，裏邊有馬人一條說：「馬人本林邑蠻，深目，獬鼻，僉目，伏波遺種也。」安南人敬伏波爲大神，威名流傳了一千多年，沒有衰落，連那深眼，睛豬鼻子的馬來人，只因馬字有些牽連，居然附會成伏波遺種，可見南方民族對他的尊崇到什麼程度！但是有多少中國人還能記起安南本來是郡縣呢！可怪銅柱上明明寫著九九百年，從建武十九年平定交阯，到清光緒十一年割讓給法國，中間恰巧一千八百多年，也許真是運命前定，所以中國放棄安南，很可以說，這是天意而非人事啊！

扶風郡在陝西省，茂陵是漢武帝墓所在地。

北地郡在甘肅省。

浩養音譚門在青海省。

狄道在甘肅省狄道縣。

交阯郡在安南國。

烏桓一種夷狄的名號。

襄國在河北省邢臺縣南。

武陵在湖南省沅陵縣界。五溪是熊溪、明溪、酉溪、武溪、尾溪，都是蠻夷住的地方。

下雋在湖南省安縣縣東。

充縣在湖南省永定縣西。



## 班超

雄才大略的漢武帝，根據博望侯張騫的計劃，因政治軍事力量，降服西域三十六國，匈奴失了援助，從此衰落不振，到宣帝時候，匈奴呼韓邪單于居然朝貢稱臣，列爲藩國，這真是民族史上最大的光榮事件，也可見得張騫鑿空的功績何等壯偉，西域得失的影響何等重要了。王莽篡漢以後，西域怨叛，東漢初年，時常跟着匈奴侵掠邊境。後來一部分國家雖然與中國恢復關係，卻仍叛服不常。直到班超出使西域，苦心經營三十年，東西六千餘里，南北一千餘里，包含大小五十五國的廣大疆土，全歸入大漢版圖，這樣發揚國威的偉大人物，能不讓後世永遠崇拜麼？

班超，扶風平陵人。他父親班彪，長兄班固，妹班昭，都是極著名的大學問家，大文學家，班超卻獨以武功照耀千古。不朽的盛業，會萃在一個家門裏，這也是歷史上很少見的。超爲人有大志，不拘細節。居家操作勤苦，不以勞辱爲恥，讀書通大義能辯論。明帝永平五年，超侍母隨兄固至洛陽，家貧，常爲官府寫字得錢養母。有一天投筆嘆道：「大丈夫怎樣不濟，也該效法張騫立功絕域，封侯受賞，何能老死在筆硯間啊！」左右人都笑他，超說：「小子那懂得壯士的胸懷！」十六年，竇固出擊匈奴，超爲假司馬，有

戰功，資固賞識他的才幹，派他跟從庸俗無能的郭恂出使西域。

超到鄯善國，國王廣待漢使甚有禮貌，過了些時，忽然冷淡起來。超對鄯善國說：「諸君感覺到廣的態度麼？這一定有匈奴使者來，逼得他狐疑不決的緣故。聰明人不等事情發生，就得看透，何況已經明顯了的呢！」乃詐問給漢使服役的鄯善人，得知匈奴使者住的地方。超知道郭恂膽怯不能謀事，背着他召集部屬三十六人飲酒，酒酣，激怒他們道：「諸君同我來到異域，無非想立大功以求富貴，現在匈奴使者到才幾天，國王態度就變壞，如果鄯善捕虜我們送到匈奴，枉死在荒野，骸骨餒豺狼，諸君甘心麼？」部屬答道：「現在生命危急，死活從命。」超說：「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，當今之計，只有趁黑夜火攻匈奴使者，出其不防，可成大功。」初更時候，超將三十六人往奔匈奴營，令十人持鼓藏營後，餘人持兵弩伏在營門前，恰巧天起大風，超順風放火，伏兵前後鼓譟，匈奴大驚亂奔，被漢兵擊殺三十餘人，其餘一百多人全數燒死。第二天，召鄯善王來，給他看匈奴首級，鄯善王震怖，請降漢爲屬國。超回國後，明帝很褒獎他，升他做軍司馬，賜布二百匹，再出使西域。

漢通西域的路線，有南北二道，這時候于闐國聯合匈奴，雄據南道。超率前次同事的三十餘人先到于闐國，國王廣德待遇漢使禮意很壞。國中有大巫，俗所尊信，假託神意說神發怒道：「何故想向漢，漢使有淺黑色馬，快取來祭我。」廣德派國相私來比來要馬，超告私來比請大巫親自來取。少停巫來，

超即斬巫頭送廣德，縛私來比鞭笞數百，面責廣德叛漢罪狀。廣德早知超威名，大惶恐，即時攻殺匈奴使者請降。其時龜茲國倚恃匈奴勢力，據北道擊破疏勒國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。超因疏勒內部不和，用計擒獲兜題，放還龜茲，立舊王親姪榆勒爲王，疏勒人大悅。超在北道由此建立了根據地。

永平十八年，明帝崩，北道的焉耆國乘中國大喪，攻殺都護陳睦，龜茲國姑墨國又屢發兵攻疏勒。超與榆勒拒守年餘，章帝初立，恐超孤立無援，不能持久，下詔徵還。超臨行，疏勒人苦留不得，全國憂懼，竟有失望自殺的。回到于闐，王侯以下都大哭道：「我們依賴漢使好似父母，實在回去不得。」大家抱住馬足，不讓超走。超看形勢如此，又本有立功西域的志願，乃停止東行，再還疏勒。章帝建初三年，超率疏勒、康居、于闐、拘彌四國兵一萬人攻破姑墨國，想乘勢平定西域，上書請發兵援助。五年，帝遣徐幹將兵千人往就超。在先，莎車國以爲漢兵不出，投降了龜茲國。疏勒國都尉番辰也擁兵反叛，恰好徐幹兵到大破番辰軍，斬首千餘級。超既破番辰，想進攻龜茲，奏請招撫烏孫國作漢兵聲援。八年，派衛尉李邑護送烏孫國使者並帶去許多賜給烏孫君臣的禮物，李邑走到于闐正值龜茲攻擊疏勒，怕遭危險不敢前進，私自上書詆毀班超擁愛妻，抱愛子，在外國享福，不爲朝廷計慮，經營西域絕對不會成功的。超聽到這個消息，歎道：「曾參大孝，尚且被謠言說他殺人，驚動了曾母，我恐怕也要被疑了！」因與妻離異，章帝知道他忠誠被評，很嚴厲地斥責李邑道：「如果班超擁愛妻抱愛子，其餘想歸家的人一千多，

爲什麼都肯同心喫苦呢！令邑回去受超管束，李邑雖然做出這樣沒臉的事，超待他卻寬和如舊，派他送烏孫王子還洛陽。明年，帝遣和恭等將八百人就超，加上前次徐幹帶來的一千人，勢力更見雄厚，超調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。莎車用重寶誘引疏勒王榆勒反漢，康居也遣精兵援榆勒，戰事延綿了幾年。後來榆勒與龜茲密謀詐降，超設計擒斬榆勒，縱兵出擊殺七百餘人，西域南路從此通暢無阻。

章帝章和元年，超發于闐等國兵二萬五千人再擊莎車，龜茲王率溫宿國、姑墨國、尉頭國兵合五萬人來救，超召將校及于闐王商議道：「如今兵少力薄，敵不過莎車，我們最好各自散去。等夜裏聽到鼓聲，于闐從東路回國，我從西路回疏勒。」故意讓俘虜脫逃，回去報告消息。龜茲王大喜，自將萬騎奔西路等超，溫宿王將八千騎往東路等于闐。超偵知兩國兵已出，夜半勒兵馳赴莎車營，大呼奮擊，敵衆驚竄，追斬五千餘級，奪獲馬畜財物無數。莎車喪膽請降，龜茲等國也都恐慌退散。從此班超威名震動全西域。和帝永元二年，月氏王遣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，漢兵少，將士恐懼，超撫慰他們說：「月氏兵踰蔥嶺，走數千里來攻，祇要堅壁清野，不出十天就解決了，有什麼可怕？」謝兵攻城不下，糧食缺乏，超料謝一定向龜茲求救，伏百人東界，果斬月氏使者，謝大驚乞降。自後月氏每年進貢，不敢反亂。明年，龜茲、姑墨、溫宿等國都降漢。朝廷嘉超建立大功，升他做西域都護，徐幹做長史，超住龜茲。它乾城，幹屯兵疏勒，互爲聲援。西域祇有焉耆、危須、尉犁三國，因爲從前攻殺都護陳睦，畏罪觀望，不肯真心降服。永元六

年秋，超發龜茲、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，縱兵擊殺六千餘人，生獲一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。擒焉耆王廣、尉犂王汎等在陳睦舊城斬首，傳送洛陽，威示各外國。西域南北兩道五十餘國，全數納貢，做漢朝藩屬。和帝下詔褒獎，封超爲定遠侯。

超在西域，聞極西有大秦國，富強無比，遣甘英前去視察。甘英西行到條支國，想走海道，安息國船人對英說：「海水廣大，遇好風三個月可以回來，遇遲風有走兩年的，所以航海人都得帶三年的糧食。大海中最使人戀慕鄉土，很容易死亡。」甘英聽了，祇好停止前進。大秦國就是歐洲古代的羅馬大帝國，條支國在黑海北部半島上，是後世南俄羅斯地方，安息卽波斯國，西境靠着黑海邊。甘英本想從黑海航行到地中海，達羅馬京城，可惜被船人幾句話，把古代東西兩大帝國交通的機會打消了。

班超四十歲出使西域，凡三十一年，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陽，九月病卒，年七十一。

凡是成就一番事業的人，一定主觀客觀兩方面都備具着所以成就的條件，絕對不會有不勞而獲，微倖得利的。譬如貧兒掘地，偶然發見大量藏金，這總算是微倖了，但是此人如果沒有守護的知能，也沒有法律的保障，結局不但不能成富人，恐怕反要得殺身的災禍。看這樣小例證，尙且如此，何況國家大事呢？現在試問班超的功績，是不是命運送給他的？決不。第一，他有堅決的志向，無論在什麼環境中，這志向好似航海的羅盤，鼓勵着他永遠前進。第二，班超有特殊的才能，

他觀察事情非常清楚，處置非常適當，所以用三十六人降服鄯善國、于闐國，二千人平定全西域，從沒有失敗一次過。第三，班超有恢宏的度量，他臨回朝的時候，傳授祕訣給繼任都護任尙說：「到西域來的吏士，都是內地囚徒，流徙邊荒，戴罪立功的人，本非孝子順孫；又胡人野心似鳥獸，難養易亂；待遇他們應該寬大簡易，不責小過，總特大體就是了。」任尙嫌這幾句話平平無奇，不照他做，果然西域反亂，不出班超所料。這樣看起來，成就事業主觀方面最重要的志向才能度量三個因素，班超是充分備具的了。不過單憑一方面還是不夠的。東漢自光武中興以後，明帝章帝都是英明之主，信任班超，不聽讒言，國家實力也培養得很充足。同時西域諸國，第一文化幼稚，知識薄弱；第二，各國互相攻擊，不能統一；第三，怕懼匈奴，一部分國家願受中國的保護。班超能利用這許多客觀條件，所以從艱苦奮鬥中造成了功業，相信沒有絲毫徼倖成分，來在裏面。我們論定班超的成功既是當然的而非偶然的，如上所述，那末，凡是生存在帝國主義者積極掠奪時代的弱小民族，應該如何努力自強，逃避變做殖民地的厄運啊！

于闐在新疆省和闐縣。

龜茲在新疆省庫車縣。

疏勒在新疆省疏勒縣。

焉耆在新疆省焉耆縣。

姑墨在新疆省拜城附近。

康居在蔥嶺西北。

拘彌在新疆省和闐附近。

莎車在新疆省葉爾羌。

烏孫國人青眼赤鬚，形如猿猴，地在俄屬中亞細亞。

溫宿在新疆省溫宿縣。

尉頭在新疆省烏什縣。



## 劉琨

從世界歷史看來，中國西漢、東漢兩朝，很像歐洲古代羅馬大帝國，開拓疆土，增加財富，文化武功，都發展到極高程度。四周圍的野蠻民族，仰慕聲威，甘心降服，起初這些歸化人民，確是俯首做奴隸，供奔走，很有用處。後來主人家腐敗衰落，駕馭不得強悍的奴隸，奴隸卻偷學了主人家的長處，看透了主人家的弱點，乘機反叛，如蛇吞鼠。可憐祇慣享福的主人，一轉眼卻成了奴隸。在中國是五胡亂華，在羅馬是蠻族遷徙，時代差不多，情形也相似，東西兩大帝國，不約而同遭着惡奴欺主的厄運，真算是歷史上偶遇的奇事。

漢魏以來，雜居在中國的民族，大體是：遼西一帶有鮮卑族，陝西、四川一帶有羌族、氐族，山西一帶，有十九種匈奴，其中一種叫做羯，後來強大了自成一族，一共是五族。這五族人深入中國內地，種類繁多，西晉時候，單陝西一處人口一百多萬，氐羌卻占半數，其餘幾族分布的情形，可以類推而知了。至於生活在異族包圍中的中國人做些什麼呢？東晉干寶有一篇晉紀總論，大意是這樣說：

司馬懿、司馬師、司馬昭父子三個處心積慮想奪曹家的皇位，什麼兇惡事情都幹，祇是不喜歡道

德忠義，略有氣節才能的，陸續被他們摧殘誅滅，那些卑污頑鈍人卻適合需要，充塞在朝廷上。因此風俗淫僻，是非顛倒，學問以空談惑衆爲高尙，羞說實事；做人以行同禽獸爲通達，賤視節義；求仕以鑽謀苟得爲賢能，鄙薄守正；居官以模稜無爲爲度量，嗤笑忠勤。一個人名譽好壞，不在乎行爲善惡，而在乎有沒有權要人做靠山。他們看官爵當作賣買，貴族子弟升官極快，有勢力的一身兼十幾個官職，喫俸不做事；無援引的受資格限制，慢慢調遷，老死在下僚。婦人驕奢淫樂，破棄禮教貞節，女工與中饋的職務，全交給婢僕，毫不以爲羞恥。

關於晉朝社會腐敗的情形，單看干寶這一段敘述，也就略知大概了。所以到惠帝時候，匈奴人劉淵開始變亂，其餘種族像蝗蟲一般跟着起來，西晉頃刻潰滅，懷帝、愍帝相繼被虜，三代兩漢幾千年積累成的文物整個破壞，久享清福，骨脆肉嫩的士大夫，一部分投降，一部分死亡，祇有極少數人竄逃到長江流域，成立所謂東晉朝，繼續過他們清談無爲的生活，漢族根據地甘心願意讓給了異族，再不作恢復中原的夢想。我們讀歷史到這個時代，真不勝慚愧和悲憤！

五代花蕊夫人有一首述亡國詩，末兩句是：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男兒。」西晉亡國，解甲降服的何止十四萬人，幸而還有劉琨、祖逖兩位豪傑，不怕死向前進取，給民族爭回一點體面，尤其是劉琨，在千辛萬苦中忍死掙扎，更覺壯烈可哀。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多大成就，激昂堅決的精神，是永

遠不能磨滅的。

劉琨，中山魏昌人，年青時候以雄豪著名。他和祖逖交誼很深，有一次同榻睡着，半夜裏祖逖遠遠聽見雞鳴，踢琨醒來道：「這不是惡聲啊！」因下牀拔劍而舞。他們都是英氣勃勃有大志的人，每談論到時事，總是慷慨不可一世。懷帝永嘉元年，琨奉命做并州刺史。并州當時被匈奴劉淵殺掠蹂躪，人口逃亡，留存的不滿二萬戶，盜賊縱橫，道路斷塞，琨募得千餘人冒險轉鬪前進，到了晉陽城，更覺荒涼不堪。房屋焚毀，荆棘成林，僵尸遍地，豺狼羣行，偶有生人，都餓瘦得不成樣子。琨盡力修復，撫慰殘傷，寇盜常來攻襲，城門當作戰場，琨策劃戰守，意氣愈盛。劉淵聚衆在離石，相去三百里，琨暗中派人去離間他的部屬，匈奴來降者有一萬多，劉淵害怕，後退幾百里，築蒲子城自保。琨在官不到一年，人士歸附，戶口增加，雞鳴狗吠，大見興旺的氣象。可惜生性奢侈，喜歡聲色，雖然勉強矯正，不多時候，故態復萌，因此聲名稍減。晉陽令徐潤擅長音樂，得琨寵信，干預大政，護軍令狐盛性情剛直，屢次勸琨除掉徐潤，琨不能聽。徐潤知道琨赤心忠晉，祕密進讒言道：「令狐盛快要勸公做皇帝了。」琨大怒，不查真假，把盛誅死。盛子泥奔降匈奴，劉聰給聰做嚮導，引兵來攻，琨親率精兵出去抵禦，聰子劉粲同令狐泥乘虛襲破晉陽城，殺琨父母家屬。上黨太守襲醇，太原太守高喬都投降劉聰，琨形勢危急，向鮮卑拓拔猗盧求救，猗盧將二十萬人來援，大敗劉聰，收復晉陽城。猗盧派兵代守晉陽，琨移居陽邑城，撫慰殘廢，招集逃亡，等

待報仇的機會。

永嘉五年劉聰攻破洛陽，生擒晉懷帝。愍帝在長安即位。羯人石勒佔據襄國，聚衆數十萬，勢力強盛，專心想奪取琨土地。琨前有劉聰，後有石勒，自己困在中間，想取守勢，當不住兩方進攻，出兵攻敵，又顧不得首尾，處境狼狽到極點。但是他絕對不肯畏避，他上愍帝奏章有這樣幾句話：「臣與二虜，勢不並立，聰勒不梟，臣無歸志。」可見他精忠報國，視死如歸的決心了。琨連台拓拔、猗盧剋期進討劉聰，不幸猗盧病死，部落四散，大將箕澹等率衆三萬人，馬牛羊十萬頭來歸。琨因此實力稍振。其時石勒兵攻樂平，太守韓據求援，箕澹以爲士衆新附，不可輕動，不如閉關守險，蓄銳待時。琨力主往救，不聽澹說，令澹領步騎二萬人先進，自己屯兵廣牧，作爲後繼。石勒伏兵險要，大破澹軍。琨長史李弘又舉并州降勒，同時劉聰攻陷長安，愍帝出降，西晉滅絕。琨計窮力竭，進退失據，意志無論怎樣堅強，總不能再留在并州了。

幽州刺史鮮卑人段匹磾屢次遣使邀琨，願意合力恢復晉朝。匹磾雖然是異族，忠義卻出於真心。琨率餘衆從飛狐到薊，見匹磾甚得匹磾尊信，歃血同盟，約爲兄弟，兩家互通婚姻，感情非常和好。晉愍帝被虜以後，琅琊王司馬睿在建康稱帝，琨與匹磾率河北豪傑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勸進。這種有力聲援，給搖動不安的東晉很大幫助。司馬睿就是東晉元帝，他做琅琊王時候，已經注目在長江流域，想

造成偏安的局面，他不但沒有恢復的能力，而且也沒有恢復的志願。祖逖屢次請求糾合忠義，北上討賊，司馬睿給他一個豫州刺史的名義，徒手兵一千人，布三千匹，盔甲兵器，教他自己去想辦法。祖逖帶親信部屬一百多家北渡長江，中流取楫擊水立誓道：「我祖逖不能肅清中原，再渡回來，大江作證！」聲音高朗，態度激昂，聽的人感動興奮，全願意死在戰場上。逖率兵經過多次苦鬪，收復豫州，黃河以南，又成晉土。百姓快樂得至於流涕，民間流傳一首歌謠道：「幸哉遺民免俘虜，三光既朗遇慈父，淡酒忘勞甘瓠腊，何以詠恩歌且舞。」其得民心如此。起初劉琨聞逖得任用，寫信給親舊說：「吾枕戈待旦，志梟逆虜，常恐祖生先吾著鞭。」逖在豫州功業益盛，琨竭力贊揚他的威德，元帝封逖爲鎮西將軍。本來段匹磾與劉琨合作，在河北勢力不小，祖逖又在河南建立穩固的基業，誅滅劉聰，石勒不是一件難事。無如元帝是個庸主，他政治方面靠着丞相王導，軍事方面靠着大將軍王敦，王敦性情兇悍，專害忠良，一意思篡奪帝位，鬧得內部危險不安，大將孤立在外，如何能順利發展呢！果然，元帝太興元年——登帝位的第一年——劉琨被段匹磾絞死了，太興四年，匹磾被石勒殺死了，過了幾個月，祖逖憂憤發病死了，從此中原淪沒在異族手中，三百年才見天日。

太興元年，琨嫡長子劉羣，被匹磾族弟段末波捕去，末波是黨於石勒仇恨匹磾的，他利用劉羣昏愚，允許推琨做幽州刺史，教羣寫信請琨做內應，攻擊匹磾。這封信偏偏被匹磾巡邏兵搜獲。匹磾拿信

給琨看，並且說：「我並不懷疑，所以奉告。」琨說：「我與公同盟，扶助晉朝，仰仗威力，庶幾可以一洗國恥，就使羣信祕密收到，我終不能爲了一個兒子，做害公忘義的事。」匹磾向來尊重劉琨，到也沒有什麼惡意，不過暫時拘留起來。當初并州敗亡，琨怕死了不能報國家大仇，冒險投奔匹磾，希望赤誠感人，微倖萬一。後來看到匹磾部下，究竟是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曉得大功難成，每次接見將佐，悲憤慷慨，想率領部屬跑到賊壘，下痛快殉國，所以被拘之後，神色不變，早料一死。悖逆的王敦惟恐琨活着，暗中派人教匹磾殺琨。琨聞有敦使人，對兒子說：「王敦派人來，卻瞞着我，一定是要殺我了！死生有命，所恨大仇還沒有報，無面目地下見父母去！」說着痛哭，嗚咽不能成聲。果然，匹磾稱奉朝廷密詔，劉琨想做皇帝，把他絞死，子姪四人一同遇害。琨死年四十八，琨死後，匹磾勢孤，太興四年被石勒攻破，捕獲，不肯投降，從容就義。王敦在東晉謀反益急，祖逖知道內亂快起，大勢已去，憂憤成疾，九月卒，年五十六。

劉琨抱定聰勸不梟，臣無歸志的決心，在河北死命掙扎到十二年，這種精神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了，但是事業方面到底免不了慘敗，雖說原因很多，他本身卻也不能不負相當責任。做領袖的最怕有弱點被小人利用，往往起源很小，流弊極大，琨因寵信徐潤，演成大禍，積年基業，輕輕破壞，何等可惜！箕澹勸琨先安定內部，再圖發展，這個計劃是很對的，琨不量實力，輕率出兵，大敗之下，并州覆沒，這又何等可惜！兒子劉羣做出荒謬事，如果情勢可能的話，不妨趁段匹磾疑信相

半的時候，獻個密計，誘末波來攻，迎頭痛擊，設若想法能捉獲劉羣，當着大衆宣布罪狀，請匹磾嚴重處罰，大義滅親，或者更可以增進團結。單看歷史上載琨自辨的言語，似乎力量是欠充足些。不過我們批評古人，要避免憑空推想，輕下斷定。劉琨當時也許有更懇切的解釋，匹磾不信，有什麼辦法呢！歷史載現在晉陽，有一次被胡騎層層包圍，城中窘迫，無計可施，琨趁月光，登樓長嘯，敵人聽了，悽惶悲歎，半夜吹奏胡笳，敵人流涕想歸故鄉，黎明又吹，敵人竟都跑走了。這段故事，我們不大敢相信，拿來想像他實力薄弱，氣度勝人的情況，到很適當。

中山魏昌——河北省無極縣東北。

井州——山西省。

晉陽城——山西省太原縣。

離石——山西省離石縣。

蒲子——山西省蒲縣。

陽邑——山西省太谷縣。

樂平——山西省平定縣。

廣牧——山西省忻縣。

飛狐——察哈爾省蔚縣飛狐口。

薊——北平宛平縣本薊縣地，因城西北有薊邱得名。

建康——南京。

豫州——河南省。

玄奘

76.

10. 3.

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僧人，冒險出國，首尾十七年，走五萬里路，歷百三十國，遍遊五印度，精通經律論三藏，集其大成，做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，在佛教根據地印度，沒有人敢駁他一句話，不論道人凡夫，不論大乘學者，小乘學者，一齊贊歎歡喜，尊信歸依。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個偉大人物，真是無邊無上的光榮，凡是讀過他傳記的人，祇有欽仰，祇有感奮，終不會有絲毫不滿意的。這個僧人是誰？就是唐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。

玄奘法師俗姓陳，河南偃師縣人。他父親陳慧，身長八尺，美眉明目，隱居不仕，專心學問。生男子四人，第二子名長捷，早年出家住洛陽淨土寺。第四子即是玄奘。玄奘聰悟異常，博通儒典，隋煬帝大業末年，出家學佛，與長捷同寺。在寺從景法師學涅槃經，從嚴法師學攝大乘論，一聽就通，不再疑忘，僧眾都很驚奇，教他昇座覆講，卻講得透澈圓到。從此美名萌發，知其非凡。這時候他年紀還祇有十三歲。後來隋朝大亂，洛陽破敗，他同長捷到四川成都，從名僧受學，用功勤苦，通一切經典。唐高祖武德五年，玄奘年滿二十，受具足戒。他看在四川師友，不能再有所請益，因為長捷不讓他離開，他偷附商船跑到湖北。

再北上到河南安陽，就名僧休法師質問疑難，到河北樂城就深法師學成實論，又入長安就岳法師學俱舍論。當時長安有法常僧辯二大師，是佛學宗匠，中外聞名，並世無匹。玄奘聽他們講最專長的攝大乘論，也祇一遍就深究微奧，常辯二師大驚歎，稱他爲佛門千里駒。玄奘既已遍謁國內名師，覺得各家學說紛歧，欠有折中，乃立誓西遊佛國，又聞西方有瑜伽論是彌勒菩薩所造，想訪求真本，流傳東土。本此志願，結同伴侶，上表陳請。其時天下新定，朝廷怕生邊事，不許他們出去。

玄奘立志堅定，豈肯中止。唐太宗貞觀三年秋八月，單身從長安起程。先到涼州，因爲邊防極嚴，涼州都督李大亮要逼他還長安，幸得當地慧威法師援助，向西偷逃，晝伏夜行，到了瓜州。刺史獨孤達很優待他，因得打聽出關路途。知道瓜州北五十里有瓠盧河，水勢險急，人馬不能渡，河上置玉門關，是西行必由之道。關外西北有五個堡壘，每個前後相隔一百里，中間不見水草，祇堡旁有水，軍隊守護着。走過第五堡，就是莫賀延砂漠，屬伊吾國境界。玄奘聽了愁悶，涼州又行公文通緝他，逼得無法，恰巧一個胡人名叫石槃陀的，願意受戒做徒弟，引路送過五堡。玄奘大喜，把衣服賣了，買得兩匹馬，連夜出發。三更到河邊，遙見玉門關，離關上游約十里，兩岸闊可一丈，旁有梧桐樹叢，石槃陀斬木造橋，上面鋪些草和砂土，趕馬過去。玄奘既得出關，非常快樂，師徒二人就在草中安睡。天快發亮，玄奘上馬前進，石槃陀忽然變心，不肯再走，想謀殺玄奘。玄奘知道他起了惡意，祇好讓他回去，他還不放心說：「法師一定通

不過五堡，如果被捉供出我來，怎麼辦？」玄奘說：「即使把我剝成微塵，我終不能供出你來。」給他立許多重誓，才算了事。從此玄奘一人一馬孤遊在沙漠中。他當然不認識道路，祇認着骸骨馬糞做標記，慢慢走去。約行八十多里，望見第一堡，怕守兵看出，人馬隱伏在沙溝裏，等黑夜才走到堡西見水，下馬飲畢，想取皮袋盛水，忽一箭飛來，幾乎射中膝蓋，接着一箭又來，知道不能再避，大聲叫道：「我是僧人，從京城來，你們不要射。」說着牽馬向堡，堡中人也開門出見，帶進去見校尉王祥。王祥是信仰佛教的，問明來歷，很知敬重，不辦他偷逃出關的罪名，要送他到燉煌去安居。玄奘立誓不肯，說道：「校尉不讓前進，就請行刑。」玄奘終不東退一步的了。王祥聽了感動，第二天親送到十幾里外，指示玄奘道：「法師從這條路，一直到第四堡，校尉叫王伯隴，是弟子同宗骨肉，也是一個善心人，到那裏可說是從弟子處去的。」玄奘夜間到第四堡，恐被留難，想取些水暗中偷過。正在俯身取水，飛箭已至，急大叫走向堡前，與王伯隴相見，校尉歡喜留宿，又送他大皮袋及馬料。第二天送玄奘上路說：「法師不須向第五堡那裏人兇暴，恐有不便，可從這條路去。不過一百里有野馬泉，可以取水。再進就是莫賀延沙漠，長八百多里，古名叫做沙河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又無水草，法師保重千萬。」玄奘謝別向前，一心念觀音菩薩寶號，及般若心經。雖然陪伴着走的，祇有自己的影子，恐懼心卻絲毫不起，大概路走錯了，找不着野馬泉，拿皮袋飲水，袋重一失手，水全沒入沙土裏。在沙漠，這個損失是最嚴重的。玄奘想暫回第四堡，去預

備飲料，已走十幾里，馬上忽念我當初發願，不到印度，終不東退一步，今何故來？寧可就西而死，豈可歸東而生。立刻勒轉馬頭，仍向西北前進。這時候大漠茫茫，人困馬乏，黑夜鬼燐發光，閃閃爍爍像天上的繁星，白晝旋風捲沙，散散落落像夏季的暴雨，種種險怪，玄奘都不以爲意，所苦的祇是水袋空了，渴的實在無法。接連四夜五天，沒有一點水潤喉，口腹乾焦，不能走動，人馬一起倒臥在砂石上。幸虧第五夜半夜，天起涼風，觸身冷快，精神略爲振作些，馬也立得起身來。努力走十幾里，驟見茂草數畝，清水一池，人馬生命頓從絕境中救出來，真是天如有情，天也要替他歡喜了。玄奘在草地休息一日，盛水取草進發，連走兩日，出沙漠入伊吾國境，從伊吾國又到高昌國。

高昌國王麴文泰禮敬玄奘，無所不至。玄奘苦辭要走，文泰總不肯放，後來玄奘絕食四天，才得允許，仍請講仁王般若經一個月。每到講時，文泰親執香爐，自來迎引，將昇法座，跪伏當階，請玄奘踏上去。日日如此，表示敬意。講畢，送玄奘黃金一百兩，銀錢三萬，綾絹五百匹，馬三十匹，手力二十五人，又寫信給沿路二十四國國王，請他們保護。從此一路安穩，經西域入北印度境。玄奘在迦溼彌羅國，遇名僧稱法師，從學俱舍論、順正理論、因明聲明論。又國中舊有藏經，凡三十萬頌，九十六萬字，玄奘停留兩年，學習經論，全部通達，得其祕奧。在那僅底國住十四月，學對法論、顯宗論、理門論等。在中印度祿勤那國住一冬半春，學毘婆沙經。在秣底補羅國住半春一夏，就九十歲老僧蜜多斯那學辯正論、隨發智論等。玄

奘遊歷各國，凡是有學問的僧人，一定要去請教，凡是有聖跡的地方，一定要去禮拜。有一次在恆河船上，碰着大羣強盜，他們崇奉妖神，每年秋天必須尋一個品貌端好的人做祭品。船裏八十多人，偏偏選中了玄奘，牽入河旁大森林，拔刀要殺，不管怎樣求饒，總是枉然。後來自知必死，請求盜首略寬片時，讓我安心歡喜滅命。於是靜坐默禱彌勒菩薩，願得往生兜率天宮學瑜伽論，成就智慧，再降俗世教化這些惡人，使他們覺悟修善。心裏想着，好像真的看見菩薩了。也是機會湊巧，忽然狂風驟起，飛沙拔樹，強盜害怕，以為天怒，問旁人知道是從支那國來求佛法的，趕快禮拜懺悔，情願改過。用手推動玄奘，玄奘才醒過來問道：「時候到了麼？」強盜說：「不敢害法師，願受懺悔。」玄奘給他們講一番戒殺盜，信真神的道理，盜衆感動，從此都成了好人。這件奇事傳播以後，玄奘的聲名更廣大了。

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，所有大小乘經典以至醫藥技術，都集中在這個寺裏，可以說是印度最高的文化機關。寺僧戒賢法師，又是印度第一個大學者，無人不服的。玄奘到寺行最敬禮拜，戒賢爲師，求講瑜伽論。戒賢開講的時候，遠近來聽的多至數千人。玄奘在寺凡聽瑜伽三遍，順正理一遍，顯揚對法各一遍，因明聲明集量論各二遍，中論百論各三遍，其餘各經有疑難處，隨時求教，大得通解。那爛陀寺有僧徒一萬人，通經論二十部的一千多人，三十部的五百多人，五十部的連玄奘在內共得十人。通全部的祇戒賢法師一人。玄奘留住五年，把全部都學了，又出發到別處遊學。到

鉢伐多羅國住二年，就名僧學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，又往杖林山勝軍論師處住二年，學唯識決擇論、成無畏論、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、莊嚴經論等。從杖林山回到那爛陀寺，戒賢法師教玄奘爲寺僧講攝大乘論、唯識決擇論。起初大僧師子光在寺中講中百論、破瑜伽義，玄奘精通中百，又長瑜伽，知道彼此可通，並不相反，著會宗論三千頌，溝通二宗大義。戒賢及大衆無不贊歎。師子光理屈，慚愧逃走，玄奘聲名因此更著。其時有一婆羅門外道，來求論難，寫四十條理論掛在寺門上，並且說：「誰能難破我一條，我立刻斬頭認錯。」過了幾天，沒有人敢出去應敵。玄奘喚婆羅門進來，請戒賢法師及諸高僧做證人，同他辯論。到後來婆羅門無話可對，立起來謝罪道：「我已經敗了，請照約行罷。」玄奘說：「我們和尚，終不肯害人的，現在教你做奴，你願意麼？」婆羅門歡喜從命，跟玄奘回僧房去。摩揭陀國戒日王是一個熱心發揚佛教的國王，他出兵征伐恭御陀國，路過烏荼國，見到著名小乘大師般若，聽多所著的破大乘論七百頌，一切小乘學者都根據這篇文章譏謗大乘。戒日王寫信給戒賢法師，請派高僧來烏荼國辨別是非。戒賢得信，選海慧、智光、師子光、玄奘四人前去。海慧等奉命不免有些憂懼，玄奘說：「小乘全部經典我都學過，絕對破不了大乘的，我雖然學淺智微，這件事卻確有把握，諸位不必過慮。就使失敗，我是支那國僧人，不損諸位體面。」海慧等大喜。玄奘於是訪得七百頌仔細研究，其中也有幾處不很明白，恰巧降伏做奴的婆羅門，早年學過破大乘論多次，玄奘教他講一遍，立即了然，

乃造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，呈送戒賢法師，並宣示徒衆，都歎賞道：「用此破敵，何敵不亡！」玄奘允許婆羅門自由，免其作奴，婆羅門感激辭去。他往東印度見鳩摩羅王，稱揚玄奘德義，鳩摩羅王大喜，發使來請玄奘。

戒日王征恭御陀國兵還，到鳩摩羅王處禮敬玄奘，爲要破滅小乘外道，表彰玄奘盛德，特定在曲女城開一個大會。玄奘同戒日王鳩摩羅王自冬初沿恆河前進，臘月方到會地。接着五印度中有十八國國王到，大小乘高僧三千餘人到，婆羅門及各種外道二千餘人到，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到。這些人學派信仰雖然不同，卻可以代表印度全部的文化。他們帶有隨從徒衆，或騎象，或乘輿，或揚旛，或執幢，各自簇擁圍繞，排列到幾十里長，莊嚴偉麗，氣象萬千。戒日王先建大殿兩座，每座能容一千多人，作爲會場。又建行宮在會場西五里。開會那一天的清晨，從行宮出發，最前是一隻大象，背上裝寶帳，中安金佛像一軀，戒日王執白拂侍右，鳩摩羅王執寶蓋侍左。又裝大象兩隻，滿載香花，跟在佛後，隨行隨散。玄奘乘大象列在王後，別用象三百隻，致各國國王及大臣大僧等乘坐，走在路旁歌唱贊歎。到會場後，先捧佛像入殿安置寶座上，王同玄奘依次禮拜畢，下令十八國國王進，各國高僧千餘人進，著名的婆羅門外道五百餘人進，各國大臣等二百餘人進。其餘道俗人衆各令在殿門外分班排定。殿中設寶牀一座，請玄奘上座做論主。宣布破惡見論大意。別遣那爛陀寺高僧明賢法師讀示大衆，又寫一本掛在會場。

門外，示一切人。聲明如其間有一字無理，能難破者，當斬首謝罪。直等到晚，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發言。這樣莊嚴的大會，繼續開了十八天，始終無人詰難。最後玄奘對衆宣講大乘教義，勸所有世人返邪入正，棄小歸大。戒日王又派人舉玄奘的袈裟在人羣中高唱：「普告大衆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，破諸邪見，十八日來無敢難者！」大衆歡呼踴躍，燒香散花而散。

玄奘的佛學，在印度已經到了無敵的地位，五印度所有聖跡，也都巡禮遍了，急於想回到中國來。不論戒日王、鳩摩羅王、那爛陀寺僧衆怎樣苦留，玄奘終是堅執去志，用二十四匹馬負佛經六百五十七部，於貞觀十九年三月回到長安。

玄奘爲求發揚大乘教義，遊學五印度，赴湯蹈火，百折不撓，終於成功歸來，在中國佛教史上放一大光彩。這篇小傳，祇是採取慧立所撰三藏法師傳中一小部分而做的，並不能看出玄奘全部事業，但也約略可以想見他究竟偉大到什麼程度了，現在我們中國需要西洋的學術，比玄奘時代更覺得迫切，而出國遊學的利便，卻比那時候優良到萬倍，希望負有救國重任的留學生，牢記古代這個好模範，刻苦勤學，對國家實際上有些貢獻。想起羅大經鶴林玉露有一段記載道：「余少年時在鍾陵，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，自言離其國已十年，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。念誦甚苦，不舍晝夜，每有遺忘，則叩頭佛前，祈佛陰相。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。夷狄之人，異教之徒，其立志

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。這種刻苦求學的精神，日本人到現時還依然保存着，中國人不知誰肯追蹤玄奘的遺風。



77  
11  
8

# 顏杲卿

子杲卿

中國歷史上漢族自己建立的帝國，除了漢朝，要算唐朝是最大的了。唐玄宗時代，更是繁盛到了頂點。這也許中國民族性恢宏的表現，許多降附唐朝的異族，他們一樣有機會可以掌大權，任大官，種族上待遇簡直沒有什麼差別，因此帶兵做將帥的非常多。安祿山就是其中的一個。安祿山（父胡人，母突厥人）天性狡詐兇悍，從微賤時就懷異心，他利用玄宗酒色荒淫，楊貴妃、楊國忠敗壞國政，竭力獻媚營謀，居然憑空飛昇，一身兼平盧范陽、河東三道節度使，封東平郡王。玄宗天寶十四年十一月，祿山率所部兵及同羅、奚、契丹、室韋等族凡十五萬人在范陽起兵，當時中國太平日久，官吏人民都不習軍事，祿山兵到的地方，好似風掃落葉，虎入羊羣，紛紛投降逃竄，沒有人敢抵抗。要不是有幾個壯烈丈夫，不計成敗利害，甘心一死出來提倡忠義，挽回頹勢，如何能振作人心，誅滅逆賊呢！唐德宗考核變亂中死節的功臣，推顏杲卿、袁履謙、張巡、許遠、南霽雲為首的，確，這是很公平的。

顏杲卿長安人，天寶十四年任常山太守，十一月安祿山反，兵至藁城，杲卿先已募得千餘人，力不能拒，同長史袁履謙前去迎見，祿山教他仍守常山，取幼子顏誕、姪兒顏詡做抵押，另派賊將李欽湊守

井陘關防禦從山西方面來的官軍。祿山自己長驅渡河，十二月十二日，攻陷東都洛陽。杲卿履謙密謀更急，其時堂弟顏真卿做平原太守，也遣使告杲卿同起義兵，斷賊歸路。杲卿大喜，他們第一步計劃是要打通井陘關的道路，乃詐誘李欽湊來郡商議要事。二十二日夜間，欽湊到城外旅舍，杲卿使履謙等帶酒食妓女去招待他，等他酒醉熟睡，連黨羽一氣殺盡。井陘守兵多是團練民兵，聽說首領被誅，卽時解散。履謙當夜提欽湊頭見杲卿，相對喜極流涕。因爲先與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約定互相呼應，井陘路通，軍事上得到連絡了。二十三日，賊將高邈從幽州來，快到薹城，杲卿派參軍馮虔豪俠霍萬德幫着薹城尉崔安石生擒高邈，解回郡城，得報賊將何千年從東都來到，崔安石、霍萬德馳赴郡界醴泉驛，又擒獲千年。杲卿遣安石等通告諸郡說：「朝廷任命榮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，哥舒翰爲副元帥，統兵三十萬，已出井陘關，朝晚就到，諸郡先降者賞，後服者誅。」因此河北二十四郡祇有六郡降附祿山，其餘都殺賊守將來歸。常山、平原二郡聲勢大振。杲卿又遣霍萬德、賈深、張通幽及子顏泉明攜李欽湊首級囚高邈，何千年二賊將送京師，路過太原。通幽看節度使王承業官大勢重，教他更換奏章，冒作自己的功勞，更說杲卿許多不是，另派人到京師獻功。果然，朝廷封承業爲羽林大將軍，部下得賞的多至百餘人。承業、教泉明等同常山，暗派壯士翟喬在路上謀殺他們，幸而翟喬是有義氣的，說出實情。泉明等得免死逃走。祿山破洛陽後，正要進兵西攻潼關，已到陝縣，聞河北有變，退回洛陽，遣大將史思明、蔡希德

各將步騎萬人，兩路擊常山。臧卿起兵纔八天，防禦工事還沒有完成，如何敵得過兩萬悍賊？派人到王承業處告急。承業既已偷他的大功，希望他身死滅口，自然不肯援救。臧卿無法，率兵晝夜拒戰，糧盡箭竭，不到四天，終於城破被執。賊縱兵屠城，殺一萬餘人，送臧卿、履謙等到洛陽見安祿山。

臧卿到洛陽，祿山責問他說：「你本是一個小官，我提拔你幾年功夫做到太守，有什麼對不起你，敢反叛我！」臧卿怒目大罵道：「你是一個牧羊羯奴，天子昇你做三道節度使，寵幸無比，有什麼對不起你要反叛？我世代做唐朝的官，怎肯跟你造反？我爲國家討賊，恨不能斬你的頭，什麼叫做反叛！腥臊的羯狗爲什麼不快快殺我！」祿山怒極，縛天津橋橋柱上，劊臧卿割肉塞口中，還是罵不絕聲。賊又鉤斷臧卿的舌頭，問還能罵麼？臧卿依舊含含糊糊罵着，直到氣絕才止。賊提臧卿頭到各街示衆，義士張湊取得頭髮，送歸顏氏。臧卿死年六十五。臧卿受刑時，幼子誕姪，及履謙縛在別的柱上，先已斬去手足。何千年的兄弟，立在履謙身旁，履謙咬碎舌頭，連血帶肉噴何賊一臉。賊大怒，細割履謙，履謙罵不絕口而死。顏氏一門慘死的共三十餘人。二月，李光弼、郭子儀兵出井陘，收復常山。顏、袁兩家親屬從獄中釋出，多至數百人。賊平後，泉明到洛陽尋父屍，得行刑人說臧卿被害時斷一足，與履謙同理在一個坑裏發坑，果有屍缺一足，乃分柩裝殮，護送還長安。

一個國家，不是必要，當然應該避免戰爭，不過戰備卻不可一日廢棄。唐朝張弘靖說：「天下

無事，汝輩挽兩石弓，不如識一個字。」這樣重文輕武，所以安祿山起兵南下，勢如破竹，所過郡縣，望風潰降。攻滎陽城時，守兵聽賊鼓角聲，紛紛跌下城去，兵隊無用。到這個地步，那有不敗的道理。顏杲卿、袁履謙在羣賊層層包圍中，拚出一死，號召忠義，雖說祇支持了十幾天，他們那種剛烈奇偉的精神，卻給一般凡庸怯懦人以最深刻的教訓，使他們知道從賊偷活的污辱，殺身成仁的光榮。杲卿、履謙受刑時候，路人悲傷流涕，這就證明他們決不是空死的了。當時甘心降賊的，不知有若干萬人，其中與官軍戰鬪死的，賊平後被朝廷明正典刑的，固然死得比豬羊還不如，就是那些偷存生命的，也不過與草木同腐，無聲無臭，化作灰塵罷了。看顏杲卿、袁履謙名垂青史，流芳萬古，同是一死，輕重相差有多少？

杲音高。

突厥是土耳其的譯音。

長安——唐建都長安，在陝西省。

平盧——熱河省朝陽縣。

范陽——河北省涿縣。

河東——山西省蒲縣。

同羅、奚、契丹、室韋皆夷狄種族名。

常山——河北省正定縣。

薊城——河北省薊城縣。  
幽州——即范陽郡。  
平原——山東省德縣。



# 張巡 許遠

張巡，蒲州河東人，唐肅宗至德元年正月，安祿山遣將張通晤陷宋曹等州，巡時爲真源縣令，募兵得千餘人，西至雍丘，與單父尉賁合兵，有衆二千。雍丘令狐潮先已降賊，往淮陽見賊將李廷望，巡賁乘機入雍丘，殺潮妻子，據城而守。潮引兵來攻，賁敗死，巡兼領衆，力戰卻賊。三月，潮率四萬人至城下，巡堅守不屈，被圍六十日，大小三百戰，賊死傷大半，巡乘勝追擊，幾擒令狐潮，獲胡兵二千人，悉數殺死，軍威大振。五月，潮兵又來，拒守四十餘日。其時祿山已破長安，自稱大燕皇帝，朝廷信息隔絕。秋七月，巡部下大將六人，看勢力不敵，又不知天子存亡，主張降賊。巡率將士朝見天子畫像，人人感泣，乃責六人不忠，引出斬首，因此軍心益固。巡將雷萬春守城，而中六箭，直立不動，令狐潮疑是木人，探聽知是雷將軍，大驚，在城下對巡說：「剛才得見雷將軍，知道足下的軍紀了，可惜不識天道啊！」巡罵道：「你連人倫都不懂，懂什麼天道！」出城奮擊，擒賊將十四人，斬首百餘級，賊逃入陳留，不敢再戰。冬十月，潮將步騎萬餘攻城，築壘雍丘北，雷萬春率精兵四百人衝賊營，賊大出兵圍萬春，巡親往突賊圍，內外死戰，大破賊軍，斬首數千級，潮遁走。十二月，潮兵數萬人至，賊將楊朝宗領馬步二萬攻寧陵，想斷巡後路。巡

全軍移屯寧陵，令雷萬春、南霽雲迎擊楊朝宗，斬賊將二十，賊兵萬餘，投屍汴水，水壅塞不流，朝宗大敗逃去。時睢陽太守許遠來告急，巡使廉坦守寧陵，自引兵往救睢陽。

許遠杭州鹽官人，性寬厚，與巡同年生，呼巡爲兄。至德二年正月，賊大將尹子奇率奚同羅突厥十三萬人攻睢陽，巡有兵三千人，馬三百匹，合許遠兵共得六千八百人，晝夜苦鬥，凡十六日，擒殺賊將六十餘人，賊兵二萬人，子奇敗退。三月，子奇又率大兵來攻，巡激勵將士，全軍出戰，賊望見兵少，大笑不以爲意，巡手執旗率諸將直衝敵陣，勇猛不可當，斬將三十人，士卒三千餘人，賊大潰。子奇增兵圍城，百計進攻，巡百計拒守，賊屢敗不退。五月，巡夜中擊鼓整隊，作要出擊的形勢，賊通夜戒備，天明，登高樓望城中，一無動靜，乃解甲休息。巡與南霽雲、雷萬春等十餘將，各領五十騎，開門突出，衝入賊營，營中大亂，斬賊將五十餘人，士卒五千餘人。巡想射子奇，不知所在，故意用蒿草當箭射人，中箭人以爲巡箭盡，走告子奇，於是使霽雲射子奇中左目，幾乎成擒，子奇大敗逃走。秋七月，子奇又徵兵數萬攻睢陽。當初許遠在城中積糧六萬石，可支一年食用，虢王李巨屯兵彭城，硬要一半分給濮陽、濟陰二郡，遠力爭不能得。後來濟陰得糧降賊，巨逃走。臨淮、睢陽失去聲援，成了一座孤城。可惜當時張巡還在雍丘，讓昏庸的李巨種下這個滅城禍根，真是恨事！城外賊敗了又來，城裏兵卻不能加增，到這時候，士卒僅存一千六百，每天各得米一合，和樹皮茶葉紙張雜煮充食，飢病不堪，從此沒有力氣出城戰鬥。賊造各種新器械

屢次攻城，都被巡設奇計破壞，賊不敢再攻，在城外掘壕三重，立木柵困巡。巡在城內也掘壕拒守。

米一粒不剩了，士卒紛紛餓死，生存的祇有六百人。巡守東北，遠守西南，與士卒同食茶葉紙張，不再下城。其時許叔冀在譙郡，尙衡在彭城，賀蘭進明在臨淮，各擁重兵，互相畏忌觀望，坐視不救。巡遠窮蹙無法，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突圍出去告急，先見叔冀，叔冀不理，到臨淮見進明，進明妬忌巡遠，無意出兵，又愛霽雲勇壯，想留作己用，置酒奏樂，請霽雲坐。霽雲慷慨連哭帶說道：「霽雲出城時，睢陽人已經一個多月不喫飯了！我現在就想喫，如何咽下去！」說着，咬下一個手指，血流淋漓，給進明看，說道：「霽雲不能達主將的意旨，請留一指，好回去報告。」坐客大驚，掩面泣下。霽雲看進明終不肯出兵，馳去到寧陵，同廉坦將步騎三千人歸睢陽。閏八月初三日，夜中大霧，霽雲破圍血戰至城下，巡聽城外戰聲，說：「這是南將軍聲音！」開城門，霽雲奪賊牛數百頭，殘兵一千人進來。將士聽說外援絕望，相對慟哭。賊攻城更急，巡遠商議道：「睢陽是江淮的屏障，江淮富庶，又是國家興復的命脈，賊怕睢陽攻截後路，所以不敢攻掠江淮，如果棄城，賊乘勝長驅，江淮諸州郡一定都糜爛了。況且我兵飢餓不堪，沒有力量潰圍出去，現在朝廷新命張鎬代賀蘭進明做河南節度使，一定會來援助。不如死守等救兵。」城中樹皮喫盡，不得已殺戰馬喫，戰馬盡，捕雀鼠喫，雀鼠又盡。巡出愛妾對將士說：「諸君空腹苦戰，我恨不得割肌肉請諸君喫，豈可憐惜一個婦人，坐看諸君餓死！」因殺妾食衆人，將士大哭不肯，巡強令每人都喫，

許遠也殺奴僕助食。於是食婦人，婦人盡，食老弱男子，城中人激於忠義，自知必死，絕無怨恨想叛逃的。最後存士卒四百人。冬十月初九日，賊兵登城，將士病困不能拒，巡向西再拜說道：「臣力已竭，不能保全睢陽城了！臣活着沒有報答陛下，死後要做強鬼殺賊！」賊縛巡遠、霽雲、萬春等將士數十人。尹子奇問巡：「聽說你每臨戰陣，眼角破裂，牙齒咬碎，這是爲什麼？」巡答道：「我心想生吞逆賊，不過力量不足罷了！」子奇用刀扶開巡口察看，果祇有三四個牙齒。賊斬巡、霽雲、萬春等三十六人，送許遠到洛陽，半路上被殺。巡遠死時年均四十九。

睢陽城破後三天，河南節度使張鎰救兵到，後十天，郭子儀收復洛陽，賊逃河北。

安祿山突然起兵，殘破州郡，好比猛虎喫嫩肉，不待細嚼，卽刻吞下，要沒有睢陽這塊硬骨，鯁住虎喉，江淮流域如何能保全，唐朝興復的財用，如何能籌措呢？睢陽城死傷雖極殘酷，從全局觀察，那是以小易大，以輕代重，決不是無意義的犧牲。當時名士如張澹、李紆、董南史、張建封、樊晃、朱巨川、李翰輩都做文章論定巡遠的功績，雖然有些人不滿意他們死守孤城，殺人而食，也無非是小人亂發議論罷了。（韓愈做的張中丞傳後序說：「小人之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，如是哉！」）有顏杲卿、顏真卿、袁履謙在河北號召忠義，使賊不敢長驅入潼關，有張巡、許遠堅守睢陽，使賊不敢冒險攻江淮，當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，烈士行動，關係何等重大啊！讀西洋古史到高綏基國被

羅馬國圍困熔神像作刀兵，截婦人髮作弓弦，全城死滅，不舉降旗，幾千年後還使讀者慷慨起敬，甚至有人說這是西洋民族特有的毅力剛性，其實中國歷史上何嘗沒有相同的事跡，我們東方民族不要自己喪氣罷！

蒲州河東——山西省永濟縣。

宋曹——宋州卽睢陽郡，曹州卽濟陰郡。

真源——河南省鹿邑縣。

雍丘——河南省杞縣。

單父——山東省單縣。

淮陽——河南省淮陽縣。

陳留——河南省陳留縣。

寧陵——河南省寧陵縣。

睢陽——河南省商邱縣。

杭州鹽官——浙江省海鹽縣。

濮陽——山東省鄆城縣。

濟陰——山東省曹縣。

臨淮——安徽省泗縣。

護鄆——安徽省亳縣。

彭城——江蘇省銅山縣。



## 狄青

宋朝因爲受了五代大亂的教訓，知道武人權勢過大，是非常危險的，因此建立一種國策是專心防備臣下篡奪，對外不妨忍恥求和。宋仁宗時候，大名地方有個小兵，背上長一條肉瘤，長官說他瘤形像龍，怕要危害國家，奏請處置。天子不加可否，這個小兵無故喪了命。宋神宗想用武力驅逐契丹，有一天穿着金甲去見太后，說：「娘娘看兒子這套衣服好不好？」太后說：「好到是好，不過要皇帝穿這衣服，國家也就不堪設想了！」我們看這兩個故事，宋朝對內對外的態度，可以推想而知。所以北宋一代，沒有武功可言，特出的大將，祇有狄青一人。

狄青汾州西河人。起初在禁軍當兵士，仁宗時西夏國入寇，青做小軍官，出去抵禦。宋兵見敵畏怯，屢次潰敗，祇有青膽壯過人，常走在前頭當先鋒。四年功夫，大小二十五戰，受箭傷八次。每臨戰陣，被髮帶銅面具，出入敵陣中，沒有人敢對抗。尹洙做經略判官，看青氣度非凡，對經略使韓琦、范仲淹說：「狄青有大將才幹。韓、范二人一見，也就特別器重他。仲淹教青讀左傳，說：『做將官的不通古今，不過匹夫之勇罷了。』青從此刻苦讀書，通達兵法，聲名逐漸大起來，官也升到馬軍副都指揮使。宋朝制度，兵士臉

上要刺黑字做符號，青從行伍出身，雖然做了大官，臉上黑字還留存着。仁宗教青敷藥去掉刺字，青說：「陛下不問出身高低，按照功勞提拔臣到這個地位，臣願意留着勸一般當兵的知道上進。」仁宗皇帝佑年間，廣源洲蠻人儂智高反，自稱仁惠皇帝，攻破兩廣城邑，安撫使孫沔、余靖束手無策，賊勢大張。青奏請殺賊報國，言語慷慨，仁宗派青為安撫使，前敵軍隊都歸青節制。蠻人最迷信鬼神，青兵到桂林，路旁有一座大廟，人都說廟神極靈。青下令暫停，帶將佐士兵進廟燒香，袖裏取出一百大錢，對神祝告道：「如果神靈保佑我兵大勝，請一百錢錢面都向天。」將佐勸道：「萬一不如意，怕喪兵氣。」青不聽，大眾正驚疑注視，青揮手一擲，果然地上百錢，個個錢面向天。於是全軍歡呼，聲振林野。青看了也大喜，教取一百個釘來，按照錢所在地位，親手加釘，又罩上大紗籠，嚴密封住。對神謝道：「等平賊回來，備祭品來贖取。」

儂智高據邕州，青合孫沔、余靖兵駐賓州，在先，將軍蔣偕、張忠等兵敗身死，士氣沮喪。青訓戒諸將，非奉命令，不許隨意出戰。廣西鈴轄陳曙貪功，領兵八千攻敵，在金城驛大潰，殿直袁用等都逃回來。青說：「命令不行，兵所以敗。」清晨大會諸將，按軍法斬陳曙、袁用等三十一人。諸將相觀驚駭。青下令軍中解甲休息十天。賊間諜回去報告，智高心寬，以為宋兵一時不會來攻。青第二天整頓隊伍，一日夜越過崑崙關，出歸仁鋪列陣。智高大驚，全軍迎戰，宋軍先鋒孫節被賊殺死，宋兵略退，孫沔等恐懼，而無人

色。青手執白旗，揮騎兵縱左右翼，抄出賊軍後方，左翼擊右，右翼擊左，接着左翼擊左，右翼擊右，陣勢交錯變化，蠻兵大亂，斬首數千級，生擒一萬餘人。智高慘敗，放火燒邕州城，逃奔大理國。賊屍中有一人穿金龍衣，將士認爲智高已死，想上奏獻功，青說：「這也許是假的，不要貪賞欺騙朝廷。」

儂智高猖獗的時候，交阯國願出兵助戰，余靖奏請允准，在欽州邕州預備糧食，朝廷撥錢三萬緡給交阯國做兵費，並許平賊後重賞。青到邕州，阻止余靖不得向交阯通使借兵，一面上奏章說：「交阯國聲稱發步兵五萬，騎兵一千來援，這是不可信的。況且借外國兵平內亂，決非中國之利。區區一個儂智高，竄擾兩廣，不用自己力量平賊，反向外國求援，假如外國來作亂，用什麼去抵敵呢！請朝廷拒絕交阯的請求。」後來果然用自力破賊，一般人才佩服他有遠見。

青引兵回朝，路過桂林大廟，備禮謝神，贖取百錢，給幕僚們看，原來是兩面都有字的錢。仁宗賞青勞績，拜爲樞密使。上面說過，宋朝是怕武將立大功的，青做樞密使四年，有人說他家裏的狗，頭上生角了，又說他家裏夜中發紅光，憑空造出各種謠言，想奪去他的兵權。有一次因爲京城大水，青避水搬家到相國寺，暫住在殿上，人更說他懷異心，靠不住，朝廷給他一個空官銜，出居陳州，不久生疔瘡死了。青爲人慎密寡言，商議事情不是扼要不出口。行軍先整隊伍，明賞罰，與士卒同飢寒勞苦，有犒賞推給將士，自己居後。猝遇敵兵，鎮靜應付，不許有一人自出主意，隨便進退。所以出兵總是成功，沒有敗過一次。

狄青在北宋一朝，真無愧爲唯一的大將了。他事業並不多，這是關於國家的政策沒有機會讓他發揮才能的緣故。從擊平儂智高一役看來：神廟擲錢，既可振起宋兵的暮氣，又可使敵人聽了畏懼；到邕州先斬陳曙等三十一人，軍容頓然改觀，驕將惰卒，不敢再輕視命令；出敵軍不防，突佔要害，一天功夫，解決強敵；處處都表現出大將的智勇，尤其值得欽佩的是拒絕交趾援兵，真是識見遠大。可怪宋朝君臣，自己昏庸怯懦，卻一味想取巧得便宜，聯金國攻契丹，結果北宋亡滅，聯蒙古攻金國，結果南宋亡滅。一個國家不能自尊自立，祇想依賴旁人，終究是喫虧的，兩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了。狄青家世卑微，尊貴以後，有人勸他認唐朝宰相狄仁傑做祖宗，青謝道：「我本是鄙人，何必高攀狄公。」小小事情，也可以看出他自尊自立的精神。

五代——唐朝亡後，有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五個朝代繼起，互相篡奪，干戈紛擾，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期。宋太祖趙匡胤，也是篡周朝而得天下的。

大名——河北省大名縣。

契丹——即遼國，據河北省北部。

汾州西河——山西省汾陽縣。

西夏——國名，據甘肅省。

廣源州——安南國諒山東北，鬱江發源地。

邕州——廣西省邕寧縣。

賓州——廣西省賓陽縣。

鈴轄殿直，宋朝軍官名稱。

岷崙巖——賓州兩州間險要地。

大理國——在雲南省。

陳州——河南省淮陽縣。



## 宗澤

凡是讀過北宋南宋中間一段歷史的人，定會發生一種奇異而說不出的怪感想。原來徽宗、欽宗、高宗是三位一體的大昏君，當時滿朝姦臣庸臣，簇擁着昏君，盡量做昏天黑地的醜事，多少忠臣義士，因此被犧牲。金國封徽宗爲昏德公，欽宗爲重昏侯，確是最公正的評價。這裏不必敘述他們做些什麼事，我們只表揚宗澤、岳飛兩人事蹟，顯示宋朝不是沒有恢復的機會，可惜都給昏君姦臣庸臣打銷了。

宗澤，婺州義烏人。金兵南侵，徽宗傳位欽宗。欽宗靖康元年，陳過庭等薦澤充和議使，朝臣說澤性情剛直，恐誤議和大事，改任爲磁州知州。其時太原失守，做官的不敢到河北去就任，澤說：「那有食祿而避危險的！」帶十幾個老兵即日出發。磁州經敵兵殺掠，破敗不堪，澤到，修城壁，掘壕溝，治器械，募義勇，不多時候，頓成黃河以北一個重鎮。金兵從李固渡渡河，圍開封，怕澤攻擊後方，先遣騎兵數千攻磁。澤開城迎戰，斬首級百餘，金兵敗走。朝廷派康王趙構出使金國去求和，條件是獻中山、太原、河間三鎮土地，尊金主爲伯父，上尊號爲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崇武光聖皇帝。虧得宋朝君臣聰明，會想出這一大套肉麻恭維話。康王路過磁州，澤謁見，說：「肅王出使金國，一去不回，現在又想騙

大王千萬去不得。」康王聽澤所說，知道本身有危險，同行的副使姦臣王雲又被義民在街上打死，因此折回相州。欽宗命康王爲大元帥，澤爲副元帥，領兵入援。澤主張急速會兵李固渡，斷敵歸路，衆人不聽。澤率兵自往，路上遇見金兵，部將秦光弼、張德夾擊大勝，又遣勇士夜搗敵營，破三十餘寨。康王在大名開元帥府，檄召各路兵馬來會。澤往見說道：「朝廷盼望救兵比什麼都緊急，我軍應該趕快渡河去解圍。」姦臣汪伯彥勸康王派澤先行，從此澤不得與開元帥府謀議。

靖康二年正月，澤兵到開德，連勝十三陣，寫信勸康王召各路會兵京城，又寫信請北道總管趙野、河東北路宣撫范訥、興仁府知府曾楸合兵入援。三人都說宗澤發瘋狂病，置之不理。澤孤軍向前，都統陳淬說：「敵勢強盛，不可輕進。」澤大怒要斬淬，諸將代求免死，澤命淬進攻贖罪。淬果擊敗金軍。金軍攻開德，遣孔彥威出戰，又得大勝。澤兵至衛南，斥候報告前有敵營，澤揮衆直衝，金兵敗走，調生力軍又至，部將王忠孝戰死，前後敵壘重重。澤下令道：「今日進退都死，不可不從死中求活。」士卒自知必死，無不以一當百，金人大敗，退卻數十里。澤想敵衆十倍我兵，暫時後退，一定要來反攻，黃昏時候，移軍他處，夜半金人來襲，見是一座空營，大驚，過河自守。澤出敵不防，又擊破金軍，其時金人虜徽欽兩個降皇帝北還，澤得到消息，即刻提軍走大名，想渡河據金人歸路，邀還二帝，可是大元帥康王早逃到濟州去了，又不見一個勤王兵來援，澤勢孤立不能進。又聽到金人封姦臣張邦昌在開封做大楚皇帝，想回兵

先討叛賊，康王在南京登了帝位，令澤駐兵京城附近，不許輕動。澤前去朝見，陳述恢復大計，慷慨涕泣。姦相黃潛善等怕澤留在朝廷，不便作惡，教他去做襄陽府知府。康王剛做了幾十天皇帝，又同黃潛善汪伯彥一般奸臣商議割地求和，澤在襄陽上奏說道：

天下者，太祖太宗之天下，陛下當兢兢業業，思傳之萬世，奈何遽割河之東西，又議割陝之蒲解乎！自金人再至，朝廷未嘗命一將，出一師，但聞姦邪之臣，朝進一言以告和，暮入一說以乞盟，終至二聖北遷，宗社蒙恥。臣意陛下赫然震怒，大明黜陟，以再造王室，今即位四十日矣，未聞有大號令，但聞刑部指揮云，不得勝播赦文於河之東西，陝之蒲解者，是奪天下忠義之氣，而自絕其民也。臣雖驚怯，當躬冒矢石，爲諸將先，得捐軀報國，恩足矣！

康王看了也覺得理直氣壯，調澤回來，澤時年六十九歲。

北宋建都二百年的開封府，此時成了一座荒城，沒有人要去做知府。李綱說恢復舊京，非用澤不可。康王拜澤爲開封府知府。開封經幾次大亂，城樓敗壞，兵民雜居，盜賊橫行，人心恐慌，敵兵又時常來示威。澤忠義著名，威望極大，一到開封，下令道：「盜賊不論賊輕重，一律軍法從事。」捕殺數人，地方卽見平靜。河東大盜王善聚衆七十萬，想奪取京城，澤單身入王善營中，痛哭諭善道：「朝廷危急到萬分，如果有英雄像你的二位，敵人那敢來作亂，現在正是你立功的機會，不要失去。」善感動流涕道：

「敢不從命。」又有大盜沒角牛楊進，聚衆三十萬，王再興、李貴、王大郎等各聚衆數萬，在京西、淮南、河北搶掠擾民，澤派人招撫，楊進等率衆歸降。康王想往南方逃去，澤上奏道：「開封物價市面已經漸復舊狀，請陛下駕回京城，振興民氣。」康王一心想逃，當然不聽。金人計劃大舉進攻，暗中在眞定、懷衛等地集精兵修戰具，宋朝的皇帝和大臣卻更努力做講和功夫，絕想不到軍事該有準備。澤非常憂慮，親自渡河約集諸將商議大計，一面鞏固根據地，在城外要害處築堅壁二十四座，沿河邊設立連珠寨，像魚鱗一般前後銜接着。連絡河北河東忠義民兵，互相聲援。陝西、京東、京西各路人馬，都願聽澤節制。招集的兵卒，京城四郊各置大將統帶訓練。澤屢次請求康王回來，那曉得南京都放棄，逃到揚州去了。澤忍不住上奏章道：「朝廷討好金人，無非說想保護人民，結果國破民亡，正同希望相反，足見講和並不能保護人民了。淵聖時候有主張和議而得富貴的，有反對和議而受刑罰的，陛下事後看起來，究竟得富貴的是好人，還是受刑罰的是好人。現在主張逃避的就是從前贊成和議一流人，現在主張不逃的，就是從前反對和議一流人，是非曲直，請陛下仔細想想。」奏章上去，康王又逃到江南去了。黃潛善等每見澤奏，都笑他發狂，不送給康王看。

康王在靖康二年五月做了皇帝，改本年爲建炎元年。宋朝人稱他爲高宗皇帝。建炎二年，澤屢敗金兵，金將黏罕據洛陽相抗，澤遣部將李景良、閻中立、郭俊民領兵赴鄭州，遇敵大戰，中立戰死，俊民降。

景良逃去澤，捕得景良說道：「打敗仗還可原諒，私自逃遁，是目無主將了。」斬首示衆，過幾天，俊民同金將姓史的持金國招降書來勸澤，澤責俊民道：「你敗死，還不失爲忠義鬼，現在虧你有臉來見我。」叱出斬首。又對姓史的說：「我守此城，除死以外沒有話說，你既做金將，不能出死力同我戰鬪，乃想學女人小子用媚語來誘我麼？」也叱出斬首。金人攻滑州，部將張揮請往救，澤給精兵五千，令揮不要猛進，等候援軍。揮到滑搏戰，敵兵十倍，請將請略避待援。揮說：「避敵偷活，何面目見宗公。」力戰身死，後兩天，援軍王宣領五千騎到，大破金軍。澤迎揮喪歸，撫卹優厚。派宣做滑州知州。從此金人不敢再犯開封。山東方面盜賊羣起，朝廷大臣說羣盜藉口義軍，請下令停止勤王。澤上奏道：

自敵圍京城，忠義之士，憤懣爭奮，廣之東西，湖之南北，福建江淮走數千里，爭先勤王。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，不能撫而用之，使之饑餓困窮，弱者填溝壑，強者爲盜賊，此非勤王者之罪，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。……此詔一出，臣恐草澤之士，一旦解體，倉卒有急，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！

金將王策本是契丹大酋，往來河上，被澤擒獲，待以優禮，因得詳知金國虛實，決計大舉進攻。在先澤從磁州南下，州事交付兵馬鈐轄李侃，統制趙世隆殺侃自立，此時世隆與弟世興領兵二萬來歸。澤責世隆道：「河北陷沒，我大宋法律，上下名分也陷沒了麼？」即令斬首示衆。世興佩刀在澤身旁，衆兵露刃立堂下。澤顧世興說：「世隆已誅，你能奮志立功，可以雪恥。」世興感泣。金兵攻滑州，澤遣世興往救，世

與力戰，大敗金軍。澤威名遠大，敵人畏敬，稱爲宗爺爺，不敢直呼澤名。澤奏稱丁進兵數十萬，願守護京城。李成願率兵迎陛下還京，即渡河攻敵，楊進等兵百萬，也願渡河拚死，懇車駕早來，使天下人有所依戴。前後上奏二十餘次，都被姦臣擱置。澤憂憤成疾，疽發背不可救，諸將進內問病，澤張目憤慨說道：「我因國恥深重，憂憤得病，諸君能努力殺賊，我死何恨！」諸將流涕答道：「敢不盡力。」諸將退出，澤長嘆誦杜甫詩道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七月初一日澤病急，臨死大呼過河過河過河三聲，沒有一句說及私事。

澤死後，朝廷派杜充來繼任。充無心恢復，措置一反舊規，大失人心，諸將也都散去，不久，中原全部陷沒。

北宋末年，力能救國的人才實在不少，忠義氣節，爲漢唐所未有，這不能不說是宋朝儒者提倡理學，建設倫常的功效。可惜朝廷始終不相信中國人會有抵抗金國的能力，更不相信會有最後成功，因此確著成績像宗澤、岳飛諸人，朝廷總不敢冒險信託，恐怕一敗而不可收拾。唐肅宗所以能恢復舊業，關鍵祇在不往四川跑一點上，康王缺乏這種精神，專想委屈求全，苟延殘喘，其實要沒有宗澤、岳飛諸人拚死抵抗，偏安局面，怕未必能成立啊！當時趙子砥勸康王說：「金人講和以用兵，我國斂兵以待和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。昔契丹主和議，女真主用兵，十餘年間，竟滅契丹。今

復蹈其轍，譬人畏虎，以肉餵之，食盡終於噬人。若設陷穽以待之，然後可以制虎矣。——這話何等明白，可是康王寧願東奔西逃，什麼好力量好計劃總不敢大膽一試。所以我們知道，如果一個國家，或一個人在危急環境中，失去了自信力，真是不可救藥的死症。

婺州義烏——浙江義烏縣。

李固渡——在河北省大名縣。

磁州——河北省磁縣。

中山太原河間——河北省正定縣，山西省陽曲縣，河北省河間縣。

相州——河南省安陽縣。

開德——河北省濮陽縣。

衛南——開德府屬縣。

大名——河北省大名縣。

濟州——山東省鉅野縣。

南京——河南省商邱縣。

蒲解——山西省永濟安邑等縣。

河東河北分東西二路，今河北省及河南省北部。

刑部指揮云——刑部指示說，大赦詔令不要傳播到這幾個地方去。

真定衛懷——河北省正定縣，河南省汲縣，沁陽縣。

揚州——江蘇省江都縣。

## 岳飛

岳飛字鵬舉，相州湯陰縣人。天性深沈篤厚，重氣節，少言語，家貧力學，刻苦不倦，尤精左氏春秋孫吳兵法。生有大力，十餘歲就能挽弓三百斤，弩八石。老射師周侗，悉心傳授射法，飛技更神妙無敵。徽宗宣和四年，飛應募入伍，積戰功得小軍官叫做秉義郎的職位，隸屬東京留守宗澤部下。澤於將吏中特奇視飛，對飛說：「像你這樣智勇才藝，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，可是你喜歡野戰，不是萬全之計，我這裏有古陣圖，可以學習。」飛說：「列了陣勢才打仗，是兵法的常規，至於隨機應變，運用靈活，全憑主將一點妙心。」澤聽了很以爲然。建炎元年，宋高宗即皇帝位，飛上書數千言，大致主張皇帝應督軍北征，鼓勵士氣，恢復中原。奏章上去，高宗責飛官小不該多嘴，革職放逐。後來投奔河北，招討使張所，所待以國士之禮，充中軍統領。所問飛能敵多少人，飛說：「用兵在先定計謀，不單靠勇力。」所大稱善。飛乘機說所進取河北，所大喜，命隨都統制王彥渡河。其時金兵勢盛，彥畏怯不敢前，飛獨引所部孤軍奮戰，攻拔新鄉城，深入至太行山，擒殺金將拓跋耶烏黑風大王等。王彥懼敵忌功，堅壁自保，不肯作後援，又不肯分給糧食，飛自知退還，彥必不相容，因率衆歸宗澤，任留守司統制。

宗澤卒，杜充代爲留守，飛居故職。羣盜黃善、曹成、孔彥舟等聚衆五十萬人攻南薰門，城中驚懼，飛說：「吾爲諸君破賊。」左挾弓，右運矛，率所部八百人橫衝賊陣，賊大潰走，飛威名益震。杜充將棄汴京，退建康，飛諫充道：「中原地尺寸不可棄，一移步此地非我有，他日謀恢復，非用數十萬兵力不可。」充不聽，遂從充歸守建康。金元帥兀朮大兵渡江，杜充開城降，諸將敗散，多行剽劫，獨飛紀律嚴肅，士卒忍飢不敢擾民，沿長江遊擊，殺賊甚衆。兀朮攻杭州，還兵，飛率騎三百步二千襲破金兵，收復建康。江南經金兵蹂躪，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寇賊蜂起，大會擁衆數十萬人，小亦數萬人。飛奉命陸續蕩平大盜戚方、李成、張用、范汝爲、曹成、馬友、郝通、劉忠、李通、李宗亮、張式、彭友、高聚、張成等。南宋半壁江山，才得奠足了基礎。紹興三年秋，賊平入朝覲見，高宗親書精忠岳飛四字，製旗賜飛褒揚功績。金人利用中國攻中國詭計，立宋叛臣劉豫爲大齊皇帝。紹興四年，豫遣李成會合金兵南侵，破襄陽，唐鄧隨郢諸州郡及信陽軍、洞庭湖大盜楊么交通劉豫，聚衆數十萬人，欲順流而下。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，與么合兵，朝廷震恐，命飛設備。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礎，今當先取六郡，除心腹重病，等李成遠遁，然後加兵湖湘，殄滅羣盜。帝從飛議。飛率師渡江，中流顧幕屬道：「飛不擒賊，不渡此江。」兵至郢州，斬賊勇將京超，拔郢州，遣張憲、徐慶復隨州，抵襄陽。李成兵十萬迎戰，飛望見賊騎兵陣江邊，步兵陣平地，笑道：「賊失地勢，人多何用。」舉鞭指王貴：「汝領長槍步兵擊賊騎兵。」又指牛皋：「汝領騎

兵擊賊步兵。合戰，賊大潰，人馬落水溺死無數。李成棄襄陽遁走。進兵鄧州，又大破李成及金將劉合、李董兵，收復唐州、信陽軍。六郡悉平。帝聞捷報大喜道：「朕早知岳飛行軍有紀律，卻不知能破敵如此。」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，帝手札命飛解圍。飛奉命即提兵趨救，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。廬州平。五年入朝，封武昌郡開國侯，授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，神武後軍都統制，命招討楊么。么據洞庭湖，官軍屢敗不敢攻。飛定計八日平賊，人莫肯信，都督張浚亦以爲疑。飛揮兵進擊，斬楊么，果八日平賊。浚嘆服道：「岳侯真是神算啊！」還軍鄂州，授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，進封公爵。

紹興六年，都督張浚會諸大帥於江上，獨稱飛與韓世忠可任大事，命飛屯兵襄陽，規取中原。飛遣王貴攻拔虢州，獲糧十五萬石；遣楊再興進至西京長水縣，獲馬萬匹，芻粟數十萬石，又焚蔡州賊糧，盡復西京險要，中原響應。飛奏請乘勝取蔡，高宗不許，令還兵。七年入覲，力陳劉豫可擒，金人可滅，及用兵計劃。高宗褒獎道：「有臣如此，尚何所憂？」又召至寢閣諭飛：「中興大事，完全委卿。」飛得令正籌備大舉，姦相秦檜力主和議，高宗也就不再提出兵事。飛屢請出師討賊，朝廷總是置之不理。金人廢劉豫，飛奏宜乘北方廢豫，人心不安，長驅進取中原，機不可失。當初秦檜在金，密獻河北人還金，中原人還劉豫，長江以南歸宋的計劃，金人才放他回來。宋高宗天生是一個透頂昏鄙無恥的人，聽了秦檜秘策，從此君臣相得，專力求和，什麼忠言都不再入耳。金人廢劉豫後，還怕中原人不服，想出一個詭謀說要割

黃河以南土地賜宋，允許高宗奉表稱臣，尊金爲上國，自列於藩屬。這是高宗對金多年請求的，一旦如願以償，又加賜一大片土地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如何能讓岳飛去開罪大金呢！紹興八年，金派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，高宗恭敬小心，跪拜成禮。當時除了幾個姦臣，所有文武軍民，切齒唾罵，寧死不願受辱。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一封有名的奏章，請斬王倫、秦檜，裏面有這樣痛切的話：「夫三尺童子，至無知也，指仇敵而使之拜，則佛然怒堂堂大國，相率而拜仇敵，曾無童稚之羞，而陛下忍爲之耶！」張浚接連五次上奏，反對和議，大意說：「陛下一旦北面事仇，聽其號令，大小將帥，孰不解體！」韓世忠上奏說：「不許敵和，不過舉兵決戰，凡兵勢最重處，臣請當之。」其餘反對的還多，高宗悍然不顧，貶官竄逐，盡量壓迫。九年，河南、陝西來歸，高宗秦檜算成了莫大功勞，祭告天地宗廟社稷，下詔大赦，官員全給進級慶喜。授飛爲開府儀同三司，飛力辭，奏稱：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，可憂而不可賀，可訓兵飭士，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，取笑敵人。」三次辭謝不受。又奏：「金人無事請和，此必有肘腋之虞，名以地歸我，實寄之也。」高宗獎勉再三，不得已受賞。十年，金人起全國精銳，大舉分路進攻，宋守臣紛紛逃降，歸地盡失，秦檜也覺得不妙，教同黨探聽高宗的口氣，說：「金人來攻，像張浚的德望，可以付託軍事。」高宗勃然大怒道：「寧願亡國，不用此人。」秦檜聽了暗喜。據宋人朝野遺記說：建炎初年，高宗逃到江都，聽姦相汪伯彥、黃潛善的話，以爲金人不能追來，心中暢快。一日，正在宮中御女，張浚急報驟到，嚇得高宗趕忙。

起身奔竄，驚弓之鳥，如何喫得起這一驚，從此得了陽痿症，再不會生子。中年以後，思子心切，因而遷怒張浚，造成這樣大怨仇。其時敵軍長驅直入，高宗急得無法，親札岳飛抵禦，並且說：「設施之方，一以委卿，朕不遙度。」

岳飛好容易得到這個御札，即日全軍出征，遣部將王貴、牛皋、董先、楊再興、孟邦傑、李寶等分路經略西京、汝、鄭、穎、昌、陳、曹、光、蔡諸郡，又遣梁興、渡河、糾合忠義社，擾亂金人後方，襲取河東北州郡。又遣兵東援劉琦於順昌，西援郭浩於陝西。自將大軍長驅北上，所遣諸將相繼報捷，大軍進至穎昌，諸將分路出戰，飛率輕騎駐鄴城，居中策應。金都元帥兀朮大懼，召龍虎大王等商議，都說宋將帥好對付，祇有岳飛不可當，應集中全力，撲滅飛軍，再擊其餘。高宗聽得這個消息，非常恐慌，怕岳飛闖出大禍來，詔飛慎重自保。飛笑道：「金人技窮了。」每天派兵出陣，醜罵挑戰，兀朮忍不住恥辱，合龍虎大王、蓋天大王及大將韓常兵逼鄴城。飛遣長子岳雲領騎兵出戰，臨行訓雲道：「不勝，先斬汝！」雲飛義子，年十二，即勇猛著名，軍中呼爲瘦官人。每戰，手握兩大鐵椎，重八十斤，身先諸將，所向無敵，平襄陽、平楊、么功均第一。飛常隱雲功不報，讓旁的將吏受厚賞。雲既領命，直貫敵陣，鏖戰數十合，金兵死傷遍野，雲亦衣甲盡赤。楊再興單騎入陣，尋兀朮不見，手殺數百人。兀朮有勁軍，人馬被甲兩層，三馬相聯，中繫革帶，號稱拐子馬，宋兵莫敢當。此時兀朮勢急，驅萬五千騎來。飛令步兵持麻札刀斫馬足，勿仰視，拐子馬相連，一馬仆，

二馬不能行，飛縱兵奮擊，金軍大潰。兀朮痛哭道：「自從開國到今，全靠馬軍獲勝，現在完了！」兀朮更增兵來攻，王貴率五十騎遠出偵敵，驟遇於途，貴力戰不退，斬敵大將。飛適巡視戰地，望見黃塵蔽天，自率四十騎突前，援兵繼至，又大破金軍。兀朮怒極，調兵十二萬屯臨穎。楊再興、王蘭、高林率三百騎至小商橋，遇敵驟戰，殺二千餘人，再興、蘭、林均戰死。張憲進援，大敗兀朮，追奔十五里。兀朮夜遁，焚再興屍，得箭鏃二升，飛爲之痛惜不已。飛告岳雲：「賊屢敗，必還攻穎昌，汝宜速援王貴。」雲往，兀朮果來攻，貴將遊奕軍，雲將背嵬軍，大戰城西隅。雲領騎兵八百，挺前決戰，步軍張左右翼繼進，殺聲震天地，斬兀朮塔夏金吾副統領粘罕、索索董，兀朮大敗遁去。梁興招集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、李進、董榮、牛顯、張峪等大破金守兵，取懷衛二州，斷山東河北糧道。金人紛擾，中原震動。飛進軍朱仙鎮，距汴京四十五里，與兀朮對壘而陣。遣猛將背嵬騎五百人奮擊，又大敗金軍。兀朮遁還汴京。大河以北，磁相開德、澤潞、晉絳、汾隰等州郡，義軍所在興起，揭岳字旗幟，約期與官軍會合。父老百姓挽車牽牛載糧食，頂香盆迎義軍，充滿道路。金將士多密受飛招撫，大將韓常願率五萬衆內附。飛大喜，對部屬說：「直抵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耳！」正剋日渡河，秦檜嗾朝臣奏請班師。飛奏金人銳氣喪盡，棄輜重逃河北，豪傑響應，士卒用命，時不再來，機難輕失。高宗本不願恢復中原，一天連發十二道金字牌召飛退還。飛憤惋流涕，向東再拜說：「十年心力，廢於一朝！」飛班師，人民遮馬頭慟哭道：「我等戴香盆蓮糧草接迎官軍，相公回去，

我等只有死了！飛亦悲泣，取詔書示衆人，說：「我不得擅留。」兀朮想乘汴京，有書生叩馬說道：「岳少保快退兵，太子不必走。」兀朮道：「岳少保五百騎破我五十萬，京城人民日夜望其來，如何說可守？」書生道：「權臣在內，大將能立功於外，自古無有，岳少保生命將不保，還望成功。」兀朮恍然大悟，按兵不動。飛兵退後，所得州郡又全失去。

紹興十一年，兀朮密寄書責檜道：「汝朝夕求和，必殺岳飛，才准汝所請。」檜於是更專力謀殺飛。噉諫議大夫万俟卨、中丞何鑄、侍御史羅汝楫連章彈劾，大致說飛妄自尊大，毫無忌憚，擁兵逗遛，搖惑軍民，乞速賜處分，以爲不忠之戒。檜黨樞密使張俊逼飛部將王貴、王俊誣告張憲、岳雲謀反。檜命貴捕憲，送大理獄，又奏請捕飛父子證張憲事。使者到門，飛笑道：「皇天后土，可表我心。」飛父子到大理獄，見張憲赤頭露體，渾身血染，體無完膚，痛苦呻吟，不成人形。又見万俟卨等出示王貴、王俊首告張憲、岳雲及飛反狀罪文，說：「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，卻要造反？」飛裂裳示卨等，背上刻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深入肌膚，並對天立誓道：「吾無所負國家，汝等既掌正法，且不可誣陷忠良，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。」万俟卨等說：「相公既不反，記得遊天竺日，壁上留題『寒門何年富貴』麼？」衆官哄然附和道：「既出此題，豈不是反麼？」飛知衆人都是秦檜門下，決不容辯訴，長吁一聲道：「吾才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，使吾爲國忠心，一旦都休。」說罷合眼，任其拷打。卨誣飛寄書張憲，令虛報軍情，惑亂朝廷，誣雲寄書

張憲請其布置促飛還軍，高又妄說原書已被張憲焚棄。飛自十月入獄，拘繫已兩月，自知必不得生，因絕食求速死。高商請秦檜抄沒飛家，取歷年高宗御札，藏匿滅跡。命元龜年顛倒飛行軍時日簿，證明擁兵逗遛的罪名。又嗾奸黨證飛曾口說我與太祖都是三十歲做節度使，足見有篡逆的野心。飛甘願備受慘刑，不肯負反叛的惡名，供辭上只大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字，其餘絕不承認。秦檜急於殺飛，乃代造罪案。韓世忠大爲不平，往見檜，檜說：「岳雲給張憲的信，雖無實證，事體莫須有？」世忠發怒道：「莫須有三字，何以使人甘心？」力爭伸冤，檜總不理。檜妻王氏性更陰毒，一日檜獨坐書室食柑，手爪刻劃柑皮，反覆玩弄，似有深思。王氏窺見笑道：「老漢好沒決斷，要知捉虎容易放虎難啊！」檜計決，請高宗下詔賜飛死。十二月二十九日檜手書小紙付獄，獄官即打折飛肋骨死囚室中。時年三十九。岳雲張憲送市斬首，雲死年二十三。財產籍沒，僅值錢九千貫，家屬流嶺南。凡朝官言飛不當死者，或竄逐，或下獄。奸黨均升官受賞。

飛事親至孝，家無妾侍。或問天下何時太平，飛答：「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怕死，天下自然太平。」軍令嚴肅，常訓諸將說：「我的命令天不能移，地不能動，違者按軍法。」士卒取民麻一縷，立斬示衆。軍中口號：「凍死不拆屋，餓死不擄掠。」凡有賞犒，分給軍吏，秋毫不私。善用少擊衆，先謀後戰，戰必克捷，猝然遇敵，堅定不動。金人稱：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」張俊嘗問用兵的方法，飛說：「仁智信勇嚴缺一不

可。」博覽經史，文章壯偉，雍容謙退，恂恂如書生，但一及國事，忠憤激烈，議論慷慨，不屈於人，終因此得禍。洪皓拘留在金國，密遣人攜蠟書奏稱金人止畏服飛，至呼爲爺爺，虜酋聞飛死，酌酒相賀。後來金使臣劉綯來聘，問及岳飛何罪受誅，館伴無話可對，只說飛心想謀叛，被部將告發。綯笑道：「江南忠臣善用兵的祇有岳飛，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，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爲我擒，岳飛就是你們江南的范增啊！」秦檜聽說，把館伴貶竄出去。

讀了岳飛傳，凡是稍有血氣的人，定會感覺到憤懣扼腕，不知說些什麼話，才能平得這三千丈無明怨氣。不過，我們最好不說話，祇看古人說些什麼？元人脫脫宋史岳飛傳論曰：「西漢而下，若韓彭絳灌之爲將，代不乏人，求其文武全器，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，一代豈多見哉。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，然未嘗見其文章；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，有詔班師，飛自爲表答詔，忠義之言，流出肺腑，真有諸葛孔明之風，而卒死於秦檜之手。蓋飛與檜勢不兩立，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，宋恥可雪，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。昔劉宋殺檀道濟，道濟下獄瞋目曰：自壞汝萬里長城，高宗忍自棄其中原，故忍殺飛，嗚呼冤哉！嗚呼冤哉！」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請斬王倫，秦檜奏曰：「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，市井無賴，頃緣宰相無識，遂舉以使敵，專務詐誕，欺罔天聽，驟得美官，天下之人，切齒唾罵。今者無故誘致敵使，以詔諭江南爲名，是欲臣妾我也，是欲劉豫我也。劉豫臣事金國，南面

稱王自以子孫帝王萬事不拔之業，一旦金人改慮，猝而縛之，父子爲虜，殷鑒不遠，而倫又欲陛下效之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，陛下所居之位，祖宗之位也，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乎！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，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？夫三尺童子，至無知也，指仇敵而使之拜，則怫然怒，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，曾無童稚之羞，而陛下忍爲之耶！倫之議乃曰：我一屈膝，則梓宮可還，太后可復，淵聖可歸，中原可得。嗚呼！自變故以來，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！然而卒無一驗，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。陛下尙不覺悟，竭民膏血而不恤，忘國大仇而不報，含垢忍恥，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。就令敵決可和，盡如倫議，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？況敵人變詐百出，而倫又以姦邪濟之，則梓宮決不可還，太后決不可復，淵聖決不可歸，中原決不可得，而此膝一屈，不可復伸，國勢凌夷，不可復振，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。向者陛下問關海道，危如累卵，當時尙不忍北面臣敵，況今國勢稍張，諸將盡銳，士卒思奮，只如頃者，敵勢陸梁，僞豫入寇，固嘗敗之於襄陽，敗之於淮上，敗之於渦口，敗之於淮陰，較之前日蹈海之危，固已萬萬。倘不得已而用兵，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！今無故而反臣之，欲屈萬乘之尊，下穹廬之拜，三軍之士，不戰而氣已索，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，非惜夫帝秦秦之虛名，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。今內而百官，外而軍民萬口一談，皆欲食倫之肉，謗議洶洶，陛下不聞，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。臣竊謂不斬王倫，國

之存亡，未可知也。雖然，倫不足道也。秦檜以心腹大臣，而亦爲之。陛下有堯舜之資，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，而欲導陛下爲石晉。近者，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，檜乃厲聲責曰：「侍郎知故事，我獨不知。」則檜之遂非悞諫，已自可見。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，僉議可否，是蓋恐天下議己，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。有識之士，皆以爲朝廷無人，吁，可惜哉！頃者，孫近附會檜議，遂得參知政事。天下望治有如饑渴，而近伴食中書，謾不敢可否一事。檜曰：敵可講和，近亦曰：可和。檜曰：天子當拜，近亦曰：當拜。臣嘗至政事堂，三發問而近不答，但曰：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。嗚呼！參贊大臣，徒取充位如此，有如敵騎長驅，尙能折衝禦侮邪？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。臣備位樞屬，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，區區之心，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，然後羈留敵使，責以無禮，徐興問罪之師，則三軍之士，不戰而氣自倍。不然，臣有赴東海而死，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！」

相州湯陰縣——河南省湯陰縣。

左氏春秋卽左傳。

新鄉——河南省新鄉縣。

太行山——河南省西部大山。

建康——江蘇省南京城。

襄陽唐鄧隨信陽軍——湖北襄陽縣，河南泌陽縣，鄧縣，湖北隨縣，鍾祥縣，河南信陽縣等地。

廬州——安徽合肥縣。

鹹州——河南盧氏縣，西京長水縣，在河南洛陽附近，城廢。

蔡州——河南汝南縣等地。

江都——江蘇江都縣。

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鄆城——西京卽河南洛陽縣。河南臨汝縣，鄭縣，許昌縣，淮陽縣，山東曹縣，河南濮川縣，汝南縣，

鄆城縣等地。

順昌——安徽阜陽縣。

臨穎——河南臨穎縣。

懷衛——河南沁陽縣，汲縣。

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——河北磁縣，河南安陽縣，河北濮陽縣，山西晉城縣，長治縣，臨汾縣，絳縣，汾陽縣，隰縣等地。

黃龍府——奉天開原縣境。

天竺——浙江杭縣西湖山中名勝。

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爲我擒——漢高祖評項羽語。

劉宋殺檀道濟——南北朝宋文帝忌檀道濟功高，誣以謀叛，誅之。

梓宮可還——徽宗已死，求還其柩，淵聖指欽宗。

石晉——五代石敬瑭得契丹援，自立爲帝，獻燕雲十六州於契丹。

蘆街——漢代蠻夷入朝時，使居蘆街。

背嵬軍——是特別精選的親軍，從全軍中挑拔出來，非常勇銳。遊奕軍好似所謂遊擊軍。

金字牌——用木牌朱漆，黃金字，光明眩目，行如飛電，望見者無不避路。日行五百餘里。有軍前機速處分，則自御前發下，

三省樞密院莫得與聞。  
万俟卨——音墨其廢。



## 張世傑 陸秀夫

南宋從高宗開國到德祐帝降元滅亡，一百四十五年裏面，政權不是交給苟安偷活裝腔做勢的庸儒，就是交給貪邪狂妄臨急喫百日丹的姦臣。有氣節有才能的學士大夫，祇好在野講學，或浮沈下僚，對於國家大計，決不容有何建白，有何設施。土崩瓦解的局面，誰也無法挽回，所以元兵一來，守土官吏，爭先恐後紛紛迎降，連元朝人都驚奇起來。元世祖忽必烈滅宋成功以後，召宋降將問道：「你們投降，爲什麼這樣容易？」答說：「賈似道當權，優待文士，輕視武臣，臣等心懷不平，因此望風送款。」忽必烈看這班人太不堪，懶再說話，教侍臣董文忠傳旨道：「似道輕看你們，也只是似道一人的過失，宋主卻沒有虧待你們。照你們所說，怪不得給似道看不起。」諸降將受了教訓，都叩頭拜謝。我們再看受優待的文臣怎樣？當元兵深入，情勢危迫的時候，左丞相王爚、右丞相陳宜中還爲小事鬧意見，救亡計劃置之不問，朝中大小官員，紛紛私遁。更聰明的像文及翁、倪普一流人，教御史上奏章彈劾自己，卻怕朝廷挽留，不等奏章上去，先已出京。這樣一來，表面算是朝廷不用他，浩然退歸林下，決不是臨難苟免，仍無愧是賢士大夫。朝廷本是靠官員們章服煌煌，裝起場面來的，如何當得起這個掛冠狂潮，幾天功夫，

朝廷冷落蕭條，不成模樣了。七十歲的太皇太后謝氏扶着四歲的德祐帝，連急帶慌，束手無策，祇好在朝堂上貼一張詔諭道：「我朝三百餘年，待士大夫以禮，吾與嗣君，遭家多難，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。內而庶僚，畔官離次，外而守令，委印棄城，耳目之司，既不能為吾糾擊，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，方且表裏合謀，接踵宵遁。平日讀聖賢書，自謂為何？乃於此時，作此舉措，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？天命未改，國法尚存，其在朝文武，並轉二資，其負國棄子者，御史臺覺察以聞。」這道詔諭真是懇切不過，什麼國家舊恩，什麼讀聖賢書，什麼生見人死見鬼，什麼升官兩級，御史糾察，但是讀書智慧之士大夫，早已看透利害，逃性命保妻子要緊，誰管你姓趙的孤兒寡婦，哭哭啼啼呢！

不過，天下事是不可一概而論的。狂瀾滾滾，正是忠臣義士，砥柱中流，發揮偉大人格，造成光輝史實的時機，我們在當時不少忠義人中，舉出武將張世傑，文臣陸秀夫，悲壯艱苦的行事做代表，也就知道南宋滅亡，並不是真沒有人，也不是真不抵抗。

張世傑本是元范陽人，因事逃歸宋，隸淮軍，積累戰功，官至都統制。帝顯德祐元年，賈似道請遷都福建，避敵鋒。王應麟以為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，退避無益；不如召集各路兵將，并力進戰，能戰才能守。」這個辦法本不算錯，無奈徵兵詔書下去，無人響應。世傑其時正守鄂州，奉詔即日起兵勤王，路上收復饒州。陳宜中懷疑世傑，把他帶來的軍隊同別將交換，才敢容納。世傑與劉師勇合力奪回浙西諸郡，及

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，人心稍振。五月，世傑等計劃分路出戰，朝官請派大臣監軍，議論紛雜，久而不決。陳文龍奏稱：「現在國事危急，應當開誠布公，齊心協力。北兵今日取某城，明日築某堡，我朝臣卻互推責任，互疑細迹，譬如拯溺救焚，還擺安行穩步的架子。請諭大臣不要再發空論。」七月，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等率舟師萬餘艘屯焦山下，軍無統帥，號令不一。元將阿珠用火攻，宋軍大敗。二年，元兵迫臨安北關，世傑請移三宮入海，自己同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。丞相陳宜中正夢想講和成功，不聽。德祐帝奉表降元。宜中夜遁，世傑師勇提兵走定海。元石國英遣都統卞彪遊說世傑，世傑初以為彪反正相從，甚喜，宰牛享彪，酒半，彪稍示來意，世傑大怒，斷彪舌，凌遲示衆。五月，世傑與陳宜中陸秀夫奉益王昀爲宋帝，改元景炎。

陸秀夫，楚州鹽城人，官禮部侍郎。德祐帝降元，秀夫追隨楊太妃、益王昀、廣王昺走福州，使人召陳宜中、張世傑來，共立昀爲帝。景炎元年八月，世傑遣都統張世虎合吳淩兵十萬攻建昌，不克。元兵破邵武軍，世傑等奉帝登舟往泉州。泉州叛降元，宋帝舟移潮州淺灣。二年七月，世傑自將攻泉州，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。九月，元帝命達春、李恆、呂師夔等率兵入大庾嶺，蒙古岱安多、蒲壽庚、劉深等率舟師入海，追擊宋帝。十一月，劉深攻淺灣，世傑戰不利，奉帝走井澳。陳宜中遁走安南。十二月，井澳颶風大作，宋帝舟壞受驚成病。三年四月，宋帝病死，年十一歲。羣臣多想散去，丞相陸秀夫道：「度宗皇帝還有一子在

祇要大家協力，未始不可以中興。」乃共立廣王昺爲帝，改元祥興。陳宜中既去，秀夫世傑才得齊心輔主。世傑駐兵厓山，秀夫外籌軍務，內調工役，事無大小，必躬必親，軍勢頗振。祥興元年六月，元江東宣慰使張宏範入覲元帝，奏稱張世傑擁立廣王，閩廣響應，不急撲滅，勢必坐大。元帝稱是，命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。宏範奏國家定制，漢人不得統率蒙古軍，臣漢人，恐不能服衆，請派親信蒙古大臣同往。元帝深信宏範有滅宋的決心，又確知宏範智勇，能負滅宋的重任，因賜上方劍，有權斬不聽令的將屬。宏範薦李恆爲副帥，到揚州發水陸精兵二萬人，分路南下。十一月，宏範派舟師襲漳潮惠三州，李恆率步騎出梅嶺攻破廣州。瓊州民作亂，叛降元。

二年正月十四日，張宏範從潮陽港乘舟入海，至甲子門，獲宋斥候將劉青顯凱，知宋帝所在。宏範兵趨厓山。有人對世傑說：「北軍如用舟師塞海口，我軍將不能進退，不如據陸地，戰勝很好，不勝還可退走。」世傑知道士卒久在海中，困苦流離，軍心搖動，在陸上定要潰散。說道：「我軍連年航海，何時得了，不如在海面決一死戰。」下令焚燒陸上宮室商市，用大索繫巨舶千餘艘，列成一字陣，四周起樓柵似城牆，奉宋帝居大舟中，示士卒合力血戰，有死無生。厓山北面水淺，不能行大舟，宏範從山東轉南入大洋中，與世傑兵接戰，世傑舟堅強不可動，宏範用船載油草，順風縱火，世傑戰艦厚塗溼泥，又縛長木拒火，火無所用。宏範計窮，軍中有世傑甥韓某，宏範派去勸世傑降元，世傑不理，慷慨說道：「我也曉得

投降，不但命活，而且富貴，但爲朝廷寧死不變。」丞相文天祥在江西兵敗被獲，宏範強迫天祥寫信招世傑。天祥說：「我不能保衛朝廷，還有臉去勸人反叛麼？」再三逼迫，天祥寫所作過零丁洋詩，末兩句是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宏範看了也笑，不再勉強。又遣人說厓山人民道：「你們陳丞相已逃，文丞相被捕，你們還想什麼？」人民也沒有叛的。宏範無法，遣舟師據海口，出奇兵斷宋軍汲路，世傑軍喫乾糧，十幾天，渴極，飲海水，水鹹，飲卽嘔泄，兵士大困。世傑率部將蘇劉義方興等日夜猛戰，宏範不能勝。李恆兵從廣州來會，與宏範合守厓山北。二月一日，宋將陳寶降元。二日，宋都統張遠乘夜襲元營，敗還。六日平旦，宏範分諸將爲四軍，李恆當一面，諸將分當兩面，宏範自當一面。潮退水南瀉，李恆從北面順流衝擊，世傑率淮軍殊死戰，矢石滿天，午刻潮漲，南面元軍順潮進攻，世傑腹背受敵，戰益力，恆軍不利。宏範自率軍攻西南面，劇戰多時，奪宋猛將左大坐艦，又與夏御史戰，奪七艦。諸將乘勢合攻，自己刻到申刻，殺聲震空，海水似沸，宋軍中一艦忽下旗不戰，接着別艦也紛紛下旗。世傑知道內變起來，大勢已去，急抽精兵入中軍，部將霍國秀凌震等解甲降元，宋軍大潰。其時日暮大風雨，天地昏黑，不辨咫尺，世傑遣小舟迎宋帝，想逃走再作計劃。秀夫恐混亂中被奸人賣主邀功，後悔不可追，堅執不往。宋帝舟大，又諸舟堅結，不能移動，秀夫明知不得脫身，仗劍驅妻子投海，對宋帝說：「國事壞到如此，陛下當爲國死。德祐皇帝已受辱不堪，陛下不可再辱。」說完背着宋帝一躍入海。宋帝年九歲，秀夫年四十

四歲。世傑同蘇劉義斷舟纜，率十餘艦，乘昏霧奪港去。餘舟八百全被元兵擄獲，屍浮海面十餘萬人。楊太妃聞宋帝溺死，椎胸大慟道：「我忍死流落到此地，只是想保全趙氏這一塊肉，現在還望什麼呢！」哭着也投海死。世傑停舟海陵山，招集潰兵，忽颶風大作，將士勸世傑登岸。世傑說：「沒有用！」登柁樓焚香告天道：「我爲趙氏也算盡心了一君亡，又立一君，現在又亡，我所以不死，只想敵兵退去，別立趙氏保存宗祀。現在如此，難道是天意麼？」風濤更惡，世傑船壞溺水死。

張宏範滅宋成功了，在匡山北奇石山刻石紀功道：「鎮國大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。」明朝有一位名儒陳白沙先生，在石後題一首詩道：「忍奪中華與外夷，乾坤回首重堪悲。鑄功奇石張宏範，不是胡兒是漢兒。」

宋朝立國三百年，對付外國始終是採取最和平最謙恭的態度的。據情理說，外國應該相安無事，不再得寸進尺。可惜遼金元三國，並不懂得那些禮讓大義，一味向前掠奪，真太孤負了宋朝一番美意啊！宋太宗北伐失敗，北宋一代，不敢再夢想幽雲十六州；宋高宗逃避江南，南宋一代，君臣安心在小朝廷苟活，不敢再正眼望中原。等到臨安陷沒，德祐俘虜，二三孤臣想在炎荒瘴地苟延趙氏一線殘喘，這不算無理罷？最後漂流到海上，不敢再在陸地居住，這更不算無理罷？可是敵人不管你有理無理，總之非澈底撲滅不可。所以看了宋朝的亡國史，知道一個國家自己不努力，

對外退讓的結果，癡人也會明白他的命運的。

庸儒——南宋極重道學，一般士大夫流爲偽道學。當時天台徐澗子有一首白話詞譏笑偽道學道：「道學從來不則聲，行也東銘，坐也西銘，爺孃死後更伶仃。也不看經，也不齋僧，卻言澗子太狂生。行也輕輕，坐也輕輕，他年青史總無名，我也能亨，你也能亨。」能亨天台鄉音。

百日丹——一種烈性的麻醉藥，南宋貪官校吏，到不得了的時候，祕密喫此藥，裝死避禍。

范陽——河北省涿縣。

鄂州——湖北省京山縣。

饒州——江西省鄱陽縣。

平江安吉廣德深陽——江蘇省吳縣，浙江省吳興縣，安徽省廣德縣，江蘇省溧陽縣。

臨安北關——浙江省杭縣武林門外。

三宮——謂太皇太后謝氏，皇太后全氏及德祐帝。

定海——浙江省定海縣。

楚州鹽城——江蘇省鹽城縣。

建昌——江西省南城縣。

御武軍——福建省御武縣。

泉州——福建省晉江縣。

潮州海陽——在廣東省潮陽縣。

井澳——在廣東省香山縣。

厓山——在廣東省新會縣南一百里。

潮陽港——在廣東省潮陽縣。

甲子門——在廣東省海豐縣東一百十里。

海陵山——在廣東省陽江縣西南七十里。



3/24  
文天祥

文天祥吉州吉水縣人。年二十，舉進士。宋理宗親拔爲狀元。當時權奸執政，國事敗壞，天祥上書論時政，無所避忌，因之屢遭貶逐，不得行志。三十七歲卽致仕家居。度宗咸淳九年，再起爲湖南提刑。十年，改知贛州。明年，德祐元年，元兵入寇，臨安危急，詔書徵各路兵勤王。天祥捧詔涕泣，使陳繼周、方興等召發贛吉二州義軍，有衆萬人。友人勸天祥道：「元兵進攻，勢如破竹，君率烏合萬餘，何異驅羣羊鬪猛虎，空死無益。」天祥說：「我何嘗不知道，只是國家養士三百年，一朝有急難，徵天下兵，不見一人一騎入關，我深痛於心。我拚出一死，希望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，氣壯才能勇決，人多才能成功，國家或者還有辦法。」

天祥家本富饒，此時悉數變賣充軍費，對僚佐談及國事，每慷慨流涕。八月，天祥提兵到臨安。十月，出守平江府。元丞相伯顏率衆渡江，分三路進兵。阿喇罕領右軍趣獨松關，董文炳率左軍出江入海，宋叛將范文虎做鄉導，趣澈浦。伯顏自領中軍，宋叛將呂文煥做鄉導，趣常州。約期會攻臨安。常州告急，朝廷遣張全將兵二千往救。天祥部將尹玉、麻士龍、朱華率三千人隨全赴援。玉等奮擊元兵，殺傷甚衆。張

全隔岸觀戰，不發一矢，三千人先後鬪死，無一降逃，全提兵遁還。天祥請斬全示衆，帥府不許。十一月，丞相陳宜中留夢炎命天祥乘平江入衛。元兵破獨松關，滿朝大懼，留夢炎遁走。時勤王兵三四萬人，天祥與張世傑議：「淮東有重兵堅守，元兵久攻不能下，閩廣完整，可作後勁。不如與敵血戰，萬一得捷，命淮軍斷敵後路，國事未必不可爲。」世傑大喜。陳宜中力主求和，請太后降詔，說國軍務須老成持重，天祥、世傑議不得行。二年正月，宜中遁去。自己不能救國，束手無策，麻木得比死人只多一口氣，號稱穩健得大體，等到危險臨頭，或逃或降，陳宜中留夢炎兩位丞相，真無愧亡國大夫的典型人物了。宜中走後，朝廷命天祥爲右丞相，德祐帝奉表降元，遣天祥同吳堅、謝堂、賈餘慶謁伯顏議和。天祥見伯顏力爭不屈，並痛斥賈餘慶、賣國，呂文煥叛逆，餘慶文煥羞怒，勸伯顏拘天祥送大都。

天祥到鎮江，乘間逃歸福州，與陳宜中、張世傑共立景炎帝，仍官右丞相。宜中當權，與天祥議論不合。七月，天祥招集義軍入汀州。景炎二年移軍漳州，收復梅州、會昌、零都、寧都等地。七月，圍贛州。八月，元大將李恆率兵援贛，天祥敗走。祥興元年十二月，天祥屯兵潮陽縣，討平劇盜陳懿、劉興。懿走降元，引張宏範來攻，天祥不防敵驟至，兵敗被執，吞毒藥不死，拘囚宏範軍中。次年二月，宏範破厓山，置酒大會，勸天祥道：「現在宋已滅亡，丞相忠孝兩全，只要改心事我皇上，仍不失宰相的地位。」天祥流涕道：「國亡不能救，人臣死有餘辜，還敢存二心偷活麼！」宏範派人護送天祥北上，十月到大都，囚居兵馬司。宋

降相留夢炎來勸降，天祥大罵。王積翁想邀集降臣謝昌元等十人奏請釋放天祥，夢炎說：「不好！天祥出去號召江南，把我們十個人放到那裏？」

元丞相博囉召天祥到樞密院相見，天祥長揖不跪。博囉怒，叱左右拉天祥仆地，天祥不屈。博囉問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天祥道：「自古有興有廢，帝王將相滅亡殺戮，何代沒有，我盡忠宋朝，事已至此，願求早死。」博囉道：「你說有興有廢，且問盤古到今，有幾帝幾王？」天祥道：「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。我今天不是應博囉學鴻詞科考試，何待費話。」博囉道：「你不肯說廢興事，且問古來有沒有奉宗社給人，卻又逃走的？」天祥道：「奉國給人，那是賣國賊臣。賣國的決不肯走，走的一定不是賣國。我當年奉朝命出使北軍，被拘不放，不幸有賊臣獻國。國亡我早該死，所以不死，只爲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，老母在廣東的緣故。」博囉道：「棄德祐不顧，擁立二王，這算忠麼？」天祥道：「那時候社稷爲重，君爲輕，我立二王，是爲宗廟社稷打算。」博囉怒道：「你立二王，成了些什麼功勞？」天祥道：「立君所以存社稷，存一天，即盡一天臣子的責任，有什麼功勞可說。」博囉道：「你明知道不可做，爲什麼還要做？」天祥道：「父母有病，明知救不得，還得求醫下藥，盡一點孝心，實在不可救，那是天命。我今天到此，只求一死，不必多饒舌。」博囉氣極，想殺天祥，元世祖不許，命再囚天祥。

至元十九年十二月，世祖召天祥入殿中，天祥長揖不拜。世祖問你有什麼說的？天祥大聲答道：

「我大宋列祖列宗，仁民愛物，天下安寧，爾北朝憑恃武力，與無名之師，侵我疆土，殘我生靈，毀我社稷，滅我宋三百餘年宗廟，欺人孤寡，真是可恥。我是大宋丞相，竭心盡力扶助朝廷，不幸奸臣賈餘慶、劉呂等欺君賣國，吾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不能興扶，反被擒辱，九泉之下，死不瞑目。」說完，切齒頓足，椎胸長叫：「唉！天啊！」廷上侍臣聽了，都縮頸吐舌，不勝驚駭。世祖和聲勸道：「你的忠義，我深知道，現在肯轉心事我，立即封你做丞相如何？」天祥道：「我是宋朝的狀元宰相，那有事二姓的道理。宋朝亡了，只該快死，不死，將來沒臉去見地下的忠臣義士。」世祖又說：「你不做丞相，做樞密如何？」天祥道：「我只一心想盡忠宋朝，其餘都不願聽。」世祖知道萬無降理，教退下去。次日，麥木丁奏道：「文丞相英才偉略，古今希有，早年在汀州，計劃號令，本朝將帥都不能及。現在如果放他，一定逃回江南，號召天下，爲國家大害。不如從他要求，絕滅禍根。」初九日，下詔殺天祥。天祥出獄，且走且作歌道：

昔年蠶猶侵荆吳，恃其戎馬恣攻屠，忠臣國士有何辜，舉家骨肉遭芟鋤。我宋堂堂大典謨，可憐零落蒙塵污，二君從海不復都，天潢失散知有無，衣冠多士沈泥塗，齊民盡陷故版圖。我爲忠烈大丈夫，詩書禮樂聖賢圖，竭心罄力思匡扶，驅馳嶺表萬里途。如何天假此強胡，宗廟不輔丹心孤，英雄喪敗氣莫蘇，痛哀故主雙眸枯。今朝此地喪元顛，英魂直入升天衢，神光皎赫明金烏，豈該不惜棄草蕪，誰人酌奠致青芻，抑天長恨伸烏乎。

歌畢，已到柴市，意氣揚揚，顏色自若。觀衆萬餘人，天祥問那是南面衆人，哄然指告道：「這是南面。」天祥向南再拜道：「我宋列聖在天之靈，願使天祥早投生中原，輔佐明主，滅此兇胡，一伸今日的大恨。」又索紙筆寫律詩兩首：

昔年單舸走淮揚，萬死逃生補宋皇，天地不容興社稷，邦家無主失忠良。神歸嵩嶽風雷變，氣吐煙雲草樹荒，南望九原何處是，塵沙黯淡路茫茫。

衣冠七載混毡裘，憔悴形容似楚囚，龍馭兩宮崖嶺月，貔貅萬竈海門秋。天荒地老英雄散，國破家亡事業休，惟有一靈忠烈氣，碧空長共暮雲愁。

擲筆地上，對監刑官說：「我事完了。」南面正坐受刑，觀衆無不失聲流涕。天祥死年四十七，天祥妻歐陽氏景炎二年被元兵擄至大都，聞天祥死，哭道：「我夫不負國，我不負我夫。」取刀自剄死。

南宋遺民周密作癸辛雜識，記載當時一個士大夫的典型人物道：「方回字萬里，號虛谷，徽州人也。喜作詩，以放肆爲高，有云『菊花與汝作生日，螃蟹喚吾入醉鄉。』又與伯機爲壽云，『諸公未許余爲政，萬事無如鬢絕倫。』甲午元日云，『端平甲午臣八歲，甲午今年又一周，六十八年多少事，幾人已死一人留。』其處鄉專以騙脅爲事，鄉曲無不被其害者，怨之切齒，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。老而益貪淫，凡遇妓則跪之，略無羞恥之心。有二婢曰周勝雪、劉玉榴，方酷愛之，

而二婢實不樂也。既而方遊金陵，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，狎客盈門，勝雪者竟爲人挾去。方歸，惟有悵惋而已。遂作二詩，自刻之梓，揭之通衢，無不笑者。既而復得一小婢，曰半細，曲意奉之，每出至親友間，必以荷葉包飯，食穀核，袖於衣中而歸遺之。一日，遇客於途，正揖間，荷包墜地，視之，乃半鴨耳。路人無不大笑，而方略不爲恥。（中略）未幾，此婢期滿，求去歸母家，方拳拳不忍捨，以善價取之以歸。年登七十，適卒，獻之與之同庚，其子成文與乃翁爲慶，且徵友朋之詩。仇仁近有句云：「姓名不入六臣傳，容貌堪傳九老碑。」且作方句云：「老尙留樊素，貧休比范單。」（方嘗有句云：此生窮似范單。）於是方大怒，謂襄卒而貶己，遂撫六臣之語，以此比今上爲朱溫，必欲告官殺之。諸友皆爲謝過，不從，仇遂謀之北客侯正卿。正卿訪之，徐扣曰：「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，何邪？」方曰：「此子無禮，遂比今上爲朱溫，卽當告殺之。」侯笑曰：「仇亦祇言六臣，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。今比爲朱溫者，執事也，告之官，則執事反得大罪矣。」方色變，侯遂索其詩之元本，手碎之乃已。先是回爲庶官時，嘗賦梅花百詠，以諛賈似道，遂得朝除官。及賈之貶，方時爲安吉倅，慮禍及己，遂反奏上十可斬之疏，以掩其迹。時賈已死矣。識者薄其爲人，有士人嘗和其韻，有云：「百詩已被梅花笑，十斬空餘諫草存。」所謂十可斬者，蓋指賈之倅、詐、貪、淫、褻、驕、吝、專、謬、忍、十事也。以此遂得知嚴州。未幾，北軍至，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。及北軍至，忽不知其所在，人皆以爲必踐初言死矣。徧尋訪

之不獲。乃遠降于三十里外，韃帽氈裘，跨馬而還，有自得之色。郡人無不唾之。遂得總管之命，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，皆入私囊。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，極惡之。及來杭，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，口稱小人，食猥妓殘杯餘炙。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，極可笑。大略云：「回在嚴日，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，專資無益之用。及其後則鬻詩文於人，各有定價，有市井小人求詩序者，酬以五金，必欲得鈔入懷，然後漫爲數語。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，不樂，遂以序還索鈔，幾至揮拳，此貪也。寓杭之三橋旅舍，與婢……爲鄰人訟於官，淫也。一人譽之，則自是以天下爲無人，大言無當，以前輩自居，驕也。一人毀之，則呼號憤怒，略無涵養，褊也。在嚴日，事皆獨斷以招賂，不謀之同寅，專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數日，略不顧之，吝也。凡與人言率多妄誕，詐也。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沽名，及北兵之來，則外爲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，是徼倖也。昔受前朝高官美職，今乃動輒非罵，以亡宋稱之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年已七旬，不歸田野，乃棄其妻子，留連杭邸，買少艾之妾，歌酒自娛，至於拜張朱二宣慰，以求保舉，日出市中，買果殺以悅其婢，每見猥妓，必跪以進酒，略不知人間羞恥事，此非老謬者乎！使似道有知，將大笑於地下也。」其說甚詳，姑書其大略如此。」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諸公忠義慷慨，古來能有幾人，方回一流，南宋以前，以至南宋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人民如何能免亡國浩劫呢！篇中所說北客北妓，尤可見戰勝國的下賤人，在戰敗國不啻神明之尊云。

吉州吉水——江西省吉水縣。

獨松關——在浙江省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。

激浦華亭——激浦在浙江省海鹽縣。

常州——江蘇省武進縣。

大都——河北省北平市。

汀州——福建省長汀縣。

漳州——福建省龍溪縣。

梅州會昌零都寧都——廣東省梅縣。會昌零都寧都皆江西省縣名。

樂市——北平市府學胡同。



## 方孝孺

78  
3.  
24

凡是歷史上關於內爭的人物，不論他功業怎樣偉大，忠義怎樣卓絕，後世人在某種立場看起來，卻都覺得沒有多大意義。這本書照例是不採取那些事跡的。方孝孺誰也知道他是反抗明成祖的一位忠臣，爲什麼寫在此地呢？因爲成祖想篡弑他的姪兒建文帝，知道自己兵力不足，勾結胡將兀良哈把現在的熱河省，當時叫做秦寧朵顏，餘三衛的幾千方里土地送給他，利用胡騎蹂躪中國，奪取帝位。依賴外力殘殺同種，是人類最卑污最無恥的行爲；所以方孝孺輩視死如歸，捨命反抗，我們不能看作簡單的內爭問題。

方孝孺浙江寧海人。幼年孤貧，有一次臥病絕糧，家人告急，孝孺笑道：「從前子思居衛，三十天只吃九頓飯，難道只有我一個人窮麼？」建文帝時做文學博士。成祖起兵北平，轉戰南下，建文四年六月，兵到浦口，被盛庸徐輝祖擊敗。成祖次子高煦引三衛胡騎來援，成祖大喜道：「我力竭了，我兒快鼓勇再戰。」高煦麾兵奮戰，庸輝祖敗退，有人勸建文帝逃走，孝孺力請堅守京城，徵召四方援兵，如果不成，應當殉社稷宗廟死。十一日，南京城破，建文帝不知去向，孝孺被捕下獄。當初成祖從北平出發的時候，

軍師姚廣孝託付道：「城破以後，方孝孺一定不降，千萬不要殺他。殺他，天下讀書種子絕了。」成祖將篡位，從獄中放孝孺出來，命起草登極詔。孝孺進見，放聲痛哭，成祖離座安慰說：「先生不要自苦，我想學周公輔成王罷了。」孝孺道：「成王在那裏？」成祖道：「他自己燒死了。」孝孺道：「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？」成祖道：「國家應該有年長的君主。」孝孺道：「那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兄弟？」成祖道：「這是我的家務事。」回顧左右快取紙筆來。孝孺投筆地上，哭罵道：「死就死，決不起草。」再三強迫，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。成祖大怒，用刀裂孝孺口到兩耳根，仍投獄中。建文忠臣齊秦黃子澄被捕，抗辯不屈，成祖怒極，將三人送市凌遲處死。孝孺死年四十六。妻鄭氏，子中憲中愈，女二人均先自殺。宗族親友門生連帶死的八百七十三人。其餘忠臣被殺一百多人。往往一個人牽連幾十家幾百家，號呼慘苦，連刑官也不免掩面流淚。左副都御史陳瑛天性殘忍，得成祖信任，盡量誅戮，對同列說：「不把這班人當作叛逆治罪，那末，我們算是什麼呢？」

方孝孺輩明明是忠臣烈士，成祖在朝堂上榜示，卻硬說他們是好惡官員；成祖明明是叛逆篡弑，羣臣上表勸進，卻稱頌爲應天順人。孟子說：「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」那時候滿朝君臣還有一個是人麼？他們自稱爲應天順人，試問那個天那個人要你們這些人來做皇帝，做官員！不過，自有人類以來，是非公理，到底是敵不過富貴利祿的；忠義道德，到底是敵不過慘殺毒刑的；何必少

見多怪，替古人扼腕呢！王世貞 弇州史料載南京法司所記云：「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奴，牛景先妻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韓氏例，送淇國公處轉營姦宿。」又云：「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，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，齊秦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，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，年少的都有身孕，除生子令做小龜子，又有三歲女子，奏請聖旨。奉欽依：由他。不的到長大，便是個淫賤材兒。又奏：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，如今十歲也，奉欽依：都由他。」又云：「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歲，送教坊司。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，送教坊司。張氏病故，教坊司於奉天門奏。奉聖旨：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，着狗喫了。欽此。」這種行爲，還有一毫一絲人的氣味麼？而在當時，這就是最合理的最尊嚴的煌煌聖旨。因此，所謂聖旨一類的東西，真不能不使人永遠懷疑。

戚繼光

78.  
3.  
22  
84  
3/222

日本在西漢時代，稱爲倭國，因爲隔離在大海中，所以歷朝彼此交通，從不發生戰爭。元世祖忽必烈派忻都范文虎領十萬舟師往攻，結果大敗逃回。明太祖驅逐胡元，兵力強盛，對於日本始終不能如意。他們地理上的優越性，和民族性的堅強，可以從洪武十四年日本王良懷上的表文看出來。良懷說：

臣聞三皇立極，五帝禪宗，惟中華之有主，豈夷狄而無君。乾坤浩蕩，非一主之獨權；宇宙寬洪，作諸邦以分守。蓋天下者，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。臣居遠弱之倭，褊小之國，城池不滿六十，封疆不足三千，尙存知足之心，陛下作中華之主，爲萬乘之君，城池數千餘，封疆百萬里，猶有不足之心，常起滅絕之意。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，小邦亦有禦敵之圖，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，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。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，起精銳之師，來侵臣境；水澤之地，山海之洲，自有其備，豈肯跪途而奉之乎。順之未必其生，迷之未必其死，相逢賀蘭山前，聊以博戲，臣何懼哉。倘君勝臣負，且滿上國之意；設臣勝君負，反作小邦之差。自古講和爲上，罷戰爲強，免生靈之塗炭，拯黎庶之艱辛。特遣使臣敬叩丹陛，惟上國圖之。

明太祖看了很忿怒，可是元朝的苦經驗，放在前面，不敢冒險出兵，祇得嚙下一口悶氣。太祖以後，倭人不斷侵掠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沿海州郡，朝廷束手無策。世宗嘉靖二十六年，命副都御史朱純巡撫浙江，兼管福建沿海五府軍事。純嚴申海禁，凡捉獲交通倭商的，立即斬首。豈知交通倭商，一部分固是貪利小民，做東道主人的，卻是本地有勢力的大紳士大官員。朱純鐵面無私地禁起來，他們當然大怨恨。巡按御史福建人周亮，連合同黨上奏章造謠攻擊，朱純蒙不白之冤，下獄自殺。從此四年不設巡撫，上下蒙蔽，海禁廢弛，貴官豪紳家收受倭貨，大擅其利。他們特通番禁，合作護符。要貨不給錢，如果討賬太緊，就用送官重辦一類大話嚇人，或用好言欺騙說：我們是尊貴人，那能賴你這幾個錢？倭商冒險來作買賣，結果成了光棍，流落在海邊，不得回去。給倭商做掎客的中國人，橫受貴官豪紳的欺侮，生計斷絕，如何能甘心。他們逃到海上，勾結倭人分路進攻，登岸屠殺。原來中國的貴官豪紳只會仗勢作怪，別無其他本領。倭帆所指，開聲奔潰，那種怯弱不才，和前時陵人盛氣，大概不是中國士大夫，不會了解猛虎可以一轉而成鼠子的奧妙道理的。倭人嘗試之下，意外獲利，覺得比通商好得無可比較，自然源源而來，加緊擄掠。有時六七十個人，深入內地，走幾千里路，割幾千人頭，可以沒有遇到抵抗的。倭人愈來愈多，中國人愈殺愈怕。要不是戚繼光出來練兵防禦，陸續肅清，那些營私舞弊，禍國殃民的貴官豪紳們，除了相顧失色，縮頸逃避以外，一定不能想出其他較好辦法的。

戚繼光，山東登州人。幼年個儻負奇氣，家貧好讀書，通經史大義。嘉靖四十年，倭寇攻台州，繼光時爲參將，守台金嚴三郡，先後九戰皆捷，手斬賊酋，擒殺一千餘人，焚溺死者無數。明初沿海要地，建城堡，設戰船，防備周密。後來承平日久，兵不知戰，一聽寇來，逃匿恐後。繼光見金華義烏民俗強悍，可用，召募勇士三千人，練習刺擊術，依照南方地勢，制新陣法，所有戰艦火器器械講求新法，創意製造，戚家軍精銳，名聞天下。台州破敵以後，朝廷大爲嘉獎，進繼光秩三等。閩廣賊流入江西，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授擊又大破敵。上坊巢賊奔建寧，繼光還浙江。明年，倭大舉犯福建，一路從溫州來，合福寧連江諸倭，攻陷壽寧政和寧德。一路從廣東南澳來，合福清長樂諸倭，攻陷玄鍾所延及龍巖松谿大田古田莆田。距寧德城十里，有地名橫嶼，四面繞水，道路險隘，寇據中結大營，官軍不敢擊。新到倭人營牛田，酋長營興化東南，互爲聲援。閩中告急，宗憲又檄繼光往勦。繼光定計先擊橫嶼，人負艸一捆，填壕直進，大破賊巢，斬首二千六百級。乘勝至福清，搗敗牛田賊，餘賊走興化。繼光跟踵追逐，夜四鼓，抵賊柵，連克六十營，斬首千餘百級。平明入城，興化人才知道官軍平賊，持牛酒勞軍，路爲之塞。還師福清，遇倭自東營登陸，擊斬二百人。總兵官劉顯驍勇善戰，屢破賊兵，閩中舊倭大體肅清。繼光還浙。後來新倭又如蟻到閩，破興化城，據平海衛。劉顯俞大猷不敢進擊。四十二年四月，繼光率浙兵來援，巡撫譚綸令將中軍，劉顯將左軍，大猷將右軍，合攻平海衛賊。繼光率衆先登，左右軍繼進，斬首二千二百級，奪還被虜人三千，倭軍大潰。譚

繪奏繼光功第一。嘉靖帝大喜，祭告天地宗廟，命代大猷爲福建總兵官。明年二月，倭餘黨糾新倭萬餘，圍仙遊三日，繼光敗賊城下，又追敗賊王倉坪，斬首數百級，餘賊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。繼光分兵五哨，親身執短刀攀崖仰攻，俘斬數百人，倭悉衆掠漁舟出海逃去。橫行十多年的倭寇，此時竟得消滅。繼光戰功最多。繼光爲將，號令嚴，賞罰明，士卒無敢不用命，屢挫大敵，名出老將俞大猷上。

穆宗隆慶初年，北邊薊門多警，給事中吳時來請召大猷繼光專調邊卒。部議獨用繼光。時譚綸督師遼薊，集步兵三萬，徵浙兵三千，專任繼光訓練，令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。繼光巡行塞上，議建敵臺，臺高五丈，空內爲三層，可容百人，械甲糗糧具備。薊鎮邊牆長二千里，建臺一千二百座。邊卒向來驕惰，不知紀律，適所徵浙兵三千人到鎮，列陣郊外，天大雨，自清晨至日昃，植立不動，邊卒大駭，從此知服軍令。五年秋，臺功成，精堅雄壯，二千里聲勢聯接，又議立車營，車一輛用四人推挽，戰時結成方陣，陣中置馬步軍，別製拒馬器，體輕便利，阻寇騎衝突。寇來，火器先發，稍近，步軍持拒馬器，雜以長鎗，箕排列向前；寇退出，騎軍追逐。大軍後置輜重營，給養充足，可以持久。分軍隊爲三類，浙兵主戰鬪，諸鎮入衛，兵主策應；本鎮兵主戍守，節制精明，器械犀利。薊門軍容，爲各邊鎮冠。小王子後裔土蠻，擁騎兵十餘萬，常入邊殺掠。朵顏酋長董狐狸及兒子長昂，交通土蠻，時叛時服。神宗萬曆元年，二寇來犯，繼光掩擊大勝。明年，又窺諸口，不得入，乃共逼狐狸弟長禿侵邊。繼光出戰，生擒長禿。二寇大驚，率部長親屬三百人叩關。

請死罪，狐狸服毒，衣叩頭請赦。長禿繼光遣副將史宸羅端至喜峯口受降，釋長禿令歸。繼光在鎮十六年，邊備整飭，防守堅固，寇盜不敢犯。他鎮被寇攻掠，增兵益餉，天下騷動，獨薊門守將遵行成法，數十年得無事。繼光轉戰南北，所至著名，在南方戰功特盛，在北方專主守。著書名紀效新書，練兵事實，爲兵家圭臬。

明史戚繼光傳云：「繼光用兵，威名震寰宇，亦賴當國大臣徐階、高拱、張居正先後倚任之。居

正尤事與商榷，欲爲繼光難者，輒徙之去。諸督撫大臣如譚綸、劉應節、梁夢龍輩，咸與善，動無掣肘，

故繼光益發舒。居正歿半歲，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此當國者，遽改之。廣東繼光悒悒不得

志，強一赴，踰年卽謝病。給事中張希泉等復劾之，竟罷歸。居三年，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。繼光亦

遂卒。任將之道，亦可知矣。」我們看了這段文字，想起明太祖一個故事來。太祖從窮和尚做到皇

帝，閱歷實在太多了，他看透那搖筆弄舌，急私害公的貪官污吏，鄉愿佞臣，種種蠹國殃民，無恥不

堪的罪惡，所以嚴刑懲罰，晚年更甚。皇太子朱標諫道：「陛下誅戮過濫，恐傷和氣。」太祖默然不

答。第二天投一條棘杖在地上，命太子去拾取。太子有難色。太祖道：「你怕刺不能執持，我削光給

你，不很好麼？現在誅戮的全是天下險人，除掉他們，正是你的福氣。」不錯，經過太祖的選擇，後來

建文帝時代，好人的確不少。但是這條棘杖，到底無法削光的，於是沿海各省的人民大遭其殃，冒

險通商的倭人也大遭其殃，公忠體國，相業無比的張居正也大遭其殃。——居正死後，被士大夫誣陷，幾乎剖棺戮屍。——焦頭爛額，百戰功高的戚繼光、俞大猷、劉顯等輩也大遭其殃。不遭殃而且始終享福獲利的，卻只有太祖投在地上削不光的那一條棘杖。

台金嚴——浙江省舊台州府金華府嚴州府。

義烏——浙江省義烏縣。

建寧——福建省建甌縣。

福寧連江壽寧政和寧德——福建省霞浦縣連江縣壽寧縣政和縣寧德縣。

南澳福清樂元鍾所屬松羅大田古田莆田——廣東省南澳縣福建省福清縣長樂縣龍巖縣松羅縣大田縣古田

縣莆田縣元鍾所屬詔安縣。

興化——即清朝置興化府，今稱莆田縣。

平海衛——屬莆田縣。

仙遊漳浦——福建省仙遊縣漳浦縣。

薊州永平山海——河北省薊縣盧龍縣臨榆縣。

土蠻朵顏——土蠻胡族名號，朵顏加名，在熱河省。

實筩——軍器名，長一丈五尺，有竹織二種，以牌盾佐其下，長鎗夾其左右，銳鉞大刀接翼於後，實筩枝槍繁盛，遮蔽一身。

有餘，詳見紀略新書。

# 熊廷弼

75  
3  
24

熊廷弼，湖北江夏人，身長七尺，有膽知兵，能左右射，發無不中。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進士。四十七年三月，遼東經略楊鎬率大軍四十七萬出塞，被清兵二萬人擊潰，朝廷大震。廷弼先時做過遼東巡按御史，極有威望，神宗急命廷弼代鎬任經略職。廷弼還沒有出北京，開原失守，剛到山海關，鐵嶺又失，瀋陽等城堡官吏軍民聞風逃竄，連瀋陽也洶洶要潰。廷弼兼程前進，勒令逃人各歸本地，斬逃將劉遇節。王捷、王文鼎、貪將陳倫取頭祭奠死節將吏，革退總兵官李如楨，派李懷信督率軍伍，鼓勵士氣。又派僉事韓原善安撫瀋陽居民，原善膽怯不肯去，改派僉事閻鳴泰到虎皮驛，又慟哭退回。廷弼乃親自出巡，從虎皮驛到瀋陽，冒大雪連夜往撫順。總兵官賀世賢說撫順近敵不可往，廷弼不聽，奏軍樂入城，沿途招集流亡，審度形勢，配置兵馬，守備粗具。到任不到幾月，造戰車，治火器，濬城池，戰備充實，號令嚴明，人心大定。廷弼奏上方略，請集兵十八萬，分佈饒陽、清河、撫順、柴河、三岔口、鎮江諸要口，首尾相應。挑精兵作遊擊隊，輪班出襲，使敵疲於奔命，再看機會大舉進剿。明年五月，清兵攻花嶺，六月，攻王大人屯，八月，攻蒲河，廷弼取守勢，兩軍殺傷相等。明兵向來是遇敵敗逃的，這次居然打個平手，自然是極好的現象。

不料給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劉國縉卻造謠大攻廷弼。宗文本是戶科給事中，因丁艱失官，多方營謀，不得補缺，想藉廷弼勢力代爲請託，廷弼不從，後來鑽得吏科給事中，立志要報不肯援引的深仇。國縉是宗文的老師，曾募遼民萬七千餘人爲兵，想藉此升官，路上募兵逃亡過半，被廷弼奏明，國縉恨極，聯合宗文鼓動黨羽，紛紛彈劾。宗文說廷弼軍馬不訓練，將領不部署，人心不親附。御史顧慥說廷弼出關踰年，漫無計劃。御史馮三元說廷弼無謀者八，欺君者三，不速罷斥，遼必不保。御史張修德說廷弼破壞遼陽，廷弼被羣小力攻，辯不勝辯，上奏繳還尙方劍，懇請辭退。給事中魏應嘉乘勢嚴辭奏劾。十月廷弼免職，袁應泰繼任。三元應嘉修德等更進一步連章猛攻，想他得罪受刑。朝廷派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查勘。廷弼回籍聽勘，臨行上奏道：

今朝堂議論，全不知兵。冬春之際，敵以冰雪稍緩，閔然言師老財匱，馬上促戰；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。及臣收拾甫定，而愀然者又復閔然責戰矣。自有遼難以來，用武將，用文吏，何非臺省所建白，何嘗有一效。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，何用拾八股語徒亂人意。

朱童蒙查勘回奏，陳述廷弼功績，並說：

臣入遼時，士民垂泣而道，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。其罪何可輕議。

在這一年裏，神宗病死，光宗立一月又死，熹宗卽位，逆閹魏忠賢擅權，鬧得天昏地黑，廷弼無論說什麼

話，誰去理會他。熹宗天啓元年三月，清兵攻取瀋陽、遼陽，經略袁應泰敗死。遼西軍民潰逃，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，烟火斷絕。朝廷大震，這才想起廷弼的舊功，教他趕快從原籍來京，先命王化貞爲巡撫，駐廣寧。

六月，廷弼入朝，建三方布置策。廣寧用馬步重兵，作隨時出攻勢，使敵集全力防禦，不暇他圖；天津登萊兩處，各置水師，乘虛擾敵後方，使有內顧憂；先復遼陽，再規失地。朝廷正驚惶相視，束手無策，見廷弼有了主意，自然一一依從，命速出駐山海關，經略遼東軍務，節制三方，統一事權。廣寧巡撫王化貞生性狂妄愚悞，不懂軍事，卻善大言，專能虛張聲勢，騙名譽官爵。朝官也信化貞是真人才，凡有奏請，無不贊成。化貞怕廷弼出關，減損自己的兵權，又恨廷弼策略與己不合，故意把軍中瑣碎事務交給廷弼處理，消極抵制。廷弼上奏說：「臣奉命控扼山海，不是單管廣寧一方，請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，推卸責任，坐失事機。」化貞同兵部尚書張鶴鳴內外呼應，狼狽爲姦，專心和廷弼齟齬，不讓他有實權。八月，廷弼奏稱三方布置，仍須聯絡朝鮮，助我牽制，並招募在彼避難遼人，別成一軍，我使臣駐劄義州，辦理外交軍務，與內地聲息相通。保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，可充使職。之垣向主管各部商議兵餉，張鶴鳴有意爲難，遷延不決。恰巧都司毛文龍乘虛襲破清鎮江城，張皇戰功，希圖冒賞，知道不能欺蒙廷弼，單向化貞報告，化貞得報再大增飾辭，奏稱大捷。明朝君臣喜出望外，急命登萊、天津發水師二萬，化貞督

廣寧兵四萬合蒙古軍前往援應。朝命下來，各鎮互相觀望，並不進兵。廷弼奏：

三方兵力未集，文龍發之太早，致敵恨遼人，屠戮四衛軍民殆盡。灰東山之心，寒朝鮮之膽，奪河西之氣，亂三方並進之謀，誤屬國聯絡之算，目爲奇功，乃奇禍耳。

鶴鳴等一班朝士本來憎惡廷弼，現在更說這樣不中聽的話，如何可忍。羣起攻擊廷弼，逗留不戰，阻撓軍情。化貞一發得意，宣稱叛將李永芳可爲內應，蒙古助兵四十萬，可以不戰取全勝。一切士馬甲仗糧草營壘都不關心，只坐在公署裏不斷發表大話，朝官有了這些悅耳的安慰，放膽去幹爭權奪利的醜劇，誰來考究是非真假。廷弼空擁經略名號，實際只有兵五千人，化貞做個巡撫，倒有兵十四萬。廷弼主張堅守，化貞專說進戰。廷弼說遼人不可用，蒙古不可靠，永芳不可信，廣寧多間諜可慮。化貞意見完全相反，寫信給朝官說：「八月裏定有大勝，請諸公高臥著聽捷報罷。」到了十月，天寒河凍，廣寧人謠傳清兵渡河來攻，人心皇皇，各想逃竄，化貞也害怕起來，計劃分兵守鎮武西平、閩陽等城，大軍守廣寧。鶴鳴也才覺得廣寧可慮，請救廷弼出關。廷弼上奏說：鶴鳴只知經略一出，可以鎮定人心，不知空手的經略出去，更使人心擾亂。而且臣駐劄廣寧，化貞該駐何處。如今局勢危急，懇求委臣全權，才能辦事。鶴鳴化貞原是預備將來推卻責任的地步，並不希望廷弼真有權做事，因此大爲不悅。廷弼奉朝命出關進駐右屯，議用重兵內護廣寧，外扼鎮武、閩陽。派劉渠領兵二萬守鎮武，祁秉忠領萬人守閩陽，羅一貫領

三千人守西平。又下令道：「敵來越過鎮武一步者，文武將吏誅無赦。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，敵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，亦如之。」剛布置完成，化貞信諜報說海州空虛，有利可圖，不等商議，發兵往襲，半路忽又退回。廷弼看他那種荒謬兒戲，破壞大局，上奏說：化貞進兵，到現在已有五次。八九月間屢進屢退，還可以說未曾正式奏請過。十月二十五日一次，聲稱上奏即行，臣趕快出關去作後應，不料化貞已經回來了。西平會議，決定協力堅守，犄角設營，三十日忽然接得化貞進兵的通知。十一月二日化貞赴鎮武，臣第二次趕往杜家屯，剛到半路，化貞兵馬又退還了。忽進忽退，被敵人看透伎倆。請陛下諭知化貞以後慎重舉止，不要給敵人當笑話。化貞看見奏章，異常憤怒，上書自辨，且說：「願請兵六萬，一舉蕩平，即使不能全滅，也要殺敵大半，永遠不爲邊患。」宰相葉向高，尚書張鶴鳴都深信化貞，厭惡廷弼，於是朝臣紛紛彈劾。有的說應賜化貞尚方劍，不受經略節制；有的說廷弼不該駐劄關內；有的說廷弼大言欺世，嫉能妬功，不去必壞邊事。諸臣正在大發議論，狂吠不休，二年正月，清兵進逼西平，聰明的官員們，知道危險到了，再說話要負責任，大家都靜默得很像老實人。

西平被圍甚急，化貞信任中軍孫得功的計策，調廣寧全部兵力交孫得功，祖大壽往會祁秉忠進戰，廷弼也飛檄劉渠拔營往援。二十二日，兩軍在平陽橋相遇，剛交鋒，得功及參將鮑承先首先奔逃，大叫道：「兵敗了，快逃罷！」廣寧兵大潰。鎮武閭陽兩路兵支持不住，劉渠祁秉忠戰死，祖大壽走覺華島。

西平守將羅一貫待援不至，同參將黑雲鶴力戰死。此時廷弼已離右屯進駐閩陽，清兵停沙嶺不敢直進。化貞一向依得功做腹心，豈知得功早已偷降，想生擒化貞去獻功。在廣寧散播謠言，說敵兵已到城下。城中大亂狂奔，化貞不知道，還闔著房門在看公文。參將江朝棟推門進去，化貞大怒，罵他不懂規矩。朝棟大叫道：「事急了，請快走。」化貞嚇得面無人色，不會行動，朝棟抱着他跳上馬，兩個僕人徒步跟從，棄廣寧踉蹌奔逃。到大凌河遇見廷弼，主張守寧遠及前屯。廷弼道：「嘻！遲了！如今只有護潰民入關一法。」把自己帶來約五千人交化貞做殿軍，所有積聚糧草悉數燒毀。二十六日，護潰民進關，得功率廣寧叛將迎清兵入城，化貞已逃走兩天了。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，路上找不到食物，才退回去。敗報到京，滿朝君臣大起恐慌。二月，逮化貞廷弼下獄，都定死罪。賊闖魏忠賢向廷弼索賄四萬兩不得，大怒，立誓先斬廷弼。朝官想討賊闖的歡心，爭着上奏章攻擊。天啓五年八月，斬廷弼，傳首九邊示衆。御史梁夢環奏廷弼偷盜軍餉十七萬，御史劉徽奏廷弼家產百萬，請沒收充公。忠賢即出上諭，着地方官嚴追賊款。廷弼何嘗貪賊有錢，一家破產不算，親戚同族也都被牽連破產。江夏縣知縣王爾玉教廷弼子兆珪等交出貂裘珍玩，本來沒有這些東西，爾玉怒，要加笞辱，兆珪奪刀自殺。兆珪母稱冤，爾玉命剝兩婢女襯衣撻四十示威。遠近人無不歎恨。崇禎二年，大學士韓爌等言：「自有遼事以來，誑官營私者何算。廷弼不取一金錢，不通一賄賂，焦唇敝舌，爭言大計。魏忠賢盜竊威福，士大夫靡然從風，廷弼以久繫待

決之人，屈曲則生，抗違則死，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，致獨膺顯戮，慷慨赴市，耿耿剛腸，猶未盡泯。今縱不敢深言，而傳首已踰三年，收葬原無禁例，聖仁必當垂慈。」詔許廷弼子持首歸葬。崇禎五年，王化貞才斬首。

中國古代所有政治上的設施，差不多全是爲防範內亂而設立的。比如選拔人才最重要的科舉制度，就是消磨讀書人智力光陰的巧計之一。有一天，唐太宗在端門上偷看新進士，歡喜道：「天下英雄，都入我的圈套了。」唐人趙嘏還有兩句詩：「太宗皇帝真長策，賺得英雄盡白頭。」唐太宗真不愧聰明無比的皇帝啊！明朝改用八股取士，方法比唐宋更加精密，確是毫無遺憾。在這個制度之下，造成無數又庸又詐的士大夫，來擔當國事，朝廷也就高枕無憂了。搜探異聞錄裏記朱新仲一段議論，很可以看出中國人典型的人生觀。他說：「人生天地間，壽夭不齊，姑以七十爲率。十歲爲兒童，父母膝下，視寒煖燥溼之節，調乳哺衣食之宜，以待成立，其名曰生計。二十爲丈夫，骨強志健，問津名利之疆，秣馬厲兵，以取我勝，如驥子伏櫪，意在千里，其名曰身計。三十至四十，日夜注思，擇利而行，位欲高，財欲厚，門欲大，子息欲盛，其名曰家計。五十之年，心意力疲，俯仰世間，智術用盡，西山之日漸逼，過隙之駒不留，當隨緣任運，息念休心，善刀而藏，如蠶作繭，其名曰老計。六十以往，甲子一周，夕陽銜山，倏爾就木，內觀一心，要使絲毫無慊，其名曰死計。」看這許多計，真

是名利雙收，福壽兼備，最好也沒有的了。可惜絕對不談到爲國計，爲民計，足見爲國計爲民計的士大夫，千萬人中偶遇一二，不能代表一般人的志願的。所以熊廷弼雖然痛切地說：「朝官何用拾八股語徒亂人意，」到底八股勢力把廷弼殺了，把明朝亡了。呂留良東莊詩存注說：明末有人寫一張送禮單貼在朝堂上，單上寫的是：「謹具大明江山一座，崇禎夫婦二口，奉申贊敬。晚生文八股頓首。」這雖是開玩笑，裏面何等沈痛呢！黃梨洲明名臣言行錄序有一段議論道：「當世愚儒無知，不足以備一障，瑣瑣朱墨，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。世智限心，風塵破膽，田儼竈婦，且窺其底裏，何況盜賊。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，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，破城陷邑，智窮不能自免，則以亡虜降人爲究竟。遂使天網毀，地紐絕，普天相顧，命懸晷刻。嗟乎，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，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！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，而後能成天下之事，有成天下之心，而後能死天下之事。事功節義，初無二致。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，行嘗試之事，亦安有不敗者乎？」梨洲先生飽嘗亡國的滋味，議論自然深切，不過從身計家計的立場來看，梨洲先生倒成不識時務的愚儒了。入股祕訣，只是揣摩風氣四個字。滿心想作官發財，卑污不堪，表面卻必須裝出聖人的腔調，而且還得把聖人遷就主考官的嗜好。因此士大夫的身分，還算不了聖人家裏養的一隻鸚鵡，實際只是主考官門下一個能動口的怪物。（唐朝薛保遜說，曾在灞上逆旅中，見數物像人，詰之，口輒動，皆

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。他們單看誰有勢力，就給誰發言，見人有人話，見鬼有鬼話，任何題目，都能做出一大套，保管合式中聽。所謂成天下之心，死天下之事，根本沒有聽說過。梨洲先生說他們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，不知尾生孝已也是假裝的，骨子裏依然張儀蘇秦之詐哩。總之，明太祖用八股害人，人也把他的江山子孫害了，自作自受，無可惋惜，可憐的卻是無知小民，窮極無告，逼得唱這樣一個歌謠：「喫他娘，穿他娘，大家開門迎闖王，闖王來時不納糧。」一部分文士，無路可走，幻造出一個烏托邦，想躲在那裏做神仙。明朝郎瑛七修類稿說：「宋康譽之撰昨夢錄，皆一時奇實之事。內云宣政間，楊可弼、可輔兄弟三人，精通易數，明風角鳥占，於兵書尤邃，皆名將也。自燕山回，語先人曰：數載前在西京山中，遇出世老人，頗相款，勸予勿仕，隱去可也。予問何地可隱。老人曰：欲知之否？乃引予入山，有大穴焉。老人入，楊從之，穴漸小，匍匐約入三四十步，即漸寬，又三四十步，出穴，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。至一家，其人來迎，笑謂老人曰：久不來矣。老人曰：此公欲來，能相容否？對曰：此中地廣人少，常欲人來而不可得，敢不容耶。乃以酒相飲，酒味薄而醇香郁烈，人間所無，且殺雞爲黍，意極歡。語楊曰：速來居此。不幸天下亂，以一丸泥封穴，則人何得而至。又曰：此間居民雖異姓，然皆信厚和睦，同氣不若也，故能同居。苟志趣不同，疑開爭奪者不來也。觀子神氣骨相，非貴官則名士也。老人肯引至此，子必賢也。吾此間衣服飲食，牛畜絲纊麻棗之屬，皆

不私藏，與衆均之，故可同處。子果來，勿攜金珠珍異之物。在此俱無用，且起爭端。指一家曰：彼來亦不久，有綺縠珠璣，衆共焚之也。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，殊不闕，惟計口授地，以耕以蠶，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。楊謝而從之。又戒曰：來遲則封穴矣。迨暮，與老人出。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，公能相從否？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，乃盡捐所有，易絲綿布絹，先寄穴中人。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，二弟築室山中不出。俟天下果擾擾，則共入穴，自是聲問不聞。先人嘗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，則屋已易三主，三楊不知所向也。及紹興和好成，金人歸我三京，余至京師訪舊居。忽有人問：此是康通判居否？出一書，楊手札也。書中致問吾家，意極殷勤。且曰：予居於此，飲食安寢，終日無一毫事，何必更求仙乎。公能來甚善。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，家今居宜興，俟三京帖然，則奉老母以還。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，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。未幾，金人渝盟，余顛頓還江南，自此不復通問。右夢錄之言也。正德初，友人馬二遊松江，遇方士，盤桓日久。方士曰：予終南山人，山內自有一乾坤也。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，無是非爾我之心，壽皆百數十歲，動用俱備，獨乏者鹽耳。山西南有一洞，四川境也。水湧難進，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，上有人問其由，可則開水使進也。山中有至人，知天地國家之災祥，曰：今朝廷有事，令我輩十餘人出遊，引好人去之耳。子心亦善，去彼至樂且壽，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。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翁，與人談論如醉癡者，但云：人要在好處安身。又云：天下名山大

川，我無不至，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。據此二人之言，則陶之桃花源，蘇之青城山，實有之矣。況宋公之死，所傳不一，行狀與菽園雜記云，端坐死於夔府，葬蓮花池山下。守溪長語云，縊死茂州一寺，傳聞一夕爲水沖去。又今有塚在成都。陽明智術高天下，昨聞雷郎中某在某地親遇陽明，當時佯死不可知。二人之言，或亦有諸。今觀昨夢錄，又符於二人，特錄以傳好事者。」

湖北江夏——湖北武昌。

開原鐵嶺瀋陽遼陽撫順——遼寧省縣名。

虎皮驛 瀋陽清河柴河三岔口鎮江——虎皮驛在瀋陽南，與遼陽接壤。靈巖城在寬甸縣北。清河在開原縣。柴河堡在鐵

嶺縣。三岔口在海城縣。鎮江堡在鳳城縣東南，與朝鮮分界處。

塔山圓陽——塔山堡在錦縣。圓陽城在北鎮縣西南。

廣寧——北鎮縣。

登萊——山東省蓬萊縣，掖縣。

義州——朝鮮地名。

東山河西——猶言遼東遼西各地。

鎮武西平——鎮武堡在北鎮縣東。西平堡在鎮武堡東。

右屯——錦縣東南。

海州——海城縣。

管華島——連山灣西南小島。

沙嶺——北鎮縣東。

寧遠——興城縣。

前屯——興城縣西南。

關王——李自成的綽號。



# 袁崇煥

78  
3  
26

袁崇煥，廣東東莞人。萬曆四十七年進士。天啓二年正月，到京引見，擢兵部職方主事。廣寧兵大潰，朝廷震恐，議扼守山海關。崇煥單騎巡視關內外，回來陳述關上形勢，並說：「給我兵馬錢穀，我一人足能禦敵。」朝臣們正嚇得面面相覷，忽聽崇煥口出大言，也就同聲稱他是人材，拔升僉事，給銀二十萬兩，使招募兵馬。關外兵亂後，道路阻塞，屍骨遍地，冰雪荒涼，豺虎橫行，崇煥連夜奔馳，意氣慷慨，夜四鼓入前屯衛城，鎮撫流民，計劃守備，將士無不欽服。十三山難民十餘萬，困在敵中不得出，崇煥主張將兵五千進駐寧遠，遙作聲援，別遣猛將馳往拔救。寧遠離十三山二百里，有便可收取錦州，否則退保寧遠，萬不可輕棄十萬人民。當時關上大臣有大學士孫承宗，總督王象乾，經略王在晉。承宗令象乾在晉商議，照例唯唯否否一番，互相推諉，毫無結果。十幾萬人都成了俘虜，逃回的只六千人。孫承宗召集將吏議守關地點，閻鳴泰主守覺華島，崇煥主守寧遠城。王在晉張應吾邢慎言等並無主張，卻又反對崇煥的意見。這本是做官祕訣之一，本身沒有表示，自然無責任可言；不贊成別人，將來如果失敗，大家還得稱他料事如神。幸而孫承宗賢明，不管多人力阻，獨從崇煥議。三年九月，命崇煥偕大將滿桂往駐寧遠。

崇煥創定規模，城址寬三丈，上寬二丈四尺，高三丈二尺，堞高六尺。派祖大壽、高見、賀謙分段監築。工料堅實，城成，巍然爲關外重鎮。滿桂驍勇善戰，崇煥號令嚴明，軍民愛戴，人人願出死力。商賈聞風紛至，流民襁負來歸，遠近爭趨寧遠，當作樂土。四年九月，崇煥率大將馬世龍、王世欽、水陸馬步軍一萬二千人，東巡廣寧，祭北鎮寺，歷十三山，抵右屯。上書孫承宗，請收復錦州、右屯諸城。承宗怕時機未至，不允。崇煥由水道泛三岔河還鎮。五年夏，承宗從崇煥計，遣將分據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及大小凌河，修繕城郭，布置守備，拓境二百里。寧遠形勢更爲鞏固。

孫承宗因不肯阿附魏忠賢，十月，被朝官猛攻免職。兵部尙書高第代任經略。高第卑污怯弱，只想往後退避，說關外必不可守，主張全部放棄，專守關內。崇煥以爲兵法有進無退，既得土地，何可輕棄，力爭不可。第決意實行。崇煥道：「我有守土的責任，應該死在寧遠，我絕對不走。」第無話可說，下令撤去錦州、右屯、大小凌河、松山、杏山、塔山守備，驅屯兵入關，遺棄米粟十餘萬石，死亡滿路，哭聲震野，人民怨恨，軍氣更消沈不振。清朝人看高第疑神見鬼，破膽喪魂的怪態，知道容易對付。六年正月，起大兵西渡遼河，二十三日，到寧遠境。崇煥督率大將滿桂，副將左輔、朱海參將、祖大壽守備，何可剛等誓死戰守。崇煥寫血書，激勵將士，將士感奮請效死。下令郊外居民焚燒房屋，運芻粟器械進城，堅壁清野待敵。又令同知程維模盤詰奸細，通判金啓宗管理食糧。檄前屯守將趙率、教山海守將楊麒，凡見逃兵，一律斬首。

二十四日，清兵攻城猛烈無比，死傷山積，終不肯退。崇煥令發西洋大砲，殺敵更衆。次日，清兵再攻，崇煥登高樓望見敵密集處，令發砲，清太祖被擊受重傷，倉皇敗走。明廷初得警報，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朝臣商議戰守，都束手無策。經略高第平日專擺官架，奴視諸將，待總兵官楊麒好似小頭目。麒威嚴喪盡，號令不行，甚至被兵卒輕侮。此時第嚇得發昏，擁兵在關上看風色，那敢出救。中外人總以爲寧遠一定不保，忽然捷報到來，舉朝大喜，立擢崇煥爲右僉都御史。這次戰事，清朝人做明史，也不能不承認他的重要。明史說：「我大清舉兵，所向無不摧破，諸將罔敢議戰守，議戰守自崇煥始。」

三月，任崇煥爲遼東巡撫，魏忠賢見遼事大有轉機，可以乘勢冒濫軍功，派太監劉應坤紀用等來做鎮守官。崇煥上奏拒絕，忠賢不從。崇煥慮廷臣妬忌自己，奏言：

爲今之計，大要在堅壁清野以爲體，乘間擊瑕以爲用。戰雖不足，守則有餘，守既有餘，戰無不足。願勇猛圖敵，敵必讎，奮迅立功，衆必忌。任勞則必召怨，蒙罪始可有功。怨不深，則勞不著，罪不大，則功不成，謗書盈篋，毀言日至，從古已然。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。

崇煥早看透了士大夫忌功的危險，何況又得罪了魏忠賢，所以說話這樣痛切。八月，清太祖傷重身死。崇煥想藉此窺探清國虛實，遣使往弔。清太宗也派人來答謝。冬季，崇煥偕劉應坤紀用、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，議大興屯墾，逐次收還高第所棄舊地。七年正月，朝命崇煥主持關內外軍務，與鎮守太監

劉應坤紀用並得便宜從事。其時清太宗想征伐朝鮮，怕明兵牽制後路，遣使來議和。崇煥也想利用機會，修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，爲恢復基礎。使者彼此往返，明清兩方各乘機急速行事。無奈朝鮮及明皮島守將毛文龍，全無抵抗能力，紛紛告急。朝廷命崇煥往救。崇煥派水師援文龍，又派左輔趙率教、朱梅等九將將精兵九千人先後逼三岔河，作朝鮮聲援。不久文龍在鐵山大敗歸皮島，朝鮮兵弱降清，崇煥援軍只得退回。朝中御史們羣起攻擊，說文龍朝鮮破敗，都是崇煥議和的罪過。四月，崇煥奏言：

關外四城，雖延袤二百里，北負山，南阻海，廣四十里耳。今屯兵六萬，商民數十萬，地隘人稠，安所得食。錦州中左大凌三城，修築必不可已，業移商民廣間屯種。倘城不完而敵至，勢必撤還，是棄垂成之功也。故乘敵有事江東，姑以和之說緩之，敵知則三城已完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，金湯益固矣。

趙率教駐錦州監城工，朝命尤世祿來代，又命左輔爲前鋒總兵官，駐大凌河。世祿左輔還沒有到達任地，五月十一日，清兵大舉直襲錦州，四面合圍，率教同太監紀用守城堅拒。崇煥因寧遠重鎮，敵必出奇兵來攻，守軍不可輕動，令世祿大壽選精騎四千馳救錦州，別遣水師東出牽制。世祿等將行，清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撲寧遠。崇煥登城守禦，前屯守將滿桂來援，與世祿大壽合力血戰城外，桂身受重傷，奮死衝擊，清軍大敗逃去。趙率教守錦州，被圍二十四天，發大砲殺敵無數。六月五日，敵解圍遁走。這次戰

爭，當時稱爲寧錦大捷，明朝人從沒有夢想過的。魏忠賢以及一般徒黨，膽更放大了，覺得崇煥討厭，嗾官員們說他不救錦州，是暮氣深重，應即罷斥。崇煥不得已，奏請去職。七月，王之臣來代，文武官吏冒濫軍功，增秩賜爵，凡數百人。忠賢的兒子，也算有功，封伯爵。奇功蓋世的袁崇煥，卻只進一秩。

八月，熹宗死，莊烈帝即位，忠賢得罪磔死。朝臣看風頭大轉，搶着奏請召用崇煥。崇禎元年四月，任崇煥爲兵部尚書，督師薊遼，兼督登萊天津軍務。七月，崇煥從原籍入朝。帝問用兵方略，崇煥對：「願陛下假臣全權，使宜行事，戶部轉軍餉，工部給器械，吏部用人，兵部調兵選將，中外事事相應，臣料五年可以收復全遼。」莊烈帝大喜，一一依從。崇煥又言：

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，調衆口不足。一出國門，便成萬里，忌能妬功，夫豈無人。卽不以權力掣臣肘，亦能以意見亂臣謀。

莊烈帝聽了感動，立起來諭崇煥道：「卿無須疑慮，朕自有主持。」崇煥看過去熊廷弼、孫承宗都是被士大夫排擠誣陷，不得完成志業，上奏說：

恢復之計，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，以遼土養遼人；守爲正着，戰爲奇着，和爲旁着之說。法在漸不在驟，在實不在虛。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。至用人之人，與爲人用之人，皆至尊司其鑰。何以任而勿貳，信而勿疑。蓋馭邊臣與廷臣異，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，但當論成敗之大局，不必摘一言一行。

之微瑕。事任既重，爲怨實多，諸有利於封疆者，皆不利於此身者也。況圖敵之急，敵亦從而間之，是以爲邊臣甚難。陛下愛臣知臣，臣何必過於疑懼，但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。

八月，崇煥到寧遠，令祖大壽駐錦州，何可剛駐寧遠，趙率教駐山海關。奏稱：「三人才優可用，臣當與始終共事。如五年收遼不成，臣手戮三人，再自投刑獄受死。」崇煥在鎮整頓營伍，撫慰商民，軍容又振。

皮島守將毛文龍，先年受命往援朝鮮，逗遛遼東不進。遼東陷沒，從海道逃回，乘虛襲破鎮江城。廣寧巡撫王化貞誇張戰功，謊報朝廷，從都司小官，躍升總兵，累加至左都督，掛將軍印，賜尙方劍，鎮守皮島。皮島又名東江，在登萊大海中，北岸距清境旅順口八十里，形勢上很可以牽制敵人。可是文龍貪悍匹夫，絕不知有國家。屢次出兵，只爲騙官爵，應故事，實際有戰必敗，報告卻無戰不勝。勾結朝中太監權臣，朋分利益。更廣招商賈，輸送禁品，表面是接濟朝鮮，暗地是售給敵國。無事時販賣人參、布匹，搶劫商船。有事時虛張聲勢，騙取賞賜，從不見出過一次真力。崇煥早想整理，奏請由部派官前去查核軍餉數目。文龍憎惡部臣監視，抗拒不納。崇煥待文龍禮節優厚，文龍又傲慢不遜。崇煥料定文龍終究妨害大局。二年六月，崇煥到雙島閱兵，文龍來會。崇煥議改革營制，設監軍大員，文龍勃然發怒。崇煥微示可以解職歸鄉的意思。文龍說：「歸鄉容易，不過只有我懂得遼東事情，等遼東事了，朝鮮衰弱，可奪歸我有。」他從前要挾朝廷，奏章裏有「牧馬登萊，取南京如反掌」的話，顯然野心勃勃，跋扈已極。六月初五日，

崇煥邀文龍觀將士比箭，談話中詰問文龍違法事，文龍抗辯。崇煥厲色叱伏兵拘文龍，文龍仍倔強不服。崇煥道：「你有十二斬罪，知道麼？」一條條舉出來，文龍聽了，喪失魂魄，口不能言，但叩頭求饒命。崇煥召文龍部將問：「文龍罪狀該斬麼？」都惶怖唯唯。崇煥叩頭請尙方劍道：「今天臣誅文龍，整肅軍紀，日後臣不能成功，也請皇上誅臣。」說畢，在帳前斬文龍。崇煥出帳諭將士道：「只誅文龍，餘人無罪。」文龍部下驕將悍卒數萬，怕崇煥威嚴，無一人敢動。於是命棺殮文龍。次日，具牲酒拜奠道：「昨斬汝，是朝廷大法；今祭汝，是僚友私情。」說着淚下。分皮島兵二萬八千人爲四協，革除一切虐政弊端，令副將陳繼盛代掌軍柄。還寧遠上奏道：「皮島合老幼四萬七千人，文龍妄報十萬，戰士不滿三萬，妄設將校千人，今不宜遽易新帥，派陳繼盛代理於事較便。」朝中初聞殺文龍，大爲駭然，只是木已成舟，也就算了。

崇煥在鎮，與率教大壽可剛規定兵制，合登萊天津東江四鎮兵十五萬三千人，馬八萬一千匹，歲費餉銀四百八十餘萬兩，比舊餉減少一百二十萬。明朝軍政的腐敗，卽此一端，可以想見其餘了。十一月，清太宗率大軍數十萬，分路攻入洪山口、大安口，會兵遵化。崇煥得警報，卽日督祖大壽何可剛率軍入衛。初十日到薊州。所過撫寧、永平、遷安、豐潤、玉田諸城，都留兵守護。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先馳抵三屯營，守將朱國彥不許進城。率教無險可恃，衆寡又不敵，力戰敗死。清兵破三屯營，越薊州西攻北京，大

同總兵官滿桂率五千騎先到，營德勝門外，清兵營城北土城關。滿桂進戰，城上發大砲助威，誤擊桂軍。桂受傷退回，帝令入甕城休養。崇煥引兵疾馳到京，營廣渠門外。莊烈帝大喜，命入朝覲見，慰勞備至。崇煥因士卒晝夜奔走，困疲不堪，難禦大敵，請得入城休兵。帝不許，請照滿桂例，暫屯兵外城，又不許。崇煥與清軍鏖戰，互有殺傷，移營城東南隅，豎立木柵，清軍進逼，見結陣堅固，不戰退去。其時有魏忠賢餘黨，溫體仁處心積慮，想推倒執政大臣，讓自己鑽進內閣做宰相，苦於無法藉口。這次清兵深入，所破隘口，全在薊遼總督劉策的防地，崇煥千里來援，無論如何，總是有功無過的。溫體仁卻利用人心危懼，互相疑謗，暗向莊烈帝進讒言，說崇煥引敵逼和，居心叵測。張秋水蠅鬚館詩話載體仁家書三則，是很難得的史料，錄一則在下面：

虜兵入犯，皆由袁崇煥以五年滅虜欺皇上，而陰與華亭姦輔臨邑罪樞密謀款敵，遂引之長驅，以脅城下之盟。及敵逼潞河，華亭猶大言特逆督爲長城，奸黨交口和之。吾不得不密疏特糾，以破羣欺。（另一書中說：「崇煥之擒，吾密疏實啓其端，此亦報國之一念也。」）及逆督既擒，奸輔膽落，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，以爲怙逆地，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。蒲州華亭恨吾入骨，乘特簡宜興之日，卽具揭力薦桐城會稽，以阻吾晉用之路。不知此時七尺軀，尙無安頓處，何問功名哉。

書中所說華亭姦輔指大學士錢龍錫，臨邑罪樞指兵部尙書王洽，蒲州指大學士韓爌，桐城指何如寵。

會稽指錢象坤，宜興指體仁，同黨周延儒。體仁本想借崇煥事把正人一網打盡，好同延儒狼狽入閣，不料被何錢二人先佔了地位，所以急得他發狠說：「大家快要散夥了，爲什麼還不讓我做宰相呢！」事有湊巧，清兵捕獲明太監二人，清太宗派人假作耳語，故意教他們偷聽說：「今天臨陣退兵，是皇上的祕計。剛才望見皇上單騎向敵，敵中有兩人來見，說了好半天話才回去。聽說袁巡撫有密約，大事就可成功。」太監中姓楊的，乘看守鬆懈，逃歸告密。莊烈帝更信溫體仁所說不虛。十二月初一日，召見崇煥，詰問何故殺毛文龍，何故援兵逗遛不進。叱武士縛崇煥下獄。大學士成基命再三叩頭請慎重。帝說：「慎重就是因循，什麼用！」基命又叩頭道：「兵臨城下，不比平常。」帝不理。大壽可剛懼同誅，擁兵東走，逃出山海關，遠近大震。崇煥從獄中手書論大壽可剛忠孝大義，不得妄動。孫承宗也派人勸立功贖袁督師罪，大壽可剛停兵聽命。魏忠賢餘黨王永光高捷史蕓等謀興大獄，給逆黨報仇，見崇煥下獄，前後上奏力攻崇煥及大學士錢龍錫，說：「龍錫指使崇煥賣國欺君，罪浮秦檜，私受崇煥重賄，運動免罪。」莊烈帝大怒，七月，坐崇煥謀叛大逆罪，凌遲處死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外，家產沒收。崇煥無子，又無財產，天下人無不稱冤。明朝滅亡的運命，也就完全決定。

明成祖爲篡奪帝位，求助兀良哈，放棄朵顏三衛，遼東宣大兩重鎮，中間隔絕，不能互爲應援，種下邊境一大禍根。戚繼光鎮守薊州，修築堡壘，整肅軍紀，駕馭夷人，恩威並用，數十年中外相安。

無事。遼東大將李成梁貪得戰功，侵掠弱小部落，攻伐累年不息，糜餉傷人，邊境騷動。戚李二人，同稱名將，朝廷獎勵成梁，特別優厚，聲勢赫赫，遠過繼光。文武官吏把遼東當作富貴捷徑，任意兒戲，終於引出亡國大禍來。等到邊事危急，束手無策，生事人一變而為畏事人，不待敵兵來攻，先自棄地退縮，使敵人騎着千里馬，還苦於尾追不上，真是驚弓之鳥，聽弦聲也會落地。幸而有人出來公忠任事，力救殘局，像袁崇煥那樣功業卓著，莊烈帝那樣信任專一，溫體仁只為滿足個人入閣的私慾，設計誣陷，破壞大事，一如崇煥「妬功忌能」的預料。大抵小人只認識勢力，不知有是非，只酷嗜富貴，不知有國家。看各代亡國歷史，如出一轍，絕無例外。宋以後異族輪流入主，已成公式，士大夫如果心理上沒有改變溫體仁的老調，歷史公式也會一次一次重複下去的。

十三山——在大凌河東。

北鎮寺——隋開皇四十年，詔以醫無閭山為北鎮。

洪山口——在河北省遵化縣。

大安口——在遵化縣西北。

三屯營——在遵化縣東。

## 史可法

黃梨洲行朝錄自敘說：「唐末黃巢兵逼潼關，士子應試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。其爲詩云：『與君

同訪洞中仙，新月如眉拂戶前。領取嫦娥攀桂子，任從陵谷一時遷。』中國文人，大抵無心肝如此。」梨

洲先生身受亡國慘痛，恨極當時士大夫貪鄙無恥，所以借唐人事聊寄感慨。其實，無論那一個國家的

滅亡，都是自作孽而無可惋惜的。明太祖定入股取士法，本意祇在誘惑讀書人迷溺在腐爛文辭裏面，

不許有腦子，不許談國事。讀書人惟一工作，是埋頭苦學，練成一套揣摩手段，架空胡說。運氣好，當然高

官厚祿，快活無比；即使困頓文場，屢試不售，也儘可留在本縣本村做個劣紳，包攬訴訟，魚肉鄉民，夠一

輩子衣食安享。所謂掄才大典，實際只是買賣交易，互相欺騙。周廣業循陔纂聞說：「闖賊陷京後，三月

二十七日，秀才見朝，僞尙書宋企郊叱曰：『朝贊大典，安用若輩，速回讀書，候新主考試。』數日後果試

諸生，首題天與之，次題大雨數千里。」崇禎皇帝是三月十九日縊死的，這班讀聖賢書的秀才們真可

以陳治山海濱外史說：「大清入中國，經略洪承疇教以收拾人心之法，以爲中國之所以俯首歸誠者，

企圖富貴也。社稷雖亡，而若輩之作八股義者，苟得富貴，舊君固所不恤。於是前朝科第之人，悉令爲官。

甲申卽位乙酉卽鄉試。」梨洲先生沒想到街上開張的商店，豈有專賣給一個主顧的道理，罵他們無心肝，未免冤枉了。沈括夢溪筆談說：「天下有三種最難整齊的東西，一舉人，二番子，三駱駝。」舉人和生番笨畜相提並論，日後微倖得官，自然不能尊重本分，嚴守秩序。明朝有位理學家劉永澄，批評當時士大夫的陋習道：「今人卑卑碌碌，實是官情太濃。病根在於應考時求錄取心切，所以看官爵如無上至寶，怎樣也不肯輕棄。他們爲保持祿位，不得不趨炎附勢，軟媚圓熟，惟利是圖。一個個自稱爲中庸君子，實則一個個全是無恥鄉愿。他們把模稜兩可叫做渾融，麻木不仁叫做鎮靜，狡詐取巧叫做明哲，含糊敷衍叫做得體。只見權勢所在，不問是非正義。」不錯，明朝的基業，確係這些鄉愿們一手破壞的。魏忠賢那樣罪惡滔天，狗彘不食，居然會有人請他配孔子，建祠在國子監西邊。要不是鄉愿們唯唯諾諾，那容小人猖獗無忌憚到如此呢！

不過，社會上無論什麼事，總是含着正反兩面的。鄉愿聯合奸賊，結成一個污濁團體；有氣節有才能的賢士大夫，看不上狐鼠跳梁，醜態嘔人，自然也會形成一個正直團體，起來對抗。無錫顧憲成，他退歸林泉以後，時常這樣主張：

官輦轂志不在君父，官封疆志不在民生，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，君子無取焉。

憲成在本邑東林書院講學，往往議論朝政，批評人物，一時高尚君子，聞風響應，互通聲氣，無意中被推

爲清流領袖。小人們受輿論指摘，怪形畢露，恨得磨牙舞爪，不共戴天。後來憑藉魏忠賢的毒力，把東林人士，殺戮禁錮，一網打盡。乘勢擴大範圍，凡是不肯隨聲附和的官員，任意稱爲東林黨人，驅逐罪責，好騰出位置來讓大家分肥。這時候小人們真覺得上天不地，惟我獨尊，祇要鑽進魏忠賢門下，什麼事都有辦法，誰還管得臉皮像靴皮一般厚呢！到了莊烈帝即位，起初很想振作一番，嚴辦魏忠賢，宣布逆案，凡案上掛名的，永遠廢斥不用。豈知小人是天生禍國的，他有水銀入孔的技能，有變化無窮的方式，莊烈帝如何防得。不多幾天，魏忠賢餘黨周延儒溫體仁一流人，依然入內閣，做宰相，把碩果僅存的幾個正人，又攆斥出去。直到朝廷讓了敵人，莊烈上了煤山，小人們在北京既經功德圓滿，老老實實，另尋出路，在南京的一部分，卻抓到機會，接着又作起怪來。

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三月，流寇李自成攻北京，警報傳到江南，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誓師勤王，渡江剛抵浦口，北京已破。福王由崧潞王常滂，南奔到淮安。南京諸大臣會議立君，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等商議道：「福王有貪淫酗酒不孝暴虐不讀書干預官司七種劣跡，不如立潞王。」奸臣鳳陽總督馬士英同魏忠賢餘黨阮大鍼貪福王昏庸，可以利用，密結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擁福王到儀真，連營江北，聲勢汹汹。可法早已知會士英，說福王七不可立，到此時爲大局着想，只好勉強迎入南京。五月初三日，可法等請福王監國。監國的意義，是因爲莊烈帝有太子流落在民間，生死不明。倘

使回到南京，福王應該退位，監國是臨時代理性質，不致發生困難。這種處置，本是光明公正，無可批評的。一般小人，卻急於奉福王正式稱帝，好早定祿位，安心做官，都不滿意可法，想攻擊他去職。監國登位的第一天，朝臣公推史可法、高弘圖、姜曰廣做宰相，馬士英、黨劉孔昭力爭自己。也該拜相。衆人不許，孔昭大怒道：「你們不讓我做，爲什麼也不讓馬士英呢！」衆人無法，加推士英、孔昭。又舉阮大鍼才堪重用。可法道：「大鍼是先帝欽定逆案中人，何得輕議。」福王命可法、弘圖、士英三人做宰相，可法仍掌兵部事，士英仍督師鳳陽。士英原想登朝，獨握大權，暢所欲言，得到這個命令，不由大怒，將可法先說福王七不可立的信札奏上，自己擁兵入朝。可法怕起衝突，請求出鎮淮揚，督師進取。十五日，福王即皇帝位。第二天，士英就入閣辦事。他入閣後第一件辦的大事，就是分江北爲四鎮。劉澤清轄淮海，駐淮北，經理山東一路；高傑轄淮泗，駐泗水，經理開歸一路；劉良佐轄鳳壽，駐臨淮，經理陳杞一路；黃得功轄滁和，駐廬州，經理光固一路。又封得功爲靖南侯，封傑爲興平伯，澤清東平伯，良佐廣昌伯。士英勾結這四個悍將，奪得大權，所以趕緊送高爵分地盤給他們。不過他們眼裏，根本沒瞧見馬士英，認爲朝廷分配不公，大家自由估據，並動兵爭奪揚州。傑兵先到揚州，人怕他殘暴，堅守不納。傑怒攻城，屠殺四廂人民，屍塞道路。澤清、良佐在臨淮、淮上，也盡量攻掠。江北混亂，朝廷束手無策，急命可法前往和解。可法先見得功、良佐、澤清，都收兵聽命，再去見高傑。傑、陝西米脂人，與李自成同鄉里，並起爲盜。李自成妻邢氏、武健

多智謀，愛傑剛猛，私通傑，同逃歸降明。傑驍勇善戰，凶暴無人性，在四鎮中兵力最強。他什麼都不怕，對可法卻有些畏懼，聽說可法快到，連夜掘大坑百十個，掩埋屍骸。第二天朝晨，率部下將校到帳下謁見，不覺冷汗直流，面色忽青忽黃，說不上話來。可法坦懷接待，不咎既往，傑大喜出望外。派自己的親兵暗中去監視可法，公文一定要先看了才讓發出。可法開誠布公，毫不介意，奏請移傑軍屯瓜州，傑又大喜。傑去揚州才平定。

八月，可法奏請發軍餉預備進取，士英不理。可法又上奏催請，並說：

近來人才日耗，仕途日亂，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，議論多而成功少。今事勢更非昔比，必專主討賊復仇，舍籌兵籌餉無議論，舍治兵治餉無人才。有空談是非，誘導淫侈者罰無赦。

義士何剛也上奏說：

臣請陛下三年之內，宮室不必修，百官禮樂不必備。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，廉者理財，勇者禦敵。爵賞無出此三者，則國富兵強，大敵可復。若以驕悍之將，馭無制之兵，空言恢復，是退行而求前進也。

可法等雖然這樣懇切地勸諫，可是亡國之君，亡國之相，亡國之將，雜湊在小朝廷裏，如何會覺悟。福王剛登位，就命工部大興土木，陸續建造宮殿。又派許多太監搜尋民間美女，隨意在女人額上貼一塊黃

紙，即須送進宮裏去。有一天，他在興華宮，好像失了珠寶似的，悶悶不樂。太監韓贊周請問緣故。他說：「梨園中實在沒有好角色！」馬士英阮大鍼兩個大奸，朋比作惡，內結太監，外連鎮將，引用兇黨，鋤滅正人。白丁奴僕，祇要鑽門路，送財帛，憑空得做文武大官。當時流行着「職方賤如狗，都督滿街走」的諺語，可以想見朝政腐敗到什麼程度。武臣擁兵橫暴，各佔分地，互相仇視，設計吞併，賦稅全入私庫，縱慾浪費，封疆兵事，概置不問。一個國家黑暗到這樣，只有亡滅才是公平合理的裁判。可法何嘗不知道，無奈孤忠耿耿，做夢也忘不了君國，活一天，總要苦心掙扎一天。

當初，可法怕高傑跋扈，調黃得功駐儀真暗中監視。九月初，傑突攻得功，得功不防，受傷幾死。賴可法調停，幸免戰爭。傑在揚州桀驁橫行，可法以身作則，耐心訓導，到底高傑是猛虎而不是狡狐，忽然大感動，崇拜可法是真忠義，立誓尊重朝廷，服從命令，願出死力進圖恢復。十月，傑率師北征。可法調黃得功劉澤清兩鎮赴邳宿防河。傑提兵直趨開歸，臨行上奏，語極激切，並說：

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，臣知報君雪恥而已，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。

得功懷舊恨，不肯任後援，澤清尤狡橫難信，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駐徐州助傑。諸鎮分配防地，都爭取輕便地帶，從王家營到宿遷形勢最關重要，卻拱手相推不敢負責。可法慨然自任，令幕下文武沿河南岸修築堡壘，先固守勢。十一月四日，可法舟抵鶴鎮，諜報清兵已入宿遷，可法進至白洋河，令總兵官劉

肇基往援，大敗清兵。敵還攻邳州，肇基追擊，相持半月，清兵敗走。肇基乘勝分兵，拔取贛榆、豐沛等縣。可法奏報軍務，馬士英大笑不止，對坐客說：「諸君以爲真有那些事麼？這是史公的妙計啊！一年快完，防江將吏應該斂功，耗去軍費應該報銷，有了這個藉口，斂功報銷都有辦法了。」說完，又呵呵大笑不止。此時李自成逃歸陝西，勢仍猖獗。可法請領討賊詔書，並暢論立國大計道：

自三月以來，大仇在目，一矢未加。昔晉之東也，其君臣日圖中原，而僅保江左；宋之南也，其君臣盡力楚蜀，而僅保臨安。蓋偏安者，恢復之退步，未有志在偏安，而遽能自立者也。大變之初，黔黎灑泣，紳士悲哀，猶有朝氣。今則兵驕餉絀，文恬武嬉，頓成暮氣矣。河上之防，百未經理，人心不肅，威令不行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，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，君父之仇置諸膜外。夫我卽卑宮菲食，嘗膽臥薪，聚才智精神，枕戈待旦，合方州物力，破釜沈舟，尙虞無救。以臣觀廟堂謀畫，百執事經營，殊未盡然。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，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。廟堂志不奮，則行間氣不鼓。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，漢光武不忘蒸薪之時，臣願陛下爲少康、光武，不願左右在位，僅以晉元、宋高之說進也。先皇帝死于賊，恭皇帝亦死於賊，此千古未有之痛也。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，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，此千古未有之恥也。庶民之家，父兄被殺，尙思穴胸斷脛，得而甘心，況在朝廷，願可漠置。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，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，直指秦關，懸上爵以待有功，假便宜而責成效，絲綸之布，痛切淋

濟，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。國家遭此大變，陛下嗣登大寶，與先朝不同。諸臣但有罪之當誅，曾無功之足錄。今恩外加恩未已，武臣腰玉，名器浮濫，自後宜慎重，務以爵祿待有功，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。兵行最苦無糧，搜括既不可行，勸輸亦難爲繼，請將不急之工程，可省之繁費，朝夕之燕樂，左右之進獻，一切報罷。卽事關典禮，亦宜概從節省。蓋賊一日未滅，卽有深宮曲房，錦衣玉食，豈能安享。必刻刻在復仇雪恥，振舉朝之精神，萃萬方之物力，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，庶人心可鼓，天意可回。

可法每上奏章，一定要反覆誦讀，再三斟酌，聲音哀苦，涕泗橫流。卽如這篇文章，真是滿紙血淚，略有心肝的人，讀了沒有不感動的。可是福王馬士英阮大鍼一流人，正忙着推翻逆案，殺逐東林，只當可法在那裏說瘋話，置之不理。鎮將中獨有高傑一人，真心忠義，奉令督全軍出發。其餘三鎮，不但彼此牽制觀望，無意進兵，而且還屢次爭利攻擊，互相仇恨。十二月，清兵克河南府。高傑到徐州，沿河築壘，鞏固根據地。清兵至孟津，先遣精兵渡河，河邊十五個寨堡，望風降附。傑率兵進屯歸德。清兵分兩路南下一路從濟寧到夏鎮，一路從洛陽攻鄧州。可法傑等各上奏報警。馬士英說：「不妨事。陝西李自成勢力不小，北兵雖說渡過黃河，還得顧慮後路，那敢來窺長江。況且兵不在多，周瑜用三萬人破曹操，謝玄用八千人破苻堅，何得張皇，只看做將帥的能不能出力。」他這些話是非常巧妙的，將來軍事失敗，可以加可法

不出力的罪名。

福王二年正月，河上又告警，福王下詔令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。高傑到睢州，守將許定國早已密降清軍，誘傑單騎入城，夜中殺傑。可法聽到這個消息，頓足流涕道：「中原從此沒有辦法了！」急往徐州，鎮撫亂兵，命傑甥總兵官李本身繼統傑軍。黃得功、劉澤清、劉良佐、希望傑兵潰散，不滿意可法的處置，紛紛上奏彈劾。士英忌可法的威名，也想乘機壓抑傑軍。監軍使衛允文看出士英心事，上奏攻可法，說督師是無用官職，可以廢除。士英很喜歡，加允文兵部右侍郎，總督與平標下兵馬，經略開歸防剿軍務，駐揚州。馬士英這個布置，把可法能活動的範圍，更縮小了。二月，可法回揚州，正在路上，黃得功引兵襲揚州，想殺高傑的妻子報仇。可法急遣官馳往講解，得功才退去。其時清兵已取山東河南，進逼淮南。馬士英阮大鍼日暮途窮，一發倒行逆施，加緊造孽，嚴刑壓迫東林名士，箝制輿論。湖北鎮將左良玉一向同情東林，憎惡馬士英。三月，良玉起兵東下，聲稱驅逐朝中奸黨。士英大懼，飛調黃得功、劉良佐等入衛。可法因清兵南下，形勢險惡，連奏告急，福王召羣臣會議。大理少卿姚思孝、御史喬可聘、成友謙請堅守淮揚，不可輕撤守兵。士英怒罵道：「那夥東林，還藉口防敵，想讓左逆入犯麼？北兵來，可以商量和議，左逆來，你們好做大官，讓我君臣去死！」不許思孝等說話，下詔召可法來援。四月，可法渡江到燕子磯，得功已擊敗良玉軍。可法急趨天長，檄諸將救盱眙。得報盱眙已失守，可法一晝夜奔還揚州。忽謠傳許

定國兵快到，要屠殺高傑舊部，城中人驚潰，奪城門四散逃去。可法檄召各鎮兵，竟不見一人來救，只有總兵官劉肇基從白洋河防地馳還，請背城決死戰。可法持重不許。十八日清兵大集，屯斑竹園。次日，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，城中勢益孤弱。諸文武官分城守禦。可法自任西門險要處。清兵晝夜猛攻，死傷無數，城堅不能下。過了兩天，清兵聚集更多，用大礮擊西北角，城壞。可法見事急，拔刀自刎，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，遇敵被拘。可法大呼道：「我是史督師，快殺我。」竟死亂軍中。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，力不敵死。清軍攻城受巨創，又恨文武軍民甘死不降，下令屠洗揚州，無論老幼，不留一人。可法死後，有人尋覓遺骸。天暑衆屍腐壞，不可辨認。次年，家人舉袍笏招魂，葬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崗。

可法做督師，行不張傘，食不重味，夏不用扇，冬不着裘，臥不脫衣，生活簡單刻苦，無異一小卒。四十多歲，還沒有子息，夫人想買侍妾。可法長嘆道：「國事危急，做臣子的敢打算養兒女麼！」除夕仍辦理軍書，夜半困倦，向廚夫要酒。廚夫報菜和肉全分給將士，廚中只存鹽豉一碟。可法酒量極大，在軍中斷飲已久，這天晚上破例連飲數十杯，想念國難，熱淚滾滾，忽憑几睡去。天明，將吏齊集轅門，見大門不開，都很驚異。侍者陳述夜間情形，知府任民育道：「相公這一晚安睡，太難得了。」教更夫仍打四鼓，又教侍者小心，不要驚動相公。少時，可法醒，聽鼓聲大怒，問誰犯吾令，將士急陳述民育意，更夫才得免罪。可法死，無子，立副將史得威爲嗣。

明熹宗天啓元年，左光斗巡按直隸，兼提督學政。一日，風雪嚴寒，從數騎出微行，入古寺廡下，一生伏案臥，文方成草。左公閱畢，卽解貂裘覆生，爲掩戶，叩之寺僧，則史公可法也。及試，吏呼名至史公，左公瞿然注視。呈卷，卽面署第一。召入使拜夫人曰：「吾諸兒碌碌，他日繼吾志事，惟此生耳。」史公幼貧賤，奉父母居窮巷。左公召之入署，親教以學。每夜半休暇，輒就史公評論書史，酒酣雄辨，以國士目之。史公貌陋，幕僚皆鄙視之。左公笑曰：「此非君等所知。」魏忠賢至涿州進香，阮大鍼叩頭馬前，獻百官圖曰：「某宜先驅，某宜後擊，某宜正攻，某宜旁射。」忠賢大喜，按圖殺諸君子。左公旣奏彈忠賢，忠賢誣以受熊廷弼賄二萬兩，縛送獄中，嚴刑拷訊。每五日一追賊，打四十棍，拶敲一百，夾杠五十。史公朝夕徬徨獄門外，逆閣防伺甚嚴，不得進。久之，聞左公被炮烙，旦夕且死，持五十金，涕泣謀于獄卒。卒感焉，教史公敝衣草屨，背筐持長錢，僞作拾廁糞者，引入，微指左公囚室，則席地依牆而坐，面頰焦爛，不可辨。左膝以下，筋骨盡脫矣。史公前跪抱左公膝而嗚咽。左公辨其聲，而目不可開，乃奮臂以指撥眚，目光如炬，怒曰：「庸奴！此何地也，而汝來前。國家之事廢爛至此，老夫已矣，汝復輕身而昧大義，天下事誰可支柱者。速去，無俟奸人構陷，吾今卽撲殺汝。」語時，手持枷作欲擊狀，史公噤不敢發聲，趨而出。後常流涕述其事，以語人曰：「吾師肺肝，皆鐵石所鑄造也。」左公恐史公復至，自獄中密書訓子曰：「汝昨夜叫史大哥進來，我心甚不快，他做他的事，何必來

看我。此時何時，此地何地，禍出不測，窺伺者眈眈，繼今後勿讓他來，添我悶惱。千萬言之勿忘。今日又要銀二百兩，少一兩死矣。痛苦難言，身邊無人，體無完膚，你是親子，快來講講，可憐可憐。」左公之愛護史公與期待史公者如此。左公死，史公仍賄獄卒入收其屍。屍腐壞不可復識，識其衣帶，乃棺而殮之，得以歸葬。崇禎末，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，史公官鳳廬道，奉檄守禦，每有警，輒數月不就寢。或勸以少休，則曰：「吾上恐負朝廷，下恐負吾師也。」嗟夫！史左二公之交，可謂至密矣。一旦以道義相推許，終其身不負。阮大誠與魏忠賢亦可謂交至密矣！利害相聯，如狼狽之不可離。蓋國家一日不亡，小人之利害一日不解，而殘殺君子亦一日不息，卒至元氣喪盡，兩敗同滅而後已，吁，可畏哉！

淮安——江蘇省淮安縣。

鳳陽——安徽省鳳陽縣。

儀真——江蘇省儀徵縣。

淮揚——江蘇省舊淮安府揚州府。

米脂——陝西省米脂縣。

瓜州——江蘇省江都縣南四十里。

邳宿——江蘇省邳縣，安徽省宿縣。

徐州——江蘇省銅山縣。

王家營——江蘇省淮陰縣東北黃河北岸。

宿遷——江蘇省宿遷縣。

白洋河鎮——江蘇省泗陽縣西六十里。宿遷縣東南三十五里。

蕭榆豐沛——江蘇省縣名。

夏少康——寒浞滅夏王相，相妻縉從牆洞逃出，生子少康，滅寒浞，復興夏朝。

漢光武——東漢光武帝，到河北省南宮縣，天寒遇大風雨，入道復空屋，馮異抱薪，鄧禹燃火，光武對燾烘衣，後滅王莽，復興漢朝。

興漢朝。

恭皇帝——福王，尊其父福王爲恭皇帝，福王被李自成殺死，用他的血和鹿血混在酒裏，叫做飲福祿酒。

絲綸——皇帝詔命稱爲絲綸。

河南府——河南省洛陽縣。

孟津——河南省孟津縣。

濟寧夏鎮——山東省濟寧縣，夏鎮在江蘇省浦縣東北四十里。

鄆州——河南省鄆縣。

潁壽——安徽省阜陽縣潁縣。

睢州——河南省睢縣。

天長盱眙——安徽省縣名。

涿州——河北省涿縣。

蕪黃潛桐——湖北省蕪春縣，黃梅縣，安徽省潛山縣，桐城縣。

## 黃道周

黃道周，福建漳浦人。七歲讀書，過目成誦。十四歲作羅浮山賦，觀海樓賦，各數千字，筆不停揮，頃刻完篇。老師宿儒們看了大驚，疑是神授。閉戶讀書，無學不通，尤精於易理。年三十八，熹宗天啓二年登進士第。見魏忠賢弄權亂政，棄官歸家。莊烈帝崇禎二年，起復原官，奸相周延儒溫體仁誣害宰相錢龍錫，道周冒死三次上奏援救，奉旨革職，降三級候補。龍錫也因別的緣故得不死。五年，道周請准回籍養病，臨行奏請勿用小人。大意說：「小人見事，智每短於事前，言每多於事後。」帝不悅。道周又奏說：

三十年來養成門戶之禍，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，舉網投阱，如有緩急，安能得一士之用乎？凡絕餌而去者，必非鱗魚，戀棧而來者，必非駿馬。以利祿養士，則所養者必嗜利之臣，以筆楚驅人，則就驅者必驚駘之骨。

帝更不悅，斥出爲民。道周挑着行李，徒步歸居北山父母墓下，著書講學。每念國事日壞，不禁慨歎悲憤。談經以外，屢勸學生多讀史書。又取古代名賢諸葛亮、魏徵、韓琦、魏相、狄仁傑、富弼、王導、裴度、寇準、張良、謝安、李泌十二人事跡，作懿畜前編六卷，藉以寄託中興大本、華夷大防，爲政大要，倫常大義的微旨。九

年莊烈帝想起道周，終究是忠臣，下詔開復原官。十二月，道周到京任職，初次朝見，就說：

臣自出山以來，期捐七尺，決頂踵，以報陛下，必不可得，亦當有昌言顯行，裨益涓埃而去，決非爲解衣帶來也。

所以道周在朝，不避罪責，接連攻擊邪臣，薦舉正人，甚至極言流賊不應招撫，對清不宜講和。與莊烈帝當面辨駁，旁觀人嚇得吐舌。道周卻毫無畏懼。道周文章氣節，天下聞名，性情嚴冷方剛，不合世俗，公卿大臣又怕又忌，設詭計激動莊烈帝怒恨。十一年八月，貶道周官六級，做江西按察使照磨。道周請病假歸里。十三年，江西巡撫解學龍奏薦道周才堪大用，奸相薛國觀、蔡國用、魏照乘等正想害道周，苦於沒有名目，趁着學龍保舉的機會，進讒言道：「道周和學龍是私黨。」帝大怒，立革二人官職，逮下刑部獄查究。

七月底，道周被逮到京。戶部主事葉廷秀想救道周，到部中各科辦事室叫道：「我輩頭戴進賢冠，現在名賢遭禍，忍心坐視不救麼！」叫一處不應，又叫一處。廷秀急了，連叫帶罵，走遍六科，竟不見一人接應。廷秀沒法，挺身單獨上奏，請代道周受刑。八月旨下，道周、學龍各打八十棍，發西庫司問罪。又命打廷秀一百棍。廷秀在門前等候捕役，拱手道：「我等候諸位好久了，請進屋看看我的東西。」捕役跟進去，祇見左邊放着棺材一具，右邊攤着壽衣全套。廷秀道：「我老母早已去世，又沒有妻子累贅，今天諸

位光降，完我大事，很好。」說完就同捕役到獄受罰。執刑人聽了大奇怪，說：「天下那有這樣人！一棍子下得比較輕些。打後，革職放歸濮州原籍。道周年五十六，受刑憊臥不能起立，叫醫生敷藥，剷去惡肉，一百多天才能行動。太學生涂仲吉激於義憤，上書代道周訴冤，帝怒，命打仲吉一百棍，下獄根究同謀指使人。又逮捕廷秀，用筐子擡道周同到北寺獄會審。朝廷硬說這些人是同黨，其實他們一向連面都沒見過。這天，諸君子蓬頭垢面，手拷腳鐐，在法堂階下等候會審。廷秀揖問：「誰是黃老先生？」道周拱手回道：「這位是葉老先生麼？」廷秀又揖學龍道：「這位定是解老先生了！」彼此唏噓注視。案中牽連的不下二十人，累累然跪伏堂下，不容聲辨，一味用重刑拷打。逼仲吉供出指使人來。仲吉血肉狼藉，受刑不過，大聲叫道：「我單身走萬里路，向朝廷伸冤，定要問誰指使，祇有赤心一個，請剖我胸獻上。」道周被縶四次，手指骨都脫節，慘毒異常。囚北寺獄五六月，又轉西庫。奸相故意激帝發怒，要定道周死罪。刑部尚書劉澤深婉勸道：

陛下所疑者黨耳。黨者見諸行事，道周抗疏，只託空言，一二知交，相從申訴，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？

道周也從獄中上奏道：

臣自北寺過刑部，又一週歲矣。九審四拷，不敢言冤，臣生於海隅，自十一年貶謫而外，未有過犯，直

以撫臣解學龍例薦，萬里逮杖，又以諸臣申救，嚴拷數番，事出意表，非臣所料。憶臣曩昔召對，惶遽之餘，進不擇言，拊心何極。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，遺禍蒼生，敗壞國體，臣猶自悔知之不盡，言之無力也。臣通籍二十載，食俸不及三年，今垂老衰病，與囚徒爲伍，卽欲洗骨滌髓，著書自贖，誰肯信者，幸以螻蟻餘魂，及聞寬大之恩，蟄蟲腐草，欣欣更生，惟聖主仁憫，再加宥焉。

十四年十二月，刑部定罪，道周長流廣西，解學龍葉廷秀涂仲吉等各送瘴惡地方永遠充軍。

十五年八月，崇禎帝忽傳一道上諭，說：「黃道周清操力學，尙堪策勵，特准赦罪還職。」道周懇請歸家養病，又請釋放被連累諸人，崇禎都允許了。道周回到北山，建明誠堂講學。十七年，福王卽位南京，召道周做吏部左侍郎。道周不想出山，馬士英派人示意說：「先生身負重望，難道想跟史可法擁立潞王麼？」道周不得已，次年正月入朝，拜禮部尙書。三月，奉命出祭禹陵，臨行上進取九策。對弟子們說：「南京一定不行，我衣襟上刺有『大明孤臣黃道周』幾個字，你們將來尋屍方便些。」祭畢，南京破亡。六月，往衢州見唐王聿鍵，商議恢復。道周主張駐軍衢州，可以號召兩浙，聯絡江西，一入福建，便成偷安局面，不能再出。唐王部下將吏，卻祇圖逃避，想到福建，依賴鄭芝龍，認道周是老儒腐談，置之不理。七月，唐王在福州稱帝，改元隆武，拜道周做宰相。鄭芝龍本是受招撫的海盜，生性狂暴跋扈，隆武帝祇擁一個空名，事事要聽芝龍指揮。文武官吏，更是觀望苟且，夢裏也不想進取。道周憤極，請募兵自往江西。

同時廣信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恆等都派人來請道周八月，道周決意取道光澤出杉關會兵徽州。十八日到建陽。二十六日遣先鋒陳雄飛應士英應天祥領兵兩營共七百六十八人出關。又在延平建寧募得三營，一千一百五十二人。諸親友所募多寡不等，合起來也有三營，到建陽會集。這些兵士全是鄉里小民，受道周忠義的感動，志願當兵出力，餉械自籌，芝龍一概不管。將吏多半是道周的門弟子，一部份是慕名報效的義士，倉卒成軍，實力自然薄弱。當時憎惡道周的，說他生事招禍，妬忌道周的，怕他擁兵固位，愛護道周的，看他六十一歲老人，帶三五秀才，烏合鄉農，想抵抗虎狼般的強敵，決不能僥倖。各人觀點不同，卻都阻止道周出關。道周說：「我無餉無械，明知是冒險，不過國家危急，當臣子的，何忍束手坐視。況且躲在福建，敵人何嘗肯放手。不如出去號召義兵，在境外抗戰，或者還有恢復的希望。」九月十九日，率全軍出發。十月初一日，到廣信，探得徽州已破，急進兵扼守馬鈴嶺。道周入廣信城，各地義士詹兆恆、俞益華、鄭守書、呂繼望、張受祿等起兵九千餘人來會，軍威頗振。初九日，分遣諸將一路出撫州，一路出婺源，一路出休寧。道周駐廣信策應。婺源一路由黃奇壽、許應夢等帶領，從八都冒雨到牛頭嶺，擊敗敵兵百餘人，斬首四十一級，奪獲大旗金印、馬四匹、兵器四十件、帽甲三十套。道周親到八都點驗，陳列戰利品，使兵民們看了壯膽。其時三路出兵，戰略軍需，全賴道周一人籌畫，朝廷從不過問。十一月，休婺二路戰敗，撫州一路又潰，敵乘勝大舉進攻。敗兵退守八都。道周飛奏告急，終不見

一人來援。不得已告諸將道：「敵人縱然強悍，到明年春季，雨多水漲，我利用山險，很可以有爲。祇是目下幾千人就要絕糧，可奈何！與其退卻潰散，無臉對朝廷，不如上前決一死戰。諸君去留任便。我也不再想別的辦法了。」將士們涕泣聽命。十二月六日，全軍從廣信進攻婺源，到童家坊，探報樂平縣已破。廣信守官及諸鄉紳迎道周退還。道周說：「我奮死向前，義不反顧，忽進忽退，祇搖軍心。」婺源知縣黃樹，本是道周的學生，先寄密信來誘，說願作內應。道周想不到黃樹施毒計，搜索軍中得一千人三天的糧食，選樂平德興兩縣鄉兵千餘人兼程突進。二十四日到距城十里明堂山下營。次晨，敵騎兵驟到，道周上馬迎戰，弟子賴繼謹執令箭督陣，攻殺十餘人。參將高萬榮不聽節制，引兵登山，被敵騎襲擊，衆潰。別隊黃肅倪彪等望見，以爲兵敗，急遁走。外衛祇剩樂平兵，死鬪衛中軍，中軍營也堅守不動。道周見事急，解所佩印信付陳駿音道：「事已到此，印不可失，請加意保持，繳還朝廷。」敵四面圍攻，箭下像暴雨，樂平將士勢孤不支，退就中軍，敵騎兵順勢猛壓，退不可止，竟大潰。道周及弟子賴繼謹蔡春浴趙士超毛玉潔俱被擒。

敵囚道周婺源城中。道周怒，不食七日。趙士超勸道：「此地離南京不遠，也許要送去，見着誤國叛君的賊臣痛罵一番，那時候死不算晚。」次年正月，解道周等往南京。十二日到新安西橋，見鄉民正玩龍燈，采烈興高，囚車經過，都圍着嬉笑指點，全不知有亡國那件事。道周念政治不良，使民情惡薄，到如

此第二天，又絕食。二十四日到南京，二十九日再進水漿。道周絕食半月不死，就身體論，也真不是平常人。降將陳某來說道：「先生海內名流，我朝敬重得像神靈一般，現在天命已歸大清，何必自苦。」道周閉眼掩鼻。陳某奇怪，請問緣故。道周說：「我有眼不忍看，有耳不忍聽。」那末掩鼻爲什麼？道周說：「臭味難當。」陳某抱頭逃去。大帥洪承疇是道周的同鄉，又是同年進士，想勸道周歸降，夜半微服投名片請見。道周愕然大慟道：「我的朋友早死在邊疆上了，先皇帝還設御祭九壇弔他。這是人還是鬼？什麼狗東西，敢偷好人姓字，污辱清名。」承疇慚愧退走。三月初四日晚上，有老僕持針線對道周哭道：「這是我伺候主人最後的事了。」道周笑道：「我死在忠義上，同壽終一樣，你不用悲傷。」舊友攜酒肉來訣別，飲啖如平時。酣睡到天明，起身盥漱，換衣衫，對侍僕說：「前時某人送卷子來請我寫字，我已經答應，說話不能不算。」和墨伸紙，先作小楷，次作行書，卷子甚長，改作大字，寫了，加印章，交付侍者，從容出門就刑。過東華門坐地不起，說：「此地離高皇帝孝陵近，我可以死了。」監斬官允准，即在曹街行刑。從者跪請道：「先生一別千古，請留幾句話送回家去作紀念。」道周裂衣襟，咬破指頭，用血大書道：「綱常萬古，節義千秋，天地知我，家人無憂。」道周年六十二歲。賴繼謹等四人，從別獄提出赴市，路過曹街，見道周屍體臥地上，四人趨前抱頭在懷中慟哭道：「老師啊！請少等一會，我們就來了。」賴繼謹蔡春溶趙士超毛玉潔同日從道周死。

方望溪記石齋黃公逸事說：「崇禎某年，余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，適石齋黃公來遊，與訂交，意頗洽。黃造次必于禮法，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也，思試之。妓顧氏國色也，聰慧通書史，撫節安歌，見者莫不心醉。一日大雨雪，觴黃公於余氏園，使顧佐酒，公意色無忤。諸公更勸酬，劇飲大醉，送公臥特室，榻上枕衾茵各一，使顧盡弛褻衣，隨鍵戶，諸公伺焉。公驚起，索衣不得，因引衾自覆，薦而令顧以茵臥。茵厚且狹，不可轉，乃使就寢。顧遂睡近公，公徐曰：「無用爾。」側身內向，息數十轉，卽酣寢。漏下四鼓，覺轉而向外。顧佯寐無覺，而以體傍公。俄頃，公酣寢如初。詰旦，顧出具言其狀。且曰：「公等爲名士，賦詩飲酒，是樂而已矣；爲聖爲佛，成忠成孝，終歸黃公。」孔子說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道周真無愧爲孔子嫡傳弟子了。但是實信孔子的教訓，不會通變達權，從歷史看來，很少人不受社會殘酷制裁的。宋朝人有一首詩說：「孔子之文滿天下，孔子之道滿天下，得其文者公卿徒，得其道者爲俄夫。」道周德行高潔，連孔子都說沒有見過，無怪乎要被崇禎朝九審四拷，被鄭芝龍憎惡驅逐，被黃樹賣師求榮，被洪承疇捉獲斬首了。妓女也知尊敬的人，一般士大夫卻盡力摧辱，未恐其不死。所以世事無論怎樣變遷，始終不失爲公卿徒的祇有得孔子之文的士大夫。真是博大哉孔子之文，無窮哉孔子之文！

濮州——山東省濮縣。

馮陵——在浙江省紹興縣。

衢州——浙江省衢縣。

廣信——江西省上饒縣。

光澤——福建省光澤縣。

建陽——福建省建陽縣。

延平——福建省南平縣。

建寧——福建省建寧縣。

徽州——安徽省歙縣。



30  
20  
30  
20  
20  
30  
20  
30

116 101 580/81  
63 63<sup>9</sup> 59  
360 200  
周 吳 坡  
66 560  
126  
116  
208



中華民國玖拾叁年捌月貳叁日購買



國家圖書館



002855391

卷之二



29

籍

一六